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十輯

沈雲龍主編

吳佩孚正傳

國史編輯社編

附：民國十一年以前之馮玉祥歷史

文海出版社印行

## 說 明

「吳佩孚正傳」，作者署名「瀨江濁物」，不知爲何許人？而又託名於「上海國史編輯社」出版，所敘止於民國九年（一九二〇）直皖戰爭，爲直系擊敗段祺瑞，吳氏嶄露頭角之時，或係海上書賈倩諸鬻文者流，剪輯報紙紀載，彙編成冊，藉機宣揚迎合，亦未可知。故文字無甚可取，而所據資料，則相當可信。

迨至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第一次直奉戰爭，直系逐奉軍張作霖於關外，吳氏叱咤風雲，名重一時，其力足以左右北京政府，曹錕遂因之以成賄選總統，爲直系之全盛時代。迄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奉直再戰，馮玉祥自古北口回師北京，幽禁曹錕，直系全軍敗潰，始一蹶不振。馮本直系偏裨，受曹吳之提撕卵育，而專閩陝豫，及其羽翼卽成，野心愈增，卒用其兵力以傾覆直系，此爲北洋軍人之故技，亦卽世人譏爲「倒戈」之由來。惟馮生性譎詐，好行小慧，早歲治軍，素稱嚴能，且一度欲以耶穌教義化其將士，淺識者輒以「模範軍人」「基督

將軍」等美號歸之。其浪得虛名，要非無因。

爰於「吳佩孚正傳」之後，增以「民國十一年以前之馮玉祥歷史」一書（上海競志圖書館出版），以明其與直系之淵源，及其個人乘時崛起之經過，文詞雖不無溢美，而事實亦非全然無據。以視其後來之投機反覆，貌似忠信而別具懷抱，遂致晚節不終，葬身俄輪之結果，足証其以往之行徑，純爲欺世盜名之資而已。是此兩書之付諸影印，當可爲研究民國政壇人物之參考。

# 吳佩孚正傳目錄

初編 吳佩孚之略史

家世

幼年時代

科舉時代

學生時代

受知於靳雲鵬

吳佩孚初入宦途之略史

抑鬱不得志之吳佩孚

隨王士珍於江北

爲吳祿貞之差遣官

爲張敬堯之營長

吳佩孚正傳 ● 目錄

爲第三師營長及師長

吳佩孚軍事略史

對於洪憲帝制之主張

仗節入京

進兵岳州

攻克長沙

忽然停戰之原因

兵力之強盛

吳佩孚駐防湘南之略史

紀律嚴明之吳軍

勦匪保民之吳軍

對於學生之愛護

對於張敬堯之舉動

吳佩孚對於西南之略史

與南軍之携手

對於南北和議

聯絡西南組織救國同盟軍

吳佩孚對於內政外交之略史

馮段下台後之事實

對於曹陸章賣國時之舉動

對於罷學罷工罷市三大風潮

對於山東問題之熱心

反對直接交涉

力主啟還日膠

吳佩孚正傳 ● 目錄

吳佩孚正傳 ● 目錄

對於閩案之言論

電請迅結閩案

二編 吳佩孚對於皖派之略史

吳佩孚與段祺瑞

吳佩孚與王揖唐

吳佩孚與徐樹錚

吳佩孚與安福系

吳佩孚撤防之略史

勸議撤防

撤防之經過

且講且撤之吳軍

撤防又受打擊之吳軍

實行撤防之吳軍

各界歡迎及長沙之經過

岳州道中之經過

武漢道中之經過

駐屯豫境之計劃

吳佩孚對於各界風潮之態度

對於魯學潮之態度

對於常德潮之態度

對於湘西小變之態度

對於豫督潮之態度

吳佩孚對於各種會議之略史

對於商界聯合會之態度

吳佩孚正傳 ● 目錄

對於政局變幻之態度

對於十三省同盟之態度

對於保定會議之態度

六條辦法之提出

對於時局之激烈主張

吳佩孚討段之略史

請罷籌邊使

政府之罷斥曹吳

統率討賊軍

前敵戰爭之狀況

倒段之成功

三編 吳佩孚討段之文電

反對安福系電

出師討賊通電

宣布段徐罪狀電

直軍致邊防軍西北軍書

直軍將士再忠告段軍書

直皖兩派之文電

曹錕等宣布徐樹錚罪狀電

曹錕請罷徐樹錚各職電

曹錕聲討安福系通電

曹錕驅除奸黨通電

張作霖派兵入關通電

張作霖勸段祺瑞勿袒護徐樹錚電

吳佩孚正傳 ● 目錄

吳佩孚正傳 ● 目錄

張作霖等共舉義師通電

張作霖揭破段派陰謀通電

段祺瑞請擊辦曹吳呈文

段祺瑞傳檄通電

段祺瑞乞和電

附錄 吳佩孚軼事

吳佩孚之家庭

吳佩孚之機變

徐吳之交惡

吳佩孚說張作霖

吳佩孚之報復手段

吳佩孚之言論

吳佩孚之雅興

# 吳佩孚正傳初編

瀨江濁物編輯

吳佩孚之略史

家世

吳佩孚字子玉山東登州府蓬萊縣人也。前清時入北洋武備學堂肄業。受知於靳雲鵬。畢業後。徜徉保定京津間。所如輒阻。嗣得王士珍之薦。舉入第三師。隸曹錕部下。爲營長。未幾升旅長。又未幾而升師長。西南護法軍起。段氏主戰。以傅良佐督湘。爲馮派范國璋王汝賢所遏。不得已而出奔。於是吳佩孚率師南下。轉戰岳州。恢復長沙。遂一躍而爲軍界之偉人。至今日而推倒合肥。解散安福。全國人民莫不仰望風采。而推爲一世之雄。救時之彥也。然吳氏雖聲名洋溢。傾倒一時。而其出身微末。家世寒素。則有非世人之意計所能料者。英雄不論出身低。攷吳氏之家世。益信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之語爲不虛矣。吳氏之父。其名字職業。泯沒不可攷。有兄曰子瞻。以阿芙蓉爲性命交。家貧。幾無

以爲活。乃藉長壽膏爲生涯。設鋪於蓬萊縣之亂岔石街。鳩形鵠面者趨之若鶩。藉博蠅頭之利。爲衣食之資焉。然子瞻雖貧無立錫。飢寒堪虞。而兄弟之間。義氣深重。雖衣不充體。食不果腹。而撫養其弟。則維謹維慎。情義周至。故佩孚雖幼失怙恃。而得以攻書求學。身列膠庠。成爲今日之偉人者。皆其兄嫂之力也。卽今身爲師長。勸業爛然。而言及兄嫂之德。猶泣然出涕。感激靡已焉。嗟乎。屠沽起爲王侯。世族降爲皂隸。世變滄桑。興衰無定。但當問其才德品性之如何。不當問其出身家世之如何也。故吾之傳吳佩孚。不以其出身微末。家世寒素。而爲之稍諱焉。

### 幼年時代

吳氏之家世。旣如其困難。故其幼年。艱苦備嘗。所歷之境況。殆非語言所能罄矣。猶幸錫原義重。荆樹蔭深。其兄子瞻。自慚不學無術。以致身世困頓。飢寒難禦。雖家况維艱。而望弟成龍之心。迫切異常。故對於吳氏之求學。雖典質俱

窮亦必百計千方爲之謀。晝決不令其中道輟學。以致半途而廢也。吳氏亦能仰體兄意。走讀私塾。昕夕鑽研。寒暑無間。故學業蒸蒸日上。大有一瀉千里。不可遏抑之勢焉。然吳氏晝則入塾讀書。迨晚歸來。猶以餘力輔助其兄。絕不肯偷安旦夕。以圖逸樂。其堅忍耐勞。與人同甘共苦之性。蓋於幼年已預貯之矣。故今日統數萬之衆。軍書旁午。公務娟集。而吳氏措之裕如。應接無誤者。皆幼年練習勤勞之功也。世之玩日愒歲。晏安自娛者。觀吳氏幼年時代之勞苦。今日之尊榮。亦可以興矣。嗟乎。苦盡甘來。否極始泰。往復循環。理無或爽。使吳氏於幼年時代。貪圖逸樂。荒廢居諸。不過一市井之匹夫耳。安能執軍界之牛耳。成一代之偉人。使功名事業。彪炳當代。傾動全國哉。

### 科舉時代

吳氏既專心豈志。勤學不輟。故詩賦文章。日有進步。每逢塾中課期。所爲文字。氣機滂沛。清言霏屑。輒欲壓倒儕輩。奪取錦標。其師亦深加推許。目爲未易之

才某年科試。吳氏出而觀光。其時山東學政爲姚丙然。固學界名宿。時文老手也。試題爲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吳氏之文。親切不膚。議論通澈。見賞主試。遂一發中的。居然入泮矣。當案發之後。主試以其寫作俱佳。於拜謁之時。當面獎許。蓬萊士林。莫不深以爲榮。而無賴之徒。以名落孫山。不怨己之文字不佳。不能取中。反怨主試無目。以致玉尺無憑。珠遺滄海。於是以怨主試之不公。而遷怒吳氏。甚有以吳氏家世寒微。而造作聯語。以譏誚之者。其聯曰。想乃兄在財神廟。通檜挖斗。爲萬人奴。何其卑也。看令弟登聖人堂。插花戴頂。步諸生後。豈不樂哉。吳氏見之。識爲嫉妬者之舉動。惟一笑置之。絕不計較。其度量可謂宏矣。吳氏遊庠之後。頗思連捷。以償宿願。無如文章憎命。主試無靈。兩赴秋闈。俱墜落第。劉贊抱恨。餘子登科。千古如出一轍。固不儻吳氏一人如是也。然吳氏功名心切。兩經挫折。遂不免書空咄咄。大呼負負。而欲另覓捷徑。以展抱負。決不肯徒事毛錐。虛耗光陰矣。

## 學生時代

吳佩孚兩赴秋闈。難獲一第。居恒鬱鬱。欲棄却儒冠。另就事業。嘗謂所知曰。昔班定遠。棄却毛錐。立功異域。名垂史冊。勛著旂常。吾輩當此盛年。正宜乘風破浪。爲國宣猷。斯不負此昂藏七尺之軀。而爲後人所笑也。若碌碌筆硯間。坐困青氈。迨盛年已逝。老大徒傷。豈大丈夫之所爲哉。吾數年來。舌耕獲資。諛墓貯金。節衣縮食。亦略有儲蓄。今當出其所有。以作家用。隻身出外。另圖事業矣。於是料理家事。整頓行裝。逕赴保定。其時清廷變法維新。廢科舉。興學校。力求振作。故津保之間。學校林立。而尤以武備學校爲巨擘焉。吳氏雖屬文人。素抱軍國民主義。遂投考武備學校。入而肄業。吾國重文輕武。已成習慣。近雖提倡軍國民主義。而積習難除。輕視猶昔。故入武備學校者。悉爲庸碌之人。若吳氏之英華發越。文藝精湛。實僅見也。理宜爲監督所推重。教員所賞識。同學所欽佩矣。然吳氏在校。仍與庸庸者流。粥粥之輩相等。欲求一知音之人。竟不可得。此

吳氏於學生時代所以絕無表見也。

受知於靳雲鵬

光陰似水年華易逝吳氏入校肄業亦已數年不久即可畢業矣此數年中吳氏對於教員既無賞識之人對於同學亦鮮相契之士落落寡合踽踽獨行固猶是昔日之吳佩孚也詎知空谷幽蘭忽遇意外賞音靳雲鵬氏來就校中講席一見吳氏即便傾心許以國士期其有成拔韓信於衆中一軍皆驚識汾陽於貧時青蓮巨眼吳氏鬱鬱居此窮愁莫遣茲得靳氏之識拔不覺感深五衷益復深加淬礪爭自琢磨以期無負於靳氏之獎許未幾修業期滿舉行畢業吳氏以靳氏之力竟獲高等因往叩謝靳氏撫其背曰前途茫茫無有限量吾所望於爾者固甚大也吳氏聞言感激涕零誓必努力前程以報知己此次靳氏辭職實因安福系之多方爲難故不得已而由此吳氏奮臂一呼投袂而起首與合肥爲難者亦所以報靳氏之知遇也

吳佩孚初入宦途之略史

抑鬱不得志之吳佩孚

吳氏卒業於武備學校之後。欲入軍隊以展抱負。顧人浮於事。復鮮援引。安能如願。雖靳氏知之甚深。期之甚切。欲爲援助。而此時之靳氏。不過一武備學校之教員。手無寸柄。亦愛莫能助。無可爲力也。故吳氏歷年賦閒。一籌莫展。惟抱此一腔孤憤。徜徉於津京之間。幾有潦倒窮途之慨矣。嗟乎。雪虐風欺。英雄失色。裘敝金盡。壯士無顏。斯時之吳佩孚。其抑鬱不得志爲何如耶。

隨王士珍於江北

吳氏閒居津保。床頭金盡。淒涼無色。惟靳雲鵬氏知其客囊羞澀。旅况艱難。急欲爲之謀一位置。而又苦無門路。適清廷命王士珍氏爲江北提督。王與靳固屬舊交。奉命之後。往辭靳氏。靳卽荐舉吳氏。謂其才大心細。學識優長。堪當大任。王乃携赴江北。命爲差遣。未幾。卽得王之信任。令司傳宣之職。吳氏更小心

翼。昕夕從公。遂大爲王氏所讚許矣。

爲吳祿貞之差遣官

吳氏自爲傳宣之後。既得王之信任。正可乘時有爲。詎意王氏忽下內艱。卸任奔喪。繼其後者。爲段合肥。夾袋人物。其多如鯽。吳氏不得不與王俱北。時吳祿貞。正以錫良密保。授鑲紅旗蒙古副都統。充第七鎮統制。王乃荐吳於祿貞。祿貞命爲本標二等差遣官。祿貞爲新軍將材之翹楚。學識超卓。韜略深遠。絕非一般舊行伍中之軍將所能企及。吳氏欽佩祿貞。五體投地。遂執贊門牆。願就陶鎔。對於軍事學識。尤殷殷詢問。孔子所謂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者。吳氏有焉。祿貞本以陶成後進。甄拔賢才爲己任。茲見吳氏對於學識。勤勤懇懇。力求不懈。亦復深加契重。盡心教誨。孳孳不倦。吳氏居祿貞部下。一戰有餘。所獲軍事智識。蓋不可計也。昔者轉戰長岳。大獲全勝。今日駐師京津。推倒段氏。以長於治軍。揚名全國者。皆賴吳祿貞指授軍事學識之力也。然非吳氏好學不倦。虛

心受教安能如是乎。嗚呼。吳氏亦可謂人傑也已。

### 爲張敬堯之營長

民軍起義之時。吳祿貞駐軍石家莊。清廷知其富於革命思想。急思除之。以絕禍患。霹靂一聲。而大名鼎鼎。威望素著之吳祿貞。遂飲彈而死矣。嗚呼。匈奴未滅。壯士先凋。嗚呼。志九泉。遺恨千古。傷心之事。無有過於此者。祿貞既被刺。第七鎮遂爲張敬堯所統帶。時吳佩孚已爲營長。隸張部下。恒以不學無術。匹夫之勇笑之。或以其語。暗告敬堯。敬堯恨之切骨。欲思中傷。苦無間隙。吳亦深知敬堯與己。怨恨莫釋。若不見機而作。早日求退。一旦禍發。必受其害。殊非明哲保身之道。然急欲他往。而機緣難遇。幸靳雲鵬氏已爲公府顧問。吳遂竭力懇爲設法。代謀枝梧。始離張敬堯。而他去。故吳與張之仇恨。人第知爲爭奪湘督而起。而不知其播種仇恨之遠因。固在此而不在彼。爭奪湘督一事。不過爲報復仇恨之發現耳。

爲第三師營長及師長

吳氏懇斬另謀位置之時。適值民國成立之後。前清招練之新軍。重行編制。改鎮爲師。悉歸部轄。時曹仲珊氏爲第三鎮統制。改師以後。曹氏仍爲師長。民國元年二月二十九日。保定兵變。劫掠京津。軍人之名譽掃地無餘。曹氏爲恢復名譽計。不得不整飭部下。懲罰將士。軍官之獲罪削職者。爲數甚夥。遂不得不物色英才。以收指臂之效。王士珍氏方在正定養病。遂貽書於曹。盛稱吳氏之才可以大用。斬氏亦乘此時機。爲之竭力吹噓。曹遂調吳爲營長。當洪憲帝制發生。吳爲曹氏多所變置。升任旅長。厥後曹爲直隸督軍。兼四省經略使。而第三師師長一席。遂以昇吳。此後之勳名事業。皆於是發軔矣。

吳佩孚之軍事略史

對於洪憲帝制之主張

冀項城謀叛共和。辭心帝制。曹仲珊亦爲贊成帝制之人。吳氏極不贊成袁氏

之舉動。然以勢力所在。亦不敢明示意見。起而反抗。惟於暗中。規譏曹氏。勸其不可附和項城。反叛共和。曹以吳之意見。密告項城。項城乃施其籠絡手段。以爵位賚吳。吳於此時。頗覺進退兩難。蓋吳氏不以帝制爲然。受其爵位。卽不啻表示贊成。違心之舉。實不甘爲。若不受其爵位。又恐招項城之猜忌。致有性命之憂。所以進退失據。頗覺爲難也。及乎雲南起義。各省獨立。風潮雲湧。一致討袁。吳卽入見曹氏。勸其響應。曹氏猶豫不決。吳力勸曰。當機不決。禍患之媒。苟不應時勢。順潮流。立時奮興。恐將不利於明公矣。曹氏猶以與項城交誼深厚。不忍背之爲言。吳曰。小不忍則亂大謀。明公苟以爲項城之交誼。不可不顧。何妨表面虛與委蛇。暗中聯絡各省。將來項城失敗。明公可免贊成帝制之嫌疑。卽使義師無成。則項城之交誼。固猶在也。此爲一舉兩全之策。明公宜速圖之。曹氏深以爲然。乃與之約。各省義師。由吳出面聯絡。項城方面。仍由曹氏敷衍。故帝制取消。項城失敗。而曹氏不至牽入漩渦者。皆吳氏一人之力也。宜乎曹

氏親之信之。視爲腹心于城。而以師長之頭銜報其功也。

### 仗節入京

袁項城以帝制失敗。憤而殞命。黎黃陂繼任總統。段合肥以內閣總理。兼陸軍總長。驕橫恣肆。黃陂憤不可遏。遽免合肥之職。於是督軍團發現。張勳入京。遂成復辟之禍。初時徐州會議。張勳主張復辟。袁袁諸公無不贊成其事。迨倉猝舉事。段合肥馬廠誓師。假陳光遠李長泰之兵力。大張捷伐。共和再造。張勳遁入荷蘭使館。本欲將袁袁諸公參預復辟之證據。宣布報端。嗣以尤其特赦。許以殊榮。此事始已。當段合肥征討張勳之時。曹仲珊亦舉兵相助。命吳以旅長代行師長事務。爲前敵總司令。率師援段討張。吳奉令之下。遂仗節入京。師抵涿州。而京中復辟之舉。已行取消。張勳遁入荷蘭使館。無須再事戰爭。故吳氏亦遂中止。而吳佩孚三字。乃於此舉呈露矣。未及數年。而大名鼎鼎。聲望卓著。幾於傾動全國。震耀環球。吳氏之能力。誠大矣哉。

## 進兵岳州

黃陂下台河間登場。合肥重出組閣。以再造共和之偉人。本其自信之力。肆其驕橫之行。獨斷獨行。固意中事。是以參戰提出之後。發生衝突。居然解散國會。致起西南護法之師。合肥一力主戰。欲以兵力掃平西南。統一國家。故命傅良佐入湘。周道剛。劉存厚入川。不惜大借外債。以遂其主戰之志願。詎意河間忌段之勢。憤段之橫。表面任段主戰。暗中則力主和議。且恐西南平後。段氏愈不可制。已之位置。亦將不保。故於傅良佐入湘之後。即暗囑其黨羽。橫生阻力。於是劉建藩以通敵嫌疑。宣告獨立。范國璋。王汝賢。則倒戈相向。傅良佐處於四面楚歌之中。不得不棄其職守。倉皇出奔。而長沙遂入南軍之手矣。維時徐東海。稅駕津門。曹仲珊。專誠往見。東海以馮段暗鬥。但爭私利。不顧大局。從此北洋派不能團結。昔日體面。恐將掃地無餘。故勸曹氏。不可敷衍兩者之間。當思所以維持北洋派面子之計。曹氏本河間之心腹。不過以合肥勢力雄厚。爲自

已地盤關係。不得不與段派周旋。而虛與委蛇。今聞東海之言。表面雖唯唯。實則不願維持段派。乃退而謀之於吳。吳遂爲之定謀設策。外則顧全面子。內則仍助河間。八面圓到。可以定占優勝。曹氏大喜。遂從其策。命吳爲前敵總司令。率師出發。逕往湘省。湘中南軍皆不堪戰。僅劉建藩林修梅趙恆惕之軍。尙堪抵抗。然衆寡不敵。一經交綏。大敗而退。吳氏遂進踞岳州。而北方之軍威大震矣。

### 攻克長沙

吳氏以一戰而踞岳州。合肥感其維持面子之德。乃以曹氏爲四省經略使。而吳氏亦升爲第三師師長矣。惟河間以曹氏助段。不禁大懼。暗責曹氏。不應叛離曹密呈其意。謂謀出萬全。決不令主座爲難。儘請放緩。未幾曹氏亦親赴前敵。令吳進攻長沙。譚延闓本屬書生。不諳兵略。惟恃劉林趙三人之兵。以爲抵禦。而三人亦以地盤關係。初雖與吳血戰。繼則各顧地位。不肯盡力。譚至此時。

一籌莫展不得已遁至海上而吳氏乃得乘此機會攻克長沙以享能征慣戰長於治軍之大名矣。

### 忽然停戰之原因

吳氏攻克長沙長驅直入乘戰勝之餘威大有破竹之勢軍抵衡陽正擬追勦詎意合肥開曹軍屢戰皆捷恐其克復湘省兼有四省地盤因利乘便與已大有不利故命張敬堯率第七師入湘名爲援助曹軍實則暗爲監視曹氏以合肥暗中牽掣大爲不快而河間又頻有電來勸其適可而止不可過於深入爲他人效力又值川中局面熊克武已大占優勝熊亦與河間互相聯絡暗通聲氣未便同室操戈若再事深入既不能取信於合肥反至結怨於河間殊不值得且久戍於外直隸根本之地未免空虛倘有疏虞便無退步遂即率兵而歸命吳氏亦即停戰駐防湘南以鞏固勢力此則忽然停戰之原因也而張敬堯入湘之後日以屠戮湘民搜括貨財爲事吳氏與張本有宿怨而湘督一席又

爲張氏所擢取。故意見益深矣。

### 兵力之強盛

吳氏雖爲第三師師長。而兵力則不僅第三師一師也。宜其指揮如意。聲威卓著矣。茲以吳氏權力所及之軍隊。舉列於下。

一、第三師。爲前清第三鎮所改編。民國元年。保定兵變之後。駐防琉璃河一帶。六年。入蒙勦匪。旋有一部調回駐紮北苑。四年。洪憲之役。入川平難。其時曹仲珊以虎威將軍爲師長。而吳氏則爲營長。五年。在川收復綦江。七年在湘克復羊樓洞。岳州。長沙等處。該師成軍。在清季創編陸軍之時。彼時款項充足。故軍械皆購自德國。有二十四生的重砲二尊。轆轤過山砲等多尊。其步槍皆爲七九毛瑟。卽後來添置之機關槍。亦爲德國所造。該師成軍之時。段合肥爲統制。故爲其一手所編成。軍中將佐。大半由成軍時。且兵所升拔。至民國五年。師中巨兵。尙有成軍時舊人三分之二。民國

五年十月回駐保定。以四川之役傷亡甚多，遂裁汰老弱而另募補充。其實力已大不如前。迨七年湘鄂之役，精銳亦多傷亡。

二、直隸陸軍第一混成旅。旅長王承斌。民國五年成軍於四川。初爲補充旅。後改混成旅。所部共有步兵兩團、機關槍砲隊各一營、馬兵兩連、工程鑿重各一連。機關槍爲馬克沁機砲，爲湖北所造；步槍則爲日本之三十一式。此亦吳部之精銳也。

三、直隸陸軍第二混成旅。旅長閻相文。民國六年三月於保定成旅。人數與第一旅相等。槍砲爲漢廠所造，機關槍則大沽所造也。

四、直隸陸軍第三混成旅。旅長蕭耀南。民國六年六月由巡防營改編。人數與一二兩旅相等。槍械與二旅相同。

五、直隸陸軍第四混成旅。旅長曹錕。民國六年十二月由巡防營改編。槍械與二三旅相同。人數則較他旅多。步隊兩營，惟營中醫護火夫均不足額。

各營空額頗多。

六、直隸陸軍第五混成旅。旅長商德全。民國六年十二月。亦由巡防營改旅。槍械雖不甚完整。要亦吳氏命令之所及也。

七、直隸陸軍第一補充旅。旅長龔漢治。成旅於民國七年。人數則步隊二團。機槍二連。步槍爲漢廠所造。機槍則津廠所造。兵額皆六成。每營不過三百人。軍械亦不甚完備。

八、直隸陸軍第二補充旅。旅長李榮殿。民國七年成旅。人數軍械均與補充第一旅相同。

九、直隸陸軍第三補充旅。旅長彭壽莘。民國八年成旅。人數軍械亦與補充一二旅相同。

十、直隸陸軍第四補充旅。旅長王用中。民國八年成旅。人數軍械與補充一二三旅相同。

以上所列之一師五混成旅四補充旅除曹鎮爲吳氏敵體外餘則皆吳之命令是聽者也其兵力可謂盛矣。

### 吳佩孚駐防湘南之略史

#### 紀律嚴明之吳軍

吳氏深明韜略長於治軍故其所部操練勤奮紀律嚴明絕非他項軍隊所能及而於駐防湘南之時尤嚴加誥誡申明軍律俾所部各有遵守其宣布之軍令如下。

一各軍對於防線勤務不得稍懈並不得託故請假如有藉詞規避等事照軍法治之。

二軍隊駐防之地各兵對於商民不得有賒欠挪借情事如兵士負有債項須從速償還倘有強賒硬欠等事一經發覺軍法從事。

三軍隊駐防之地應用各物皆須出錢購買不得擾及民間一草一木違者

處以軍法

四、對於本軍防守地點以內之人民固宜竭力保護。即防線以外。遇有危險發生亦宜加以援助。

五、遇有匪類擾亂治安危及生命一律奮勇掃除。不得瞻顧退却。違者以陣脫逃論。

六、遇有過往軍隊經過本軍駐防地點宜一律致敬。以表同袍同澤之誼。

七、本軍駐防地點每日由本部派遣人員隨時隨地密查外。並責成各團營長官安維軍紀。以保聲譽。

八、除以上規律而外。其他各項情事悉依照行軍規則一體遵守。不得有違。上列所述之八項規條皆吳氏於駐防湘南時所實行者。故其兵士皆遵守營規。不敢有違。較之張敬堯之第七師。其風暴仁厚。相去不啻天淵矣。故湘省人民對於張之第七師皆疾首蹙額。惟願其速去。對於吳氏之軍隊則皆相安無

事絕少惡感。卽此可見吳氏之長於治軍矣。

### 勦匪保民之吳軍

自合肥解散國會。西南護法軍興。各省匪類。假借護法名義。以圖擾亂秩序。擄奪權利者。所在多有。而湘省尤爲南北必爭之地。兵戈相尋。饑饉荐至。人民已困苦顛連。無可告語。而地方伏莽。或借南軍之名。或藉北軍之號。到處擄掠。十室九空。雖明末之李闖張獻忠。其酷虐不過如是而已。及張敬堯率第七師入湘。其部下軍士。更明目張胆。擄掠無已。湘人旣困於南北軍之戰鬪。復困於匪類之肆虐。終且困於第七師之殘酷。蓋已靡有孑遺矣。幸吳氏駐防湘南。對於南軍。則劃界相守。情誼倍篤。不至發生衝突。對於張氏。則一再忠告。勸其嚴申紀律。勿使部下擾害人民。對於匪類之假借名義。擾亂秩序。害及人民者。則率兵勦捕。惟力是視。故湘人於兵戈擾攘。水深火熱之中。得以苟延殘喘。不致滅盡無餘者。皆吳氏勦匪保民之惠也。於是湘省人民。感激吳氏之德。益惡張氏。

之暴。屢請政府以吳督湘。而政府被扼於皖派。故未允准。殆湘人之劫數。猶未滿盈。必致再見兵戈。盡力驅除。而張氏始得去湘也。然吳氏之恩惠。則湘人已沒齒不忘矣。

### 對於學生之愛護

張敬堯督湘。視教育如弁髦。以學生爲奴隸。教育經費。悉數扣留。各處學校。幾至停辦。其摧殘手段。蓋已無所不至矣。及乎山東問題發生。湘省學生。鑒於外交危迫。羣爲愛國運動。張氏密布軍警。收捕學生。意猶未足。竟用其壓力。迫令湖南省垣學生聯合會。卽行解散。南路學生。呼籲無門。乃於一月九日。聚集男女學生四百餘人。結隊至司令部。申訴於吳氏。恐其維持。吳氏聞學生蒞止本部。降階相迎。曲意撫慰。留學生住宿三日。始以好言遣之歸去。遂與衡陽鎮使趙春霖暨各部將領。會銜通電各省。並致電張敬堯。勸其保護學生。勿爲己甚。其語意誠懇異常。頗爲動聽。而張敬堯漠然置之。壓迫學生之嚴厲手段。仍不

稍減。故湘人以張敬堯之野蠻比之明末流寇張獻忠。而對於吳氏之愛護學生則莫不同生感戴云。

### 對於張敬堯之舉動

吳氏自在第七師爲營長。卽與張敬堯積不相能。暨乎南軍起義。傅良佐拋棄職守倉皇出走。吳氏率第三師南下。轉戰而前。恢復長岳。以戰功論。湘省督軍一席。舍吳氏外。更無他人可以膺此重任。卽吳氏亦自以爲湘督一席。如囊中之物。探手可得。孰意皖派深忌吳氏。惟恐其取得湘督。與已不利。且地盤問題。關係於勢力之消長。決不肯以湘省要地。畀之他派。故於吳氏戰勝之際。卽命張敬堯率師入湘。一則藉以暗中監視。二則借此分功。三則湘督一席。不至爲吳所獲。果然明令發表。張敬堯竟爲湘督。吳氏血戰長岳。僅爲他人獲得地盤。其觖望固不言可喻。況湘督張敬堯。復縱容部下。任意焚掠。摧殘教育。違反輿論。無所不至。吳氏觀其行爲。極不爲然。又加以昔日之宿怨。近日攘奪湘督之

嫌隙及現在所作所爲之不合於法理。故屢次致電忠告。並通電各省反對其所爲。然此皆因公而出之舉動。不足爲異。獨對於張敬堯慶祝生辰一事。吳氏之舉動頗爲滑稽。錄之以見張敬堯之懼怯。吳氏實臻極點。民國八年之秋季。爲張敬堯四十初度。部屬大事鋪張。預備祝嘏。吳氏聞之。大不爲然。當即電致張氏。謂大帥生辰。佩孚當率領全部。晉省慶祝。張氏得電。如一聲霹靂。當頭擊下。驚惶失措。不知所爲。立即傳諭停止籌備。而各部屬敬奉之籌禮。遂不能安然享受。其損失蓋不可以數計也。一電飛來。嚇退財星。吳氏亦惡作劇哉。

### 吳佩孚對於西南之略史

#### 與南軍之攜手

吳氏本爲馮派。其率師南下。攻克長岳。不過敷衍合肥。保全北洋派之體面。非真欲戰勝南方。以兵力自誇也。惟岳州收回。長沙恢復。大勝之餘。一時不能停止戰鬥。曹仲珊又屢得馮氏密電詰責。外則欲罷不能。內則見疑黨魁。真有進

退兩難。左右不可之勢。詎知合肥以曹氏戰勝攻取。忽加疑忌。遽命張敬堯率師入湘。暗中監視。曹氏本不願再與南軍交綏。遂借此因由。命吳氏駐防湘南。停止戰鬥。吳氏以張敬堯兵力薄弱。絕不爲意。故停戰之後。惟處理防務操練。兵士而對於張敬堯之師。固不以爲慮也。乃未幾而范國璋之師歸。張敬堯節制矣。又未幾而李奎元田樹勛之師復歸。張敬堯節制矣。吳至於此。乃知形勢不佳。政府之厚集兵力於張敬堯。實爲皖派暗中圖己之發現。於是不得不爲保全地位之計。而欲保全地位。非與南軍携手不可。乃遣使與趙恒惕林修梅等暗中聯絡。約定彼此各守疆界。遇有事變。則互相救應。吳氏既與南軍聯絡之後。張敬堯萬一反目。卽以西南爲退步。吳氏於此。乃可以高枕無憂矣。然此事之風聲。已爲皖派所悉。段合肥乃請馮河間以孚威將軍之爵賚吳。所以敷衍籠絡之者。無所不至。蓋恐其與南方携手。不利於己也。然吳氏爲識時之俊傑。胸中自有一定之主張。豈區區之虛榮。遂足以使之入於彀中哉。彼以孚威

將軍之虛銜籠絡吳氏者亦淺視夫吳氏矣。

### 對於南北和議

黎退馮繼合肥重出組閣解散國會西南軍興合肥欲以武力統一國內盡力主戰馮氏則反對合肥力主和議然以勢力不敵不敢倡言議和故於暗中運謀以佔優勝卒也傅良佐出走熊克武獲勝主戰派大失所憑雖有吳氏恢復長岳之舉而仍爲馮氏一派敷衍體面之作爲此馮之主和政策所以占優勝也馮之主和政策既戰勝合肥之主戰政策於是朱啓鈞銜命南下與南方議和總代表唐少川開始議和借德國總會爲議和地點而圖南北之統一其時馮之政策既占優勝各省官僚固視中央之勢力以爲轉移者故馮氏與合肥勝敗未分之時則主和主戰之電紛紛不一及乎此時馮氏已占優勝而主和之電遂多於主戰之電矣當時之吳氏其主和之電固無日不見於報端皆以國計民生爲前提固盡人皆知無俟贅述者也然則吳氏之宗旨已瞭然於國

人心目中矣。

### 聯絡西南組織救國同盟軍

瓜期而往及瓜而代久成思歸。請求撤防固亦常事。乃吳氏突請撤防。安福系疑其將不利於己也。遂興種種之謠誣。而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忽有救國同盟軍草約。揭曉報端。注意此事者。不獨爲北京政府。即全國之人民。亦莫不詫爲異事。相傳主此盟者爲吳氏與陸榮廷。莫榮新。譚浩明。譚延闓諸人。當時有衡州會議。即係訂此秘密草約。此草約之主稿者。即爲吳氏。於是吳氏通敵之證據。更爲明顯矣。其草約共有正條四則。附帶三則。十節。今特將其草約錄之於下。

### 救國同盟軍草約

第一條總綱 本約爲永息內爭。力謀統一。合力對外起見。並非有黨見性質。  
第二條宗旨 軍人以衛國保民爲天職。無論何時。國內爭戰。不得牽動武力。

惟須弭患無形。以盡保民之責務。並須保全現在之主權。兼收回已失之主權。爲衛國之主旨。

第三條條目 (甲)對內主旨。查近世以來。國內政事。牽動武力。其咎不在政客。善於鼓動。而實在軍人。程度過於卑劣。自定草約後。如再有此等情事發生。凡在約軍人均應起而理喻之。排除之。決不爲政黨所利用。如有未在約軍人盲從者。亦應理喻之。或剷除之。其辦法手續如左。(一)維持現狀。現在和局混沌。無論如何困難。當協力促成之。(二)和局成功。如掃除內奸。廢棄密約。選舉良善國會。組織不黨內閣等條件。均取一致之態度。至必要時。得干預而糾正之。(三)和局破裂。如再起兵端。本團體攻守同盟。若有害甲。則乙援之。害乙。則甲援之。任至何地。彼此援助。不得坐視。(四)和平善後。即目前和成。而內奸餘孽未清。則和平仍不能永保。對於非法機關。巧立名目。凡未經正式國會通過。而私圖擴張軍閥勢力。爲將來和平障礙者。均取一致之反對。必達取消之目。

的。(乙)對外主旨。(一)現在國外之意見。無論對於任何一國。有與吾國牴  
齟。而侵佔我國領土。妨害我國權利者。應合力爭執。一體響應。以作外交之後  
盾。而促外人之猛省。(二)將來對外之實力。如至外交決裂。應付乏術。凡我軍  
人。均應同仇敵愾。以洗國恥。而爲東亞吐氣。除由與外人接近之軍隊。出其全  
力。對待外。而同盟各軍。應各出全力。接濟援助。以期最後之勝利。而博軍人之  
榮譽。(丙)附件。(一)凡屬同盟軍。遇有危迫時。接近者。應有實力之援助。不  
接近者。亦應有函電之響應。或轉託他軍之援助。(二)如同盟軍有意見時。得  
聯合同志調解之。不得自起衝突。(三)如有擴張私人權利。破壞大局。或私通  
奸人。局部分裂者。應由同盟軍。擯諸團體之外。或驅逐之。(四)凡屬南北將領。  
對內對外。心理相同者。皆可聯絡同盟。惟必須主持和平。宗旨正大。而無權利  
思想。經本約同盟人認可者。方可列盟。不得以地域限制之。(五)以上各條。由  
同盟人署名蓋章後。永久發生效力。

第四條結論 (一)此項軍約因中央政府不良元首大權旁落深恐羣奸盤據延宕和局實行其困憊南北征人之計豈故不可稍事遷延以期組織良好政府安內攘外(二)自簽約之日起如一月內和局仍無解決之望或和議敷衍完結及取消非法機關諸目的未能達到應先由同盟軍預定辦法暨進行手續另定副約秘密簽字以期一致行動貫徹始終(三)上列對內對外各條團結一致好惡同之有渝此盟神明殛之

首先露布此草約者為南方軍政府於是各通訊社亦莫不有此記載北京政府因此之故疑慮發生而吳氏之通敵嫌疑至此亦百口莫辨矣

### 吳佩孚對於內政外交之畧史

#### 馮段下台後之事實

合肥之主戰政策失敗不勝其忿忿之心於是心腹之人如小徐等輩進以兩敗俱傷之策別立安福俱樂部召集新國會選舉徐東海為總統使馮與段同

時下台。保河間。得曹電。更有恃。令之後。之所致。對。合肥雖。新交通。理其時。上然吳。於已也。

電且語語愛國字字爲民。故吳氏之大名遂無人不知。吳氏之行爲無人不注意矣。

### 對於罷學罷工罷市三大風潮

安福賣國。各省學生奮袂而起。組織全國學生聯合會。一致罷課。要求罷免曹陸章。懲辦禍國罪魁。而政府不特置諸不理。且施其強暴手段。壓制學生。收捕代表。於是全國商界爲學生後盾。釀成罷市風潮。政府仍置諸不聞不問之列。全國工人亦繼商學兩界而起。行將罷工。吳氏乃乘機崛起。首先通電請罷免曹陸章。懲辦國賊。政府不得已罷免曹章。陸亦辭職。而吳於此時。又得全國工商學界之傾心。其聲名遂洋溢於全國。無人不仰望風采。而稱之爲救時偉人矣。

### 對於山東問題之熱心

歐和開幕。山東問題爲吾國存亡之絕大關鍵。全國一致起而力爭。魯人以桑

梓關係爭之尤力。吳氏亦山東人也。枋檢關懷。疚心更切。聯絡同鄉軍官。通電政府。力爭魯案。并與山東教育界往返商榷。以圖善後之策。無如日人狡滑。政府懦弱。雖有威爾遜總統之助力。終無挽回之餘地。中國代表不得已而提出保留案。以爲讓步。魯人於此。疾首痛心。呼號奔走。幾至力竭聲嘶。吳氏觀此情形。更恨安福系喪心病狂。訂立賣國條約。以致魯案永無挽回之望。故對於安福系。切齒痛恨。無論燕居會客之時。必大罵安福系禍國殃民。不置。其對於魯案之熱心。仍非他人所能及也。

### 反對直接交涉

直接交涉發生之後。全國人民。一致反對。請求政府。明白表示。而政府之態度。總在若明若昧之間。絕無誠心之發見。於是山東教育界。乃致函同鄉官商。要求援助。吳氏得函之後。乃派遣代表。四出運動。愛國衛家之舉。固人人所贊同。況又加以吳氏之運動。安有不得同意者乎。乃由鄂督王子春領銜。通電政府。

暨各省力爭魯案。主張提交國際聯盟。其電文列下（銜略）山東交涉自接收日本通牒以來。疊經各界人士集合研究。僉以拒絕直接交涉。提交國際聯盟為惟一之辦法。詎道路傳聞。有與希望相反之趨向。占元等廬墓所在。痛切剝膚。父老責言。勢難緘默。敢進危言。幸垂聽焉。外交重要。關係國本。詳慎考慮。誰曰不宜。顧詢謀既已僉同。而方針依然未定。逆料鈞座左右。必有謂直接交涉。不至有害。提交聯盟。未必有利。持此說以熒惑聽聽者。此非毫無智識。便是別有肺腸。一言喪邦。莫此為甚。大抵強國與弱國交涉。利在單獨。不利於共同。利在秘密。不利於公開。至弱國外交。則適得其反。試問二十年來。我國利權。斷送於各種密約者。幾何。此次彼以甘言誘我。非愛我也。果誠意親善。則宜先將完全主權。逕行交還。並即時撤退軍警。以示退讓。不必斤斤焉為條件之磋商矣。故直接交涉。結果必於我無利。可以斷言。倘慮提交聯盟。未必可恃。在歐會簽字和約之時。或者尙屬疑問。今則德約保留山東之款。已由美參議院通過。且

英法各國對於保留案亦表示  
與其爲條約之贈與甯使爲彌  
死力抗爭作國際之懸案否則  
之來將有不忍言者心所謂危  
國家幸甚此電署名者爲胡非  
參謀長潘渠楹第三師師長吳  
長吳俊陞皖北鎮守使殷恭先  
鎮守使高鳳城陝西鎮守使管  
鋒鈺東海剿匪總司令張善義  
旅旅長潘鴻鈞第八混成旅旅  
第二混成旅旅長閻相文第二  
趙榮華第二十旅旅長榮道一

補充旅旅長彭壽華邊防第二旅旅長王得志第三旅旅長劉鼎臣湖北第二旅旅長寇英杰團長魏惠田郭連峯郭景星朱憲文孫桂樂王維蔚郭敬臣陳清源楊清臣上官建勳楊長才吳錫九張俊峯潘守蒸關際雲孟昭月穆思棠朱大霖劉國全王金鈺等四十八人在陽曆三四月間發表維時靳雲鵬爲內閣總理見此亦不敢再持兩端卽囑秘書廳彙集關於魯案電文分爲四等呈閱(一)反對直接交涉主張提出國際聯盟者(二)主張直接交涉無效後再行提交國際聯盟者(三)無主張者(四)主張直接交涉者彙齊之後計主張第一項者約有十之七八主張第二項及無主張者約有十之二三至主張第三項者則甚寥寥靳統閱之後當卽決定從多數民意辦理並於閣議時向各閣員述明此旨當然通過迺卽通電各省聲明並不直接交涉此電之效力若是之鉅領銜者爲王占元而主動者實吳佩孚也然反對直接交涉雖有魯籍軍官通電警告當局而吳佩孚深恐無效復以陸軍第三師全部軍官名義單

獨致總理靳雲鵬。陳說直接交涉。及提交國際聯盟之利害。其文曰。北京靳總理鑒。前上大總統歌電。諒邀鑒察。近聞山東問題。當局有直接交涉之傾向。通國不勝惶駭。查日人通牒。根據德約。若直接交涉。是承認其繼承德人利權也。且通牒援引廿一條。若直接交涉。是承認二十一條爲有效也。既拒簽德約於前。復直接外交於後。是承認當日拒簽爲無意識之舉動也。既未允列國之調停而簽約。乃屈服日本之命令而交涉。是承認甘受日本之歡心。何以對友邦之保留國體掃地。人格喪失。更何以立國於世界。全國痛心疾首。瘡口吮音。不惜以喋嘲之代價。爭此國體人格。當局者亦何必膠執成見。偏欲與國民爲意氣之爭。試問共和國家。以人民爲主體耶。抑以政府爲主體耶。鄰國重於人民耶。抑人民重於鄰國耶。若竟悍然不顧。拂逆人民之公意。以博鄰國之歡心。則大亂之來。迫于眉睫。芸芸衆生。恐未必盡可以武力壓制也。我公愛國心重。愛鄉心切。既秉國鈞。尤負鄉望。必不致犧牲桑梓。以阿附一時。鈞院魚目通電。有

云。自此項問題發生以來。政府亦尙在詳慎攷量之中。等語。查此案既關以上情節。似應主張拒絕。斷無攷量之餘地。務懇鼎力維持。退回通牒。則故鄉父老。皆當拜公之賜。迫切陳詞。伏乞察納。是幸。師長吳佩孚叩元。

力主駁還日牒

中日交涉一再延宕。日本竟有通牒之來。羣爲駭然。吳佩孚聞之。又致電北京。并達各省曰。〔銜略〕因山東問題。經日人賫送通牒。要求直接交涉。聞中央政府有願承認之消息。敝處曾於本月元日。呈上新總理一電。〔見上〕旋於銑日接奉新總理覆電。開元電悉。偉論甚佩。魯事關係至鉅。現正徵集各方意見。熟權利害。以定從違。斷不敢違輿情。亦不敢放棄國家權利。致誤魯以誤國。尙希亮察等語。以新總理銑電語涉游移。倘一失足。國權與國土所關非淺。故於篠日復呈新總理一電。文曰。北京新總理鈞鑒。銑電敬悉。自魯案發生。全國瘖口。曉音。拒絕直接交涉。而中央當局一則曰詳慎考攷。博采羣言。再則曰熟權利。

害以定從違。前後皆模稜之論調。始終無決定之斷語。故爲舉棋不定之手法。以實行其成竹在胸之政策。國事前途。尙堪問乎。歐會開幕。魯案發生。討論研究。展轉經年。考量可謂詳矣。關於此案。歐會已接函電兩千餘件。各界向中央呼號者。更不止倍數。全國一致。南北同情。羣言亦可謂至矣。盡矣。蔑以加矣。前次拒簽之意見。此次直接之輿論。權衡利害。尤可謂熟矣。乃中央掩飾迴翔。藉口於國家權利。終必達拂民酬鄰之目的。而後快。爲親日派一時之權利計。固也。其如全國衆怒。萬世公論。何如云直接交涉。於我有利。提交聯盟。於我有害。是我之厚。日之薄也。日人何以不欲提交聯盟。而欲直接交涉。何以我未求日直接交涉。而日先向我提出通牒。更何以聯盟開幕已近。而日人不待國際公判。偏欲行此捷徑耶。豈日人避利而趨害。至欲我避害而趨利耶。如謂國際聯盟不予受理。亦可留作懸案。必不容以國土主權。輕作孤注之一擲。雖下愚當亦了然斯理。譬如甲佔乙田。更誘乙立平分契約。乙但求餘瀝之均沾。而棄其

完全之主權。曾亦思乙不承認立約。則甲究屬強佔。雖百年後終可業歸原主。乙若認立契約。則是祖業已歸他人承繼。自甘放棄。即使起訴法庭。亦無翻悔。爭回之餘地。此等淺顯理由。中央豈真見不及此耶。抑別有會心。更有難言之。隨耶準。以上各種理由。據全國各界民意。無論有若大權利。必不可直接交涉。垂棘屈產。可爲殷鑒。師長既感師弟情誼。即當盡爲弟義務。（按吳爲靳雲鵬之門生）既居官之奇之地。即應盡強諫之責。況鬻拳兵諫。後世猶不以爲非。弟願學焉。師其勉旃。萬懇我師。勿爲一方權利。而犧牲國家領土。勿爲一時權利。而犧牲青史名譽。爲此務請我師。拒絕直接交涉。駁還日牒。並宣告決定。提交聯盟。以釋羣疑。而定人心。是爲至盼。等語。謹以電達。務乞一致力爭。駁還日人通牒。以達提交國際聯盟公判之目的。不勝盼禱之至。吳佩孚。王承斌。閻相文。蕭耀南。董政國。張福來同叩。

對於閩案之言論

自五四運動之後。國人對於抵制問題。持之頗堅。日人銜焉。遂發生福州交涉案。而吳佩孚即於陽曆十二月三日（陰曆十月初二）通電各省曰：（銜畧）日人在福州毆擊學生。戕殺軍警。並槍傷美教員。似此野蠻舉動。輕藐我國。蔑視友邦。不惟我國士民大動公憤。即各友邦亦咸不直。日人所爲。近聞全國文電交馳。懇請政府嚴重交涉。駐京美公使亦曾質問外交當局。我政府若再姑息不問。何以對全國人民。更何以對親善友邦。查我國近年屢採中日親善政策。以注意內爭。置國權國土於不問。中央政策與全國民意背道而馳。殊不知我對日人親善。而日人對我則毫無親善之可言。濟南博山之戕害未已。膠濟沿路之侮辱屢見。此次福州慘劇。派兵調艦。咄咄逼人。更有劍及履及之勢。豈我國非獨立自主之國耶。抑我國國軍數百萬。將領數百員。專爲內爭而設耶。軍人而祇顧內爭。不能衛國保民。對此國軍二字。未免有愧色矣。師長自上年罷職主和。即爲息爭禦侮起見。國體所關。民命尤重。聞此噩耗。義憤填胸。謹厲戎

行願爲外交後盾。爲此仰懇總統總理及外交當局必據理抗議。依法解決。以保國權。而謝友邦。萬勿退讓自餒。以貽外交國際之差。則國家幸甚。國民幸甚。師長吳佩孚叩江印。觀此電文。則吳之膽略。似較衛汝貴等高出一籌也。

### 電請迅結閩案

閩案交涉中。吳之江電。已如上所述。而政府及外交當局。本其歷年來退讓外交之手段。將如李鴻章之辦交涉。一味唯唯。日人方面。態度堅硬。開陳節略。府院方面。以之轉達各省。吳佩孚立覆一電。事在八年歲盡。而報上則補載於九年一月十五。其文曰：（銜畧）敬電備悉。日使節畧內。稱以我國發生排斥日貨風潮。與發現福州案件結果。察其口吻。自認爲排貨風潮之報復。則我有排貨之舉動。彼應有凶毆之報復。似此舉動。誰能甘忍。暨自彼開輕藐我國。蔑視公法。莫此爲甚。查萬國公法通商條例。並未載有甲國不用乙國之貨。乙國應有毆擊之對待。亦未有甲國提倡本國貨。而乙國強指爲排斥彼貨者。更未有國

民用國貨不能自由而異國強迫毀棄橫來干涉者日本自號文明尤不應出此野蠻行爲而違背萬國公法又況我國各界提倡國貨並未有排斥日貨之舉動至排斥云者不容彼貨進口則爲排斥我若毀貨於日人之手則爲排斥我毀貨於我國人之手卽不得謂之排斥以我國人之金錢易彼貨而焚棄之彼豈能侵犯自由權而強令保存耶抑豈能威迫我政府威迫我國民強制以用日貨耶彼之藉口排貨以減輕危害傷人之罪可謂毫無理由且彼既知在條約上彼國僑民應受我國保障權未有被保障人而危害保障人者彼之各種權利均彼妨害試問我國人有焚貨於彼僑商店內者乎抑有因排貨而擅害僑民者乎又云因我官憲約束不力所致試問官憲有強迫國民必用日貨之權利之理由乎至云日本人不能更忍因此而生不測事變尤爲藉端開釁無理已極夫列國僑民違棄公法無端生變則罪有攸歸未可以不能更忍一語恫喝也集會出版自由載在約法彼既無干涉之權乃請我政府干涉尤爲

荒謬離奇。我院部既灼知其用意叵測。欲輕減起釁之責任。即萬不可墮其計。中南京及鄭家屯成案具在。大可援例辦理。似不可引昌黎舊案。以喪權卸責。又況我國近年。事事取親日政策。當局既有親日之善因。則國民即不應受毆辱之惡果。且所謂親善者。乃雙方國民之親善。並非政府片面之親善。莊代辦電稱英法等國公使之言。未免出於臆度。我國既未違法開釁。友邦亦何必代慮。莊代辦處三島空氣之下。固應有此論調也。院部主持據理堅持。不爲所動。足徵卓見毅力。欽佩曷極。惟祈依法援案。迅速解決。以鑿全國之望。如日政府堅執一面之詞。請即提交外交團。公開會議。以昭公允。好在當日此案發生。福州各國領事。共聞共見。且案內被傷之美教員。更可作充分之證人。弱國圖存。端賴外交。春秋之鄭賴有子產。而晉楚不敢侵凌。此次交涉。惟望政府勿藉口於弱國無外交之一語。而畏葸自餒。實國家前途之幸。師長爲援助政府外交起見。謹以上聞師長吳佩孚叩感。此文所持理由。實足以杜日人之口。中述莊代辦數語。尤足見我國官僚之昏憤也。

# 吳佩孚正傳二編

吳佩孚對於皖派之畧史

吳佩孚與段祺瑞

直與皖同爲北洋系。固無所謂派也。自黃陂倒後。河間登台。直皖之暗爭。始形激烈。而兩派乃積不相能矣。然合肥爲北洋派前輩。凡軍界有名人物。皆其舊部。曹吳等雖與合肥派別各分。猶不敢顯然對抗。故湘省之役。吳佩孚血戰長岳。尙竭力爲合肥保全面子。乃合肥猜忌過甚。令張敬堯入湘。遽畀以督軍之職。吳佩孚轉戰湘中。克復長岳之偉績。反等諸泡影空花。此所以積不能平。而與合肥之嫌怨。遂不可解矣。於是昔日對於合肥所未便宣言者。遂一一通電揭曉。而對於安福系徐樹錚之罪惡。尤痛詆之不遺餘力。而皖派於河間歿後。急欲擴張其勢力。遂謀以吳光新督汴。打破直曹與長江三督之聯絡。汴督表示反對。長江三督亦發電阻止。而吳佩孚爲保護直派勢力。表示反對。尤爲激

烈皖派知不可爲，乃漸趨和緩。卒賴直曹出而調解，趙倜得免去位，而吳佩孚以合肥相逼太甚，遂結合奉張，暗締八省同盟，以謀倒段。皖派亦以保植勢力，不得不竭力抵制，而有十一省同盟之結合。由是暗潮鼓盪日甚一日，兩派之決裂，基於此矣。

### 吳佩孚與王揖唐

王揖唐原名慶，字揖唐。後以字行。合肥人。清進士。授主事。自請赴日習武學。畢業士官學校。歸以道員從徐世昌。至奉天。初爲督練處參議。繼任吉林兵備分處總辦。袁氏當國。皖人多掌兵柄。而揖唐獨組織共和統一黨。爲袁氏排斥。吳已世凱驚喜呼爲可兒。後國會解散。黨爭並息。乃出任吉林巡按使。欲藉墾荒名。獨擅大利。爲孟恩遠所屈。不得志而歸。再起爲參政院參政。頗鼓吹帝制。段氏二次組閣。小徐欲統合新政黨。自樹標幟。揖唐乃傾心結納。出其囊昔包辦政黨之故智。組織安福俱樂部。以發起功。推爲衆議院議長。舉徐世昌爲總統。而

要徐爲安福黨魁。徐漫應之。嗣又舉曹錕爲副總統。梁士詒等堅持不可。揖唐大憤。迫錢能訓組閣案提出。竟主反對。賴段疏解。始得通過。揖唐本承段旨。對南主戰。東海就任後。則派朱啓鈴南下謀和。揖唐乃嗾安福議員。倒錢閣以示威。而自任議和總代表。貿然蒞滬。南代表深拒勿納。王惟贄居哈同花園而已。旋以軍府解體。民黨諸總裁趨附皖派。發表宣言。與北議和。王始稍稍活動。然軍府一方面猶不認王爲北總代表也。直皖交鬪時。盛傳梁士詒將任總代之說。揖唐不自安。電京請示。覆以照舊進行。勿信謠傳。始轉懼爲喜。方欲有所作爲。詎事始着手。而直皖破裂。譚延闓進兵驅張。吳佩孚實行倒段。蘇督李純且出通緝令捕之。乃不得不亟亟逃遁。而恨吳佩孚如同切骨。蓋王揖唐南下之初。吳嘗通電各省。攻擊王氏。而最後之取消代表資格。又出於吳保定會議條件中。故對於吳佩孚。大有不共戴天之勢云。

### 吳佩孚與徐樹錚

徐樹錚江蘇銅山人字又錚少通書史卒業日本士官學校師事段祺瑞名位初不甚顯入民國段引爲陸軍次長帝制將作力勸段氏拒袁陰謀爲袁所覺遂與段同退後段氏嗾陳樹藩逐陸建章亦爲樹錚計畫再起仍爲陸次兼國務院秘書長務爭公府權黎左右積不能平頗勸元洪獨斷自是判牘多所批削樹錚堅執不可府院之爭益烈內務總長係洪伊素惡樹錚則助黎以抑段朝列水火乃交請徐世昌出而解紛罷洪伊職樹錚亦解秘書而元洪受制各督迫復辟戰息段再組閣樹錚復原官馮氏雖北上就職而視段徐怏怏不與已一若芒刺在背後竟罷樹錚職乃走奉天嗾張作霖截械秦皇島擁兵入關威嚇馮氏自稱奉軍副司令立司令部於天津力促曹張南下規復長岳段乃三起組閣嗣以曹錕駐津不發張懷芝兵敗逃歸粵軍入閩陝亂亦作樹錚束手無策乃請東海登臺收拾段局並假名國防編練重兵爲自衛計旋因外蒙取消自治挾重兵馳驅塞外擢陳毅垂成之功爲己有未幾授籌邊使手定官

制大權獨攬不受京朝節制運動新國會提案通過作爲法律案俾無搖動之慮其用意之深於此可見靳閣不穩雖受安系傾軋實爲樹錚所指使吳佩孚率師北返宣布安系罪狀曹張等更電斥樹錚凶惡遂由徐總統開去籌邊使職並撤去西北軍總司令歸部統轄樹錚以官位與兵權同時卸除實難容忍力請合肥出與直派抗合肥亦不甘坐視遂入將軍府召集緊急會議呈請總統懲辦曹吳一面組織定國軍聲言討吳凡此種種雖若段氏主動其實皆樹錚有以促成之也而段氏一生令名亦敗於樹錚之手矣人皆惜之

### 吳佩孚與安福系

直皖兩派之惡感皆由安福系挑撥而成如吳佩孚攻克長岳而反以張敬堯督湘三總長暗中把持使靳雲鵬不安於位凡此種種皆安福系挑撥惡感之引線也吳佩孚一則爲己報怨二則爲靳氏雪憤故撤兵北歸任南軍進攻長岳以示威一面通電擁護靳氏指斥安福系之罪惡而安福系肆意橫行怙惡

不悛。於是相激相盪。而日趨於破裂矣。

### 吳佩孚撤防之畧史

#### 動議撤防

吳氏久戍湘南。不思撤防北歸者。其目的固在湘督一席。蓋攻克長岳以後。湘督雖爲張敬堯所得。而張氏對於湘人惡感甚深。料其必不能久居湘垣。中央若下令免張。則湘督一席舍已而外。更無他人。其久駐湘南。不起歸思者。職是故也。詎知張氏爲段合肥之信人。又有安福系之援助。湘人雖百計千方。不能動搖張氏。吳於斯時。始知湘督一席。非可容易奪取者。乃電告曹仲珊。謂米珠薪桂。欠餉未清。兵多怨言。將士思歸。且因水土不服。疾亡相繼。託曹氏代達元首。准其撤防北返。而政府以和議未成。湘局堪虞。未加允准。吳氏撤防之議。不得不暫行擱置。然歸心已起。政府雖欲阻之。恐亦不可得也。

#### 撤防之經過

吳氏動議撤防。既經政府阻止，不得不暫時停頓。然吳氏自與南軍携手之後，（見初編）對於政局發表意見，處處攻擊安福，故猜忌者日益衆多。吳於斯時，不能不重申前議，堅請撤防。乃政府仍持大局未定之說，阻其撤防。而張敬堯則密舉張景惠、張宗昌、田樹勛接辦衡陽防務，請政府准吳北返。乃未幾而客軍驅逐張氏之電，忽然宣布。張氏大懼，急電中央，取消張景惠等接防主張。且通電衡陽，恭維吳氏，並尤商學各界挽留吳氏之請求。吳氏雖有覆轡至湘而撤防之念，終不肯息。政府則對於撤防之舉，始終不以爲然。屢電曹仲珊氏，命其阻止前方，不令北返。而吳則致電曹氏，仍復堅請。其電文如下。竊奉轉示中央電復，湘防不能遽撤，督由捧讀之下，不勝驚愕。我軍遠戍湘南，瓜期兩屆，所有必須回防之苦衷，迭經電陳，無事贅述。既經罷戰議和，南北同屬一家，並非外患仇讎，何須重兵防守。中央對於大局，果能開誠布公，必不至我虞爾詐。且湘督守土有責，其所部軍隊，比我加倍，實足分佈。更何須另籌大隊，嚴防內地。

耶如慮彼方乘虛反攻則師旅長等當負調停之責必使雙方妥洽方行撤隊斷不冒昧從事輕啓釁端若謂撤防太速隳其前功則三載換防不可謂速閱牆煮豆何敢言功既云損精銳竭腦肝即應恤疲勞養士氣既云頻年數十戰即應回防休整方合公理苦戰求和久役思歸乃數萬衆之同情非師旅長等之私意師旅長等既有將兵之責即知全軍疾苦在中央距離遼遠對於我軍前方疾苦情形諸多隔閡不知箇中滋味而師旅長等身臨切近斷不忍於膜視若據中央來電宣布勸慰不惟無顏對數萬軍士啟口爲難且恐激出意外之事夙仰我帥知兵愛兵心切意摯務懇據情轉電中央准予所請幸勿耽延時日羣情迫切急不擇言翹首瞻依立待後命等語曹錕即據以電京越一星期中央方面聞吳軍有開始移動之說復急電曹使令極力阻止而曹亦由保拍致政府一密電略謂湘南各軍近因吳帥撤防多生誤會且有調兵防吳之事應請亟電查明阻止蓋湘中有吳光新軍隊吳因豫督事銜佩孚甚故二吳

之態度頗費調停。當道以疏通吳光新之責。屬之張志潭。而力阻吳佩孚撤兵之事。則屬之曹錕。然吳氏歸心似箭。函電紛馳。中央直至三月二日始具冬電作覆。其大意此事須籌備接防隊伍始能決定。已電張湘督籌備磋商。俟覆到核定再行知照等語。吳接此電後復拍一電由曹錕轉達抵京。措詞尤爲激切。略云湘鄂之役我軍幾經劇烈之戰。各官兵入死出生。戰鬪而傷亡者固堪憫。惻勞瘁而致疾者亦當體卹。迭據該師旅長等電陳前方官兵或患咯血。或患骨痛。或患溼疾。悲慘之狀目不忍睹。該官兵盼望北歸。大有急不能待之勢。空言撫慰勢難遏止。且查張湘督所部舊有及新編各隊。是數分布。各軍駐防。本係暫局。斷難持久。請毋庸候張督覆到。即准職軍尅日開拔北旋。以慰士心。政府得電後以其情詞懇摯。業已變通辦法。暫准吳佩孚所部之軍隊先行撤回三分之一。其餘仍責成吳佩孚駐衡指揮一切。同時張敬堯致電政府謂駐衡吳師行將撤回。堯部足資分布。對於前綫防務完全負責。惟所部各軍鎗械不

敷使用。迅請電飭漢廠撥發鎗枝。即日運湘。以維軍實。立候核示。祇遵云。

且請且撤之吳軍

吳得赴京代表穆文善團長報告。復向保定方面請求。於是曹錕有六次電請撤防之電。中央先撥曹使五次電請。當經核復。令即酌量情形。應否准其調回一部。抑或暫緩之處。電復商辦等語。曹遵即轉電前方。聞該師旅長等。以中央意旨。既准將一部調回。則移動之處。已須他軍填紮。全部調換。與一部調換。範圍廣狹。雖有懸殊。而變遷之態。即無可免。目前各軍官佐眷屬。已分起北旋。士卒思歸愈迫。空言撫慰。終無以維繫人心。查前此鄂西撤戍。即由鄂督就近撥隊填防。湘省現有軍隊。較鄂爲多。似更不難於措置。仍恐俯念戍卒疲苦。萬難再事滯留。准予全部撤歸。俾慰懷鄉之望。不勝哀懇。各等語。由曹於十一日具電中央。續請聞政府。仍以吳氏撤師問題。影響甚大。仍電曹氏轉飭阻止。並發款慰勞。其實吳氏已自由行動矣。駐紮順德石家莊之邊防軍。向借直軍營房。

刻因吳師不日北返。勢將素用該房。十二日接奉曹電請該軍騰挪。吳則於十三日專電政府。銜略云。職部各師旅奉准撤回原防。茲將各師旅開拔日期規定。(甲)自三月十五日起至二十日止。爲第一混成旅開拔期。(乙)自四月一日起至十五日止。爲第二混成旅開拔期。(丙)自四月十日起至十五日止。爲第三混成旅開拔期。(丁)自二十日起至二十五日止。爲第三師步旅開拔期。(戊)自五月一日起至五日止。爲第三師砲騎各團開拔期等語。

### 撤防又受打擊之吳軍

吳師撤防問題。可謂煞費經營。中央先據湘督迭電。當即電囑曹錕力阻。曹亦經照辦。聞吳師於二十日有復曹使哥電一通。文曰。效(十九)電奉悉。我軍請求急於撤防。非以師旅長等個人之心理。向上峯爲故意之要來。實因兩年來。以數萬之衆。困頓湘南。經歷百般之痛苦。衆心忡忡。萬難支持。歸意勃勃。沛然莫禦。師旅長等忝膺重責。身臨切近。觀此情形。所關極重。不敢不據實上陳。懇

請撤防。因此路軍隊訓練有年，爲畿輔基本之軍。國家有用之兵，若但以一隅湘防，使數萬健兒，困苦流離，日坐愁城，殊覺可憫。師旅長等所以急求撤退者，一爲須兵心以保健國軍，二爲班師後整頓補充，作異日效命疆場之準備也。乃迭電披瀝上陳，而政府以湘督陳詞迄未核准，撥政府及湘督之意，不過恐我軍一撤，南軍與湘督兩相衝突，實礙大局，殊不知師旅長等請求撤防，並非置湘防於不顧。湘督若承認接防，師旅長等當力任爲其雙方調停，訂立條約，使不至有衝突之虞。吳鎮守使新田現正在衡，已將以上情形詳細面談，託其轉達湘督，趕速擬定接防辦法。惟湘督尙未首肯者，以未奉中央命令耳。查湘督所部之兵力，接收我軍防地，足敷分布（中略）湘督位居封疆，有守土之責，何獨以防務厲責於我軍，使我軍消受無限之困苦。各兵士以在外暴露，兩載有餘，家鄉關念，印入腦髓，決非空言所能挽回。想我大總統總理明見萬里，愛惜士卒，當能體察衆情，俯准撤防，仰懇我帥據師旅長等電陳情節，轉電中央。

懇請大總統總理毅然俯准回防。並令湘督接防。無任迫切待命之至等語。曹即據以電京中央正在核奪。而張敬堯又有萬急電抵京。謂南軍因吳師撤防。乘機竊發。現已進駐豐衡祁安。意在窺伺新甯。順取常桃。湘西湘南均屬可慮。速請主持全局。迅示機宜。以資應付。因是吳師撤防之事。又受打擊。

### 實行撤防之吳軍

吳氏決定撤防。雖經各方面電阻。殊無挽留餘地。故其撤防規律。亦已預定。今列其規則如下。(一)在未奉撤退日期時。各軍對於防線勤務。不得稍懈。並不得託故先行請假。(二)各軍久駐此間。各兵對於商民。自不免除借情事。如負有債項。須趕速償還。或報告各直接管有官。於下次關餉時扣還。以免發生糾葛。(三)撤退時至道途中。不得擾及人民一草一木。違者處以死刑。(四)各團營於撤退時。須按行程之遠近。先期派委妥員為宿營地之設備。(五)撤退中。儘由本部派遣人員。隨時隨地密查外。並責成各團營長官。妥維軍紀。以保聲

譽(六)其他悉依照行軍規則一體遵守。湘中人士鑒於第七師之橫暴益歎吳之紀律嚴明。吳於十一日電准曹錕囑衡陽防務。暫留第三師五旅之第十團駐守。其餘三師所屬各軍均定分期撤回。其師部參謀處已於十六日午后搭武長車過鄂。所有案卷行裝器具共載三棚車抵站。當由該參謀處向鄂督軍王占元借得軍事駁船三號。運至劉家廟轉京漢車北上。其軍需副官等處均抵長沙。至遲十七日當可過鄂。武漢間所設之運械各處布置已經完畢。隨時可以運輸。前駐鄂之辦公處及保械處醫院等現均積極收束。吳又恐車運不敷。已租定阜康元通楚江裕三公司小輪十七隻。開往湘潭守候。並差封民船百餘號。凡屬步馬隊。飭由車運。工輜砲隊則由船運。決定水陸並行。其撤防軍隊及時期則已由吳氏電請曹錕擬三師全部緩撤。一五六之三混成旅自四月一日起。至二十五日止。分期開撤。

各界歡迎及長沙之經過

吳佩孚將湘南撤兵事宜布置妥善。至軍隊分水陸兩道陸續開拔後，遂於二十五日由衡陽乘舟啟行。各界人士均至河干歡送。經過株州湘潭，均受各界歡迎。至二十八日上午，直軍前隊已開到省垣。人民站立觀看者，大有牽袂成帷之勢。吳部士兵均赤手對坐，狀極閑雅。且有扣舷而高唱軍歌者。一望而知其爲久經訓練，紀律嚴明之師。絡繹而來前後共過二十一班。然後紅旗招展，汽笛嗚嗚，而吳氏所乘之新鴻運火輪至矣。於是岸上軍樂大作，軍警均行舉槍敬禮。吳氏船上亦頻頻鳴號答禮。湘督張敬堯親自出迎，以吳氏不肯登岸，卽率軍政界數要人分乘火輪，駛近新鴻運，隨卽過船與吳氏談數十分鐘之久，始返棹而回。

### 岳州道中之經過

吳氏由長沙啓程，於二十九日上午抵岳州。僅帶騎衛隊二十四名登岸入城。以鎮署爲行臺。午餐後與地方各長官步行至岳陽樓上，參觀名勝，隨卽繞道

游視城垣至西門新修處（係前歲直軍攻岳時以轟城礮擊倒傷斃數百人之處）吳氏觸目驚懷。回行臺後。諭軍需處備具祭品。於三十日就岳陽樓開追悼會。奠祭直軍死義將士。至三十一日午前。直軍大隊人馬。數近二萬人。由岳到鄂。一片人影。滿佈江中。俱向漢口劉家廟登陸。吳氏則押軍後行。所有省垣各機關各法團領袖。均預先渡江。赴劉家廟迎迓。至下午一時。吳氏到漢。傍晚由王督軍歡迎。過省宴叙。其所帶軍隊。則暫住劉家廟車站。

### 武漢之暫駐

吳氏離湘之初。原擬抵漢後。俟所部到齊。將車輛等部署粗定。即輕車減從。先行北返。嗣以湘中風雲驟變。南軍進佔。吳氏前駐各地。尤應請命曹錕。再定行止。嗣又以邊防軍不讓營房為口實。擬暫行駐漢。惟外間頗有流言。未免誤會。潛滋政府因即去電敦促。即日北上。而吳氏則以無款開發船價及交通部不撥車輛為搪塞之計。依舊屯駐漢口。蓋靜以觀變。別具深意也。政府以吳氏接

兵武漢引起猜疑。即與趙倜密商。擬將吳皖派舉動可疑。暗中漢京漢道上。必非皖

### 駐屯豫境之計劃

吳軍駐屯豫境之計劃。日抵鄭。共到五列車。第二旅駐馬店。第三旅沿途旌旗滿目。帳幕四時。各界假座江蘇。安福取消對外各種舉也。

### 吳佩孚對於各界風潮之態度

#### 對於魯學潮之態度

直接交涉一事。全國人民一致力爭。魯省公民。以桑梓關係。持之尤力。然政府終不肯明白表示。故山東教育界。爲政府信任安福。摧殘教育。由山東各校教職員聯合會。函告魯省在外之官商。他人接函。均無表示。吳佩孚則有誠摯之覆書。曰。敬覆者。頃閱來函。令我心惻。安福流毒。蔓延齊魯。盜惡夜雪。鬼族朝陽。諸君以愛國受辱。亦固其所。呂東萊有言。斬關之盜。不責其穿窬。殺人之囚。不責其關殿。以葵心向日之安福系。而諸君獨責其摧殘教育。是猶責斬關者以穿窬。責殺人者以關殿也。國如破產。教育何有。今日之計。如作文然。須先認清題目。諸君以教育摧殘。欲向當局呼籲。試問當局者爲何許人。向安福而懇安福。是猶與虎謀皮也。薄言往愬。達彼之怒。曩者請願。乃其前轍。數次學潮之沸騰。不過五分鐘之熱度。當局殆亦司空見慣也。爲今之計。諸君欲整頓教育。應

先除安福如農夫之去草務芟夷蕪崇之絕其根本勿使能殖則齊魯前途庶有身乎鄙人寄迹湘南眷懷東里瘡痍痛苦桑梓關懷敢盡一得之愚聊作片言之贈請諸君與安福肉薄其勿自餒鄙人自當遙爲聲援也此復即頌公祺此函既布於是人益重吳而安福系則愈恨吳矣

### 對於常德潮之態度

馮玉祥與吳佩孚同爲北軍將領兩人之交誼亦極爲密切及駐防湘省馮則在於常德吳則在於衡陽信使往還形頗聯絡二人之交情蓋可知矣乃霹靂一聲風潮忽起馮玉祥忽爲人圖謀暗殺事雖未成驚慌可知於是各通訊社疑鬼疑神謠言紛起甚有謂湘局將發生重大變化者此項消息傳布揆之當日情形均以爲然而吳氏於此愈不能自安矣蓋吳氏方謀秘密之進行而此種謠傳忽於斯時發生與彼頗有不利雖謀刺馮玉祥者不知究爲何人而吳氏進行之秘謀不得不受一打擊而電請撤防之原因即基乎此矣

### 對於湘西小變之態度

駐於湘西之南方軍隊。忽然自相殘殺。張敬堯恐有他變發生。且虞吳氏與南軍相應。乃不得不懇求吳氏。恭維吳氏。求其代為設法。以弭禍患。此時南方政學會用事。張紹曾與政學會頗有關係。吳與張交誼甚篤。遂由張之介紹。而與南方面聯絡。上述之救國同盟軍草約。即由張為聯絡者也。湘西當謠言朋興之際。忽有變動。張敬堯安得不疑心吳氏。而驚惶失措乎。然張敬堯為一省督軍。遇有變故。即手慌脚亂。乞憐他人。亦可笑矣。

### 對於豫督潮之態度

安福系把持政局。執掌兵柄。氣勢可謂厚矣。而安系猶自以為未足。復設法排除異己。欲使各省疆吏。皆易為該系之人物。故山東省長沈銘昌氏。首先撤換。更欲排去長江三督。撤換豫督。使其勢力。偏布各省。惟長江三督。勢力厚。排除非易。乃先注意於豫督趙倜。適其時吳光新奉合肥之命。將所部軍隊。分駐

湘鄂豫三省。以呼應張敬堯。監視王占元。詎意吳之督軍。未能如願於四川。必欲取償於豫省。又值安系正欲排除趙倜。而更換豫督之舉。乃實行矣。趙氏聞而大恐。求助於直系。直系要人。雖允為援助。而表面上仍無反對之表示。吳佩孚以反對直接交涉。曾痛詆安福系。自知仇恨已深。必不為安系所容。樂得痛罵安系一場。以增聲譽。於是為趙出面力爭。其電文有外交孔亟。鐘鳴漏盡。夜行不休。未悉居心安在。夫疆吏非一家之私產。政權非一系之營業。恃其譏。惡而不德於民。倒行逆施。以逞無疆之欲。竊為當局危也。慨自安福跳梁。政綱解紐。窮凶極惡。罄竹難書。稍有血氣。咸不欲與共戴天。而乃長惡不悛。鬼域百出。值茲全國蝸蟻之秋。潛為位置私人之計。祇知擴張黨勢。不顧牽動大局。如果一意孤行。勢必釀成大亂。丁巳易督。波及三年。未識當日肇禍者。亦有動於中否耶。及政府比年來舉錯設施。無一不違反民意。全國所痛絕者。則保障之全國所贊許者。則排擠之。順我者危。逆我者亡。舉滿清所不敢為。項城所不肯

爲而政府悍然爲之。曾亦思武力威權較滿清項城爲何如。全國之大。能否盡爲一系所盤據。疆吏之多。能否盡爲一黨所居奇。兆民之衆。能否盡爲一人所鞭笞。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等語。輿論無不訝其敢言也。

### 吳佩孚對於各種會議之畧史

#### 對於商界聯合會之態度

山東問題發生以後。政府惟取延緩手段。及通牒飛來。反對直接交涉之聲浪。布滿全國。上海各路商界總聯合會。通電各省。各省雖有覆音。大多唯唯不置。可否。獨吳佩孚之覆函。語意一致。其函云。魚電敬悉。貴會遠識熱誠。無任欽佩。山東問題。關係中國存亡。去歲日人要求中日直接交涉。實恃與安福訂有密約。故欲避開列強。遂其侵掠之野心。幸我國人民覺悟。誓死抗爭。華僑在外。亦義憤填胸。我公使抗拒簽字。安福主簽之通電無效。日人已大失所望。閔寂半年。若非內奸作祟。早有正當之解決矣。今復投通牒。要求直接交涉。俟我公使

回國。徐樹錚等勾引日人欲達其媚外亡國之目的。此間已電請靳總理堅持退還日牒。聯合魯省軍署協力電爭。總之甯爲玉碎。勿爲瓦全。我軍民各界早有決心。必達到保存國土之目的而後止云云。

### 對於政局變幻之態度

靳雲鵬當組閣之始。因支配閣員問題。與安福磋商條件。屢有爭執。致教育夏壽康。農商張志潭。均未通過。新國會後。外交總長陸徵祥。自歐州歸來。因辦理山東交涉。諸多棘手。呈請辭職。則又多外交一缺。以此虛懸之。三長與安福協商提人。久未就緒。靳氏與安福之惡感。蓋固結不可復解矣。安福之長。如財政李思浩。司法朱深。交通曾毓雋等。每在閣議席上。與靳氏爭論是非。即外交次長陳籙。亦傾向安福。自陸氏辭職後。即望坐升總長。遂益趨向安福。旋李思浩藉口財政不支。一再言辭。陳籙假答覆日牒事。與靳氏主張大異。而朱曾等又從旁敲擊。靳氏感於閣員之羣起排擠。已有不遑寧處之勢。加以徐樹錚尤取

旁觀監視主義。四面楚歌。形勢全非。遂不得不辭職矣。因於五月六日夜間。召國務院秘書長郭則澐到家。命草辭呈。其理由則謂多病之身。難膺重任云云。郭秘書長奉命回院。當即起草。迨七日午前。郭由電話將總理辭職事告知總統。府秘書長吳笈孫。吳轉言於徐總統。徐云無論如何。不許言辭。故辭呈未上。及至八日。形勢愈迫愈緊。靳氏遂決意辭職。即將辭呈遞上。經總統一再挽留。無效。但以繼任無人。直派各督軍。又紛紛電留。勢難准其辭職。遂於十四日批以給假十日。派海軍總長薩鎮冰暫代國務總理。由是一再給假。迄未准辭。蓋政潮鼓盪。內幕複雜。卽此靳氏辭職問題。已引起兩派之戰禍矣。然靳氏辭職時。直派督軍駐京代表。於八日之夕。會於某地。各將靳閣受迫情形。電告本省。並謂靳閣主張答覆日本通牒。不含直接交涉之地步。而安福必欲留直接交涉之餘地。又因靳主張以明令通告全國。不直接交涉。安福不贊成。故決定辭職等語。各督閱之。痛恨安福把持要政。遂電京勸慰靳氏。一日間共到十餘通。

而總統府所接各省挽留靳氏之電。亦如雪片紛飛。最後吳佩孚一電。尤爲憤慨動人。然當安福橫行之時。靳氏地位。殊非數紙文電所可轉圜也。

### 對於十三省同盟之態度

保定發起陣亡將士追悼會。各省區及各師旅代表。莫不如期而至。惟八省聯盟之代表。與吳氏之代表。共計九人。另於一地。開一秘密會議。決定辦法。共有三條。

一、擁護靳內閣而不反對段合肥。

二、各省防線之軍隊。一律撤回原防地。但不保證兩軍之不進取。

三、宣布安福系罪狀。通告政府。請求解散安福部。

以上三條。當場完全通過。惟領銜之人。尙有爭執推諉。吳氏代表宣言。待師長抵豫之後。即首先發難。衆遂散會。至翌日。復於八省之外。加入五省。成立十三省同盟。而解散安福系之計畫。益謀進行矣。

對於保定會議之態度

張作霖應東海之召入京解決政局問題於二十二日午後赴保定與曹氏商酌一切至晚間七時始抵保陽曹仲珊吳佩孚及各高級軍官皆親蒞車站歡迎張下車後與曹吳握手略叙寒暄即與曹同坐汽車下榻於經畧使署二十二晚曹設宴歡迎同席者除曹吳而外尚有蘇贛魯豫各省區代表及王迺斌張景惠等人席間討論時局吳氏發言最多亦最沈痛畧謂國事如斯佩孚身為軍人貪國之祿保國之責義所難辭部下之兵雖不敢為久經訓練節制之師但亦頗知大義設何黨何派不顧國家以破壞大局為事佩孚雖能容忍誠恐部下義憤亦難壓抑張曹二氏聞言均為動容各省代表亦復相繼發表意見其結果決定調停政局辦法五條

一、實行挽留新聞非達目的不止

二、內閣局部改組

三、撤換王揖唐議和代表。

其四五兩條關係更巨。暫緩發表。此外關係湘局。則主張俟靳回任。聽憑內閣解決。但仍以恢復失地爲主張。吳氏不以爲然。惟此時不便反對。擬於日後重提辦法云。

### 六條辦法之提出

保定會議所定解決時局辦法。吳氏頗嫌其過於和緩。故又繼續開會。決定六條辦法。提出如下。

- 一、撤換財交法三總長。斬復職。
- 二、撤換王揖唐之議和總代表。
- 三、湘事由和會解決。
- 四、凡和會不能解決之件。由國民大會解決之。
- 五、邊防西北軍南方軍隊。與各省軍隊。同樣裁減。

六、開復張勳原官。交張作霖入京與當局面商。

六條辦法提出之後，張作霖仍主和平態度，不肯過於操切。吳氏於此更提出解散安福部條件，要求張作霖承認。張作霖當場面駁，謂如果實行此策，非兵臨都門不可。倘一方面不受解散，出以相當之抵抗，則京城必為戰場。斯時非但各國出而干涉，市面受其影響，一時亦難恢復。豈愛國之士所宜出。苟有一線和平解決之道，吾人何苦趨於激烈，以重民困。其語居然有仁者氣象。故吳氏亦不能過事反對也。

### 對於時局之激烈主張

保定會議主張最激烈者，厥維吳氏。吳之意見，以為政局鬧至如此之糟，皆由安福部之把持及小徐輩之跋扈。故其主張第一解散安福部，第二免除小徐之籌邊使，卸其兵權，第三將上海之和議王總代表及財政司法交通三總長皆予免職，所謂斬釘截鐵，從根本上解決也。而張作霖之意見，則以為凡事不

可操之過激。予人以難堪。且更不可予元首以爲難。故取折中主義。使兩方不趨於極端。蓋張之來京。實有調停之意。到京之後。更謁合肥於團河。未免見面生情。張與合肥。雖有惡感。然非不可解釋者。見面之後。想起舊情。自然心中有所感動。其不肯主張激烈辦法者。半由於此。吳爲張之後輩。且上有曹氏之主持。故其主張。亦不敢過於堅持也。

### 吳佩孚討段之略史

#### 請罷籌邊使

張作霖對於徐段間之談判。參酌保定會議條件。除靳氏辭職。三長同時出閣。已不成問題外。解散安福部。因有礙段氏體面。決計作罷。滬和代表亦暫不更調。惟解除小徐兵權。則爲保定方面爭持最力。張氏周旋數日。窒礙孔多。至六月三十日晚。幾致決裂。當即備車欲行。經東海一再挽留。始未成行。惟小徐態度強硬。安福諸要人亦從中梗阻。形勢日趨危險。張氏進退維谷。無由排解。而

直皖之破裂遂無可挽回。至七月二日，總統下令准靳雲鵬辭職，一面仍由張作霖進行小徐解職問題。吳佩孚宣言非取消籌邊使不可，如有反對，決先解散新國會。盛傳吳軍已開抵長辛店，總統以保定形勢緊迫，即於四日在公府舉行特別會議，參陸處長均到。會議結果對西北軍，決用部令改歸部轄。西北司令即撤消，徐樹錚開去籌邊使，改任將軍，遣缺令李垣護理。散會後，隨由公府擬定命令發交閣員副署，共有三令，同時頒下：(一)特任徐樹錚爲遠威將軍。(二)徐樹錚現經任爲遠威將軍，應即開去西北籌邊使，留京供職。西北籌邊使着李垣暫行護理。(三)西北邊防總司令一缺，着即裁撤，其所轄軍隊由陸軍部接收辦理。

### 政府之罷斥曹吳

徐樹錚解除兵權命令發表後，形勢大變。段派方面積極備戰，直軍亦布置防禦，不遺餘力。張作霖雙方調和已屬絕望。即於七日夜半乘車出京。段祺瑞於

八日午前由團河回京。在將軍府開特別會議。閣員及靳雲鵬均列席。連同軍警界要人共計百餘人。段氏極端憤怒。決定呈請總統將曹錕、吳佩孚、曹錕免職。交段親自查辦。下午國務院再開特別會議。結果吳佩孚予以免職處分。曹錕則改爲褫職留任。由曹朱兩總長送府蓋印。詎意段祺瑞及全體閣員公呈總統要求懲辦曹吳。總統頗有難色。恐此令下後激起曹吳之反動也。段派乃以重兵圍公府。強迫總統依允。并由邊防軍傳出消息。如免曹吳令。候至入日夜不下。則琉璃河方面當於九日上午首先開火。總統身處重圍。受此威脅不得已。乃將內閣送呈懲辦曹吳之令。蓋印發下。時九日午前也。懲辦曹吳之令發表後。吳佩孚所得處分爲開去第三師長署職。並褫奪陸軍中將原官。暨所得勳位勳章。交陸軍部依法懲辦。曹錕所得處分爲褫職留任。於是段派人人稱快。而在直軍方面則知總統此令全由段派威逼而出。適足激動兵心。幾有枕戈待旦之勢。從此雙方備戰。日夕不遑。京保之間戰雲瀰漫。殊非空言調和。

所能奏效者矣。

### 統率討賊軍

保定方面自中央發表懲辦曹吳命令後軍心憤激一意主戰更無迴旋之餘地曹錕於九日上午親自到津行營師禮派吳佩孚爲前敵總司令吳直言將親率三軍直向神京驅老段誅小徐故所部名討賊軍設大本營於天津司令部於高碑店軍隊前線紛紛爲作戰之預備形勢日見嚴重矣而段派對付曹吳之手段頗有程序初則要求總統下令懲辦曹吳繼以曹吳不服命令不肯將第三師歸部管轄又要求總統下令討伐并派段祺瑞督理近畿軍務無非自居師出有名而以違抗中央之罪諉於曹吳方面耳徐總統以直皖同屬北洋派何必自相水火始終執和平態度當兩派將次決裂時一面勸令段派暫緩發動一面派張懷芝姜桂題等前往津保向曹吳疏解但段派氣焰方盛安肯息爭即直軍亦謝絕調和張姜奔走數次迄無效果最後行至天津欲先與

曹銳接洽曹竟拒而不見。張美廢然而返。至是亦敬謝不敏矣。

### 前敵戰爭之狀況

直皖兩軍之戰區。分東西兩路。東路在京奉鐵路沿線。西路在京漢鐵路沿線。皖軍東路指揮爲徐樹錚。西路指揮爲段芝貴。直軍則派吳佩孚爲西路總指揮。曹錕爲東路總指揮。茲將兩路戰況分列如下。

東路戰爭狀況 七月十五日夜九時三十分。西北軍第二混成旅步馬砲工輜各隊及邊防軍第三師步兵二團。共約一萬五千人。分三路由張莊蔡村皇後店進攻楊村之直軍防線。直軍在楊村者爲第四混成旅。分步馬砲工輜及機關槍隊若干。又直隸警備軍步隊廿營。共約二萬人在楊村北部十里。正式開戰。槍砲齊鳴。血戰至烈。段兵多不願戰。惟被上官逼迫。乃不問方向。任意放槍。砲隊亦分三隊轟擊。每隊約有野戰砲六尊。直軍士氣甚壯。極爲鎮靜。亦列陣還擊。戰至夜午二時半。各換生力軍。再接再厲。重復大戰。聲震山岳。死傷盈

野至十六晨兩軍血戰更加激烈直軍已佔優勝直軍在楊村站吊橋之兩旁排列大砲多尊以資禦敵而此地適與該處之日本防軍駐紮所爲比鄰當邊軍失利時忽有日本軍官多人出而抗議非將所有大砲即時移走不可並聲言不准在鐵路附近兩英里以內作戰直軍不得已祇得後退時邊軍由直軍防線之裂口蜂擁而至勢極兇湧直軍因左右翼不能聯合頗爲棘手專以機關槍隊押後順序而退隊伍極整致將前追之邊軍轟殺無數直軍退至北倉及李家嘴之中間陣勢始定時有奉軍一營馳至相助聲威大振嗣又陸續而至遂於十七日上午與直軍聯絡進攻由廊房向前猛擊段軍紛紛潰敗死傷不下千餘人從此段軍一蹶不振連日與奉直軍交綏着着退後至二十日後京奉線一帶段軍已逃走一空繼欲向蒙邊逃竄又爲察哈爾都統王廷楨綏遠都統蔡成勳分飭軍隊攔阻大有窮無所歸之勢徐樹錚當戰爭失利時即逃回北京或居六國飯店或住某國人家行踪詭秘令人無從捉摸云

西路戰爭狀況 十四日晚八時。琉璃河之邊防軍第一師第一團馬隊及第十三師第一營步軍向直軍第十二團第二營開始總攻擊。雙方戰鬪至二小時之久。直軍初以來勢猛烈。略退避之。邊軍前進。甫欲奪取第一防線。直軍忽爾反攻。邊軍抗禦不及。退回原線。至十一時。邊軍又往攻直軍之右翼第三營。直軍第二營由邊軍右翼抄擊。兩路夾攻。邊軍大敗。退返琉璃河本陣。十五晚十時。段軍又向駐紮高碑店之直軍攻擊。當由吳佩孚率隊將段軍遮斷。段芝貴又下令逼迫前進。將士不應。兩翼先退。正面軍隊亦隨同退却。約三十餘里。十六日。兩軍相戰。段軍又敗。傷亡甚多。十七晨。直軍與邊防軍第一師大戰於涿州之北。邊軍相率潰逃。旅長苑尙品陣亡。程旅長無力抵抗。亦即潛逃。其餘團營長及兵士。傷亡者。不計其數。師長曲同豐鑒於全軍之戰鬥力已失。即樹白旗。向吳佩孚求和。吳命其先繳軍械。再行停戰。旋曲氏親自投降。吳拒而不見。命解往保定。請曹錕處分。曹受降後。乃優禮相待。勸其去逆效順。曲遂發電。

諄勸邊防軍全體與曹一致共討小徐。曲爲段氏最識拔之弟子。寵遇不亞小徐。今乃倒戈相向。宜段軍之全體潰敗無可收拾也。同時劉詢之十五師亦全部投降。解除武裝。劉詢且乘隙潛逃。不知去向。定國軍總司令段芝貴在西路指揮戰事。無往而不失敗。最後以身負巨創。逃回北京。自是西路統率無人。兵士益無鬪志。一遇直軍。非降卽逃。二十日午後。直軍大隊抵長辛店。卽將四圍潰散。段軍一律掃清。

### 倒段之成功

段軍自東西兩路潰敗後。知大勢已去。無可挽回。段祺瑞卽於十九日電曹錕。張作霖及蘇鄂贛三省督引咎自劾。並於二十日呈請辭職。其措詞略謂：此次戰事實係祺瑞一人措置失當所致。請總統褫奪官勳。取消定國軍等語。東海披閱之下。笑謂左右曰：早知今日。悔不當初。遂囑田文烈曹汝霖將辭呈送回。段祺瑞又派靳雲鵬張懷芝傅良佐等赴津調停息戰。並願承認四條：(一)懲辦徐樹錚。(二)解散邊防軍。(三)解散安福部。(四)解散新國會。

## 吳佩孚正傳二編

### 吳佩孚討段之文電

吳氏之文電。皆親自動筆。多激昂慷慨之語。此次討段之電文。尤爲可觀。故錄於下。

### 反對安福系電

奉天張巡閱使。南京李督軍。武昌王督軍。南昌陳督軍。開封趙督軍。鈞鑒。同密。玄黃反覆。於今三年。政若絲棼。局同釜破。舍謀和統一。無以爲救國之方。此固爲全國所共認也。然全國所希冀者。乃全國之謀和。非局部片面之謀和。乃全國統一。非一黨一系之統一。自王揖唐。斷和會。營菟裘於申江。本其誠字妙訣。以實行其收買離間政策。以金錢爲香餌。以名器爲釣鈎。一般偉人政客。心醉神迷。大有甘入彀中之勝。銅臭薰天。名節掃地。海上名區。幾成爲分贓議和之營業場。竊不禁爲國家之前途懼。爲國民之前途悲。更爲諸名流之人格惜。

也。夫自古未有權奸在內而國交能制勝於外者。亦未有敷衍一時而克保永久和平者。安福系毒痛四海。腥聞於天。王揖唐敗國殄民。豺狼不食。唐紹儀獨與之鈎稽野合。夜行不休。孫文銜廣州被逐之嫌。倒行逆施。結好安福。冀續其士敏斯土廠之舊夢。伍廷芳爲舊國會所誑誘。而噬臍莫及。唐莫慶爲奸人所盜名。而冥然罔覺。褚吳暨舊國會議員。爲安福系誘至申江。始知受騙而已。失身殉人。雖悔莫追。不獲已。愆愆王正廷假借外交以苟和爲補牢之計。王以實際會員之關係。不得不藉好於中央。乃有歌電之表示。西南軍府瓦解已不可掩。而政系中人偏視此爲絕好之時機。欲乘勢謀和。以圖一黨私利之發展。遂取消唐總代表。而改派前充浦口督辦現爲政系中堅之溫宗堯。以圖與唐對抗。似此撲朔迷離。五光十色。同床異夢。黑幕層層。而冀其謀和統一。竊恐謀和而愈不能和。統一而愈不能一也。觀四總裁江日之宣言。則曰希望北方接受此宣言後。瞭然於西南公意所在。唐續和議。試問七總裁列四。是否即屬公意。

舍桂而言滇。能否解決和局。安福系當道能否救平國難。與安福系攜手。能否  
娶服民望。實國黨不除。能否長治久安。安福系私許權利。能否得償夙願。綜觀  
以上顛末。是種苟且結合。能否謀和統一。不待智者而後知也。一言爲智。君子  
所慎。我南北明達諸公。雖卽望和心切。亦必不輕於盲從。而貽失言之譏。民國  
公例。莫善於國民公決。當今之時。既不可受唐拒溫。尤不可受溫拒唐。鄙意惟  
有出於召集國民大會。以真正民意公決。庶可無偏無黨。永絕後患。未悉高明  
以爲何如。佩孚擬明晨赴保。面謁曹經略使。詳陳一切。各帥如有賜教。請卽逕  
達經略使。爲盼。爲禱。吳佩孚叩。

### 出師討賊通電

各省督軍省長省議會各團體各報館均鑒。自古中國。嚴中外之防。罪莫大於  
賣國。醜莫重於媚外。窮兇極惡。漢奸爲極。段祺瑞再秉國政。認仇作父。始則盜  
賣國權。大借日款。以殘同胞。繼則假託參戰。廣練日軍。以資敵國。終則導異國

之人用異國之錢。運異國之械。膏吾民之血。絕神黃之裔。實敵國之忠臣。民國之漢奸也。路線者國脈所在。而南起贛閩。北迄蒙滿。嬰鏈無存者矣。軍隊者國本所託。而上自軍官。下至下士。完全易漢轍矣。大逆不赦。中外所聞。斯而可忍。人心盡死。佩孚等束髮受書。嘗聞大義。治軍而遠。以身許國。誓不與張邦昌石敬瑭劉豫吳三桂之徒共戴一天。賊生則我死。我生則賊死。宵飲彈而瞑目。不爲外奴。以後亡往者。憂衷百結。以段祺瑞爲軍閥老輩。固嘗睠念私交。不忍遽伸大義。但冀稍有悔悛。亦復不爲己甚。故請懲從犯安福妖孽徐樹錚等。以私曲護。此佩孚等之私意。諒亦國人所矜察也。乃其日暮途窮。匪惟不悔。尤復倒行逆施。甘心舉民國以送異族。躬爲操莽。旣一逐黃陂。再驅河間。今復脅迫元首。失其自由。僞造亂命。暴戾陰狠。爲振古所未聞。篡上竄國。尤中外所罕覩。夫共和主權在民。總統爲國民之公僕。元首祖賊。以竄國。吾人盡忠報國。亦當權衡輕重。况在失其自由。被脅之亂命。佩孚等個人縱本末顛倒。不難伏首以就。

戮爲國家計。亦安能荒軍人之天職。貽百載之笑罵。事變至此。惟有忍涕揮戈。以與賣國賊盜相周旋。但令惻惻血誠。爲我四萬萬父老昆季所洞鑒。佩孚等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刀鋸斧鉞。非所敢恤。世或不察。目爲皖直之爭。愚懷耿耿。竊所未平。南北本屬一家。直皖豈容二致。今日之戰。爲討賊救國而戰。爲中國民族而戰。其幸不辱命。則佩孚等解甲歸田。勉告無罪於同胞。其戰而死。爲國人爭人格。死亦有榮無憾。諸公或握軍符。或主清議。奮發討賊。當有同情。若其昧中外之防。忘國家之義。坐令國土陷於異族。子孫淪爲奴隸。千秋萬世。自有公論。非佩孚等所敢聞矣。涕泣陳辭。伏惟公鑒。賊討軍前敵總司令吳佩孚率直軍全體同叩。

### 宣布段徐罪狀通電

各省巡閱使督軍省長各護軍使各鎮守使各師旅長各報館各法團學校均鑒。民國八載。海內分崩。追原禍始。段爲戎首。謹爲我邦人君子袍澤兄弟。剴切

陳之段氏祺瑞秉性凶殘專擅恣睢陰賊險狠自受知項城。廁身軍界。嫉梁華殿爲愈已。而暗殺以逞凶。妬馮河間爲比肩。而排擠以構怨。泊乎共和肇造。入箱軍符。高下在心。黜陟由己。援引小徐朋比爲奸。購械吞款。庇惡亂法。視總統爲贅。視國疆爲敝。視民意爲芻狗。視約法爲弁髦。以國軍爲一己之爪牙。以疆吏爲一家之私產。以他人之從違爲黜陟。以一己之喜怒爲禍福。膜視民瘼。輕啓兵端。嗜殺以爭。殘民以逞。唆使劉存厚禍川。而令吳光新攫奪川督。排斥譚延闓離湘。而令傅良佐盤踞湘省。卒至重慶喪師。長岳敗衄。連年烽火。滿目瘡痍。波及閩秦。華及滇粵。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尤可恨者。專橫暴戾。性與人殊。用徐寶國籌邊。則曰爲國進賢。引賊擾亂內蒙。則曰爲國啓土。森林路礦。則批押淨盡。民膏國帑。則斲喪無餘。利用參戰。以供內爭。對外則宣而不戰。對內則戰而不宣。騰笑全球。坐失機會。愧對友邦。亦當無地自容。稍有心肝。何忍出此。乃復藉端遷怒。毆辱議員。國會天絕。西南禍起。製造安福。系以禍國殃民。刑

設邊防軍以窮兵黷武。我袍澤本不願爲萁豆之煎。彼段氏偏欲作犬羊之屬。私借日債。不下六億萬元。盡爲鷹犬狐鼠所銷費。閱牆無底止之秋。同室操戈之慘。清夜捫心。當知自悔。溯其覆前清而專制。甚於前清。覆項城而狼戾。過於項城。覆黃陂則教軍人犯上。覆河間則使同氣相殘。茲對今大總統。又行故智。段氏之肉。其足食乎。試問定武。誰設計而賣友。試問友邦。誰作僂而賣國。三膺接席。毫無成績。分崩離析。統一無期。稍有廉恥。當知退避。乃權利熱中。亟作馮婦。假藉邊防督辦。暗中操縱政權。凡此逆迹。昭著罄竹難書。元首罷除徐樹錚。原爲俯從民意。段氏以翦其羽翼。因羞成怒。團河會議。凶燄臨張。特派徐樹錚親率軍警。包圍公府。軟禁元首。奪出印信。擅發僞令。都門喋血。津保弄兵。謀爲不軌。窺竊神器。鎮守使師旅長等。忝列戎行。密邇畿輔。居晉鄭勤王之地。效李郭撥亂之舉。本救國衛民之志。出討賊敵愾之師。爲擁護元首計。爲俯順輿情計。爲保存國民人格計。爲培養國家精神計。不得不整飭戎行。訴諸武力。殲

厥渠魁。取彼凶殘。攘除姦凶。以紓國難。公等或任封疆。或居軍旅。或屬商學。團體或係言論機關。救民救國。諒有同情。除惡除奸。決無反顧。如能助軍助餉。均爲全國之同胞。否則附逆盲從。自有相當之對待。既非黨惡助虐。必不觀望周章。若能前途倒戈。必當脅從罔治。凡屬明哲之士。必知順逆之分。應天順人。時不可失。掃清君側。奠我神京。謹紓至誠。海內共鑒。西路總指揮陸軍第三師師長吳佩孚。東路總指揮薊榆鎮守使兼第四混成旅旅長曹錕。後路總指揮第一混成旅旅長王承斌。四省經畧使署總參謀長潘榘楹。第二混成旅旅長崗相文。第三混成旅旅長蕭耀南。第五混成旅旅長商德全。新編第一旅旅長王用中。第二旅旅長李榮殿。第三旅旅長彭壽莘。冀南鎮守使周符麟。第三師第五旅旅長董鎮國。第六旅旅長張福來。參謀長李濟臣。率全體將士同叩。

直軍致邊防軍西北軍書

直軍全體將士致書於邊防軍西北軍全體將士曰。我輩誼切袍澤。情屬兄弟。

謹抒親愛懇摯之宣言。敬告於明順逆。知大義者。夫同類不相殘。同國無義戰。千古之鐵案也。我祖軒轅氏制兵之始。原爲對外之用。北逐鞏弼。南驅苗蠻。中原始有此一片乾淨土。泊乎北伐獯豸。西禦氐羌。與匈奴矣。厥金元滿蒙角逐。中土無非藉我國軍固吾圉也。充國屯田。德裕籌邊。天下有道。守在四夷。我國邊防軍西北軍之設。制爲對外禦侮之嚆矢。凡屬袍澤。嚆不以手加額。距離三百邊防有託。西北無憂矣。乃野心權利者。利用愚民政策。採取軍閥主義。擁我數十萬朔方健兒。以爲同室操戈之用。不以防邊。而以防內。憑藉西北討伐西南。直視我堂堂國軍。桓桓武士。爲一家之鷹犬。在昔專制時代。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西南各省。同隸版圖。既無賣國媚外之罪。又焉有侵凌討伐之理。矧共和國。以人民爲主體。人民並非欲其豆之煎。軍閥偏欲表鷓蚌之持。剝我人民脂膏。以重苦吾民。耗我國家餉糈。以疲困吾民。我國民何負於軍人。我軍人更何仇於國家。天良未泯。夜氣猶存。既非至愚。終當覺悟。孰甘爲小數。

私人作牛馬哉。亞聖有言：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凡我軍人動作，均應以對外爲主旨，以民意爲依歸。是在我軍人有覺悟心，尤貴我軍人有辨別力。彼野心私利之徒，動輒曰服從命令，擁護中央。試問此項征討命令，是否出於元首本心，即令出自元首，是否本於真正民意爲治命耶？爲亂命耶？稍有常識者，類能辨之。挾天子以令諸侯，久爲權奸之慣技。唐文宗有言：昔周赧受制於強藩，今朕受制於家奴。安福系跳梁跋扈，殆甚於關匡紹。瑛而指揮安福禍國者，惟徐樹錚一人。我昂藏七尺男兒，詎甘心供其驅使耶？渴不飲盜泉之水，飢不食嗟來之食，熱不息惡木之陰。彼安福系以路礦抵押，外人風靡借債，聚養國軍，以殘害同胞。我國軍不乏忠義之士，明達之人，孰肯爲一黨一系效死命哉？上年魯案發生，我國軍有協力對外之熱忱，借債發餉。我國軍有不受外餉之義憤，全國軍人聞風興起，玉可碎而不可掩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毀其節，俠義高風，鐵膽鋼腸，誠足以凜烈千古矣。全國本屬一家，焉

有南北之界北洋原係一體何有皖直之分國軍同仇對外又安有芥蒂之嫌。邊防軍規邊防之基礎西北軍開西北之宏圖我同袍方且崇拜之敬仰之不暇更焉有水火之虞邪。此次直軍撤防原爲掃除禍國殃民之安福系及倡亂賣國之徐樹錚對於先進秦斗同氣友軍毫無挾帶惡感及並峙對敵行爲乃彼少數奸人自知無立足之地故爲捏造流言慫恿當道不日與合肥督辦爲難卽日與邊防軍西北軍構怨是等無意識之謠言希圖妄施離間我親愛友軍必不爲其稍動此後凡我軍人遐邇壹體披肝瀝膽敵愾同仇耿耿此心可對天日外禦其侮內息閭牆堂堂男兒絕不墮其收買離間術中我軍人幡然覺悟不爲利用而彼術窮矣夫權利乃一時浮雲名譽爲第二生命甯犧牲權利以息爭詎犧牲名譽以助虐千秋萬世自有公論燕趙古稱多慷慨悲歌之士我邊防友軍暨西北同袍果有能先我著鞭驅除徐樹錚解散安福系以順人心而慰民望者則既可建擁護元首之大勳更可全維持合肥之令名非但

所以愛元首愛合肥亦即所以愛國家愛人民也。直軍願執鞭弭以從其後。他日歷史增榮俾直軍得附邊防軍與西北軍之驥尾則榮幸多矣。袍澤志士盍興乎來。直軍全體將士敬告。

直軍將士再忠告段軍書

直軍全體將士致邊防軍西北軍陸軍第九師第十三師第十五師忠告書云。敝軍前次致邊防軍西北軍書諒邀鑒及謹再爲親切懇摯之忠言敬告於前線全體將士曰。同室操戈爲軍人之大恥。我輩同屬國軍情猶兄弟斷無鬩牆私鬪之理。貴師旅處段指揮之下強迫開赴前線與敝軍爲敵必非出於本心。何則。敝軍既非背叛中央又非反抗元首更非有爭權奪利野心。貴師旅亦何至與敝軍爲仇。敝軍所以討段祺瑞徐樹錚討安福系者原爲救國救民想貴師旅亦深表同情。試思南北戰爭何人作俑賣國媚外何人作佞國危民病何人作祟。追原禍始段爲戎首徐爲禍水而安福則助虐者也。詎以堂堂國軍。

桓桓武士而甘爲賣國賊作鷹犬耶。彼軍閥利用愚民政策動輒曰擁護中央服從命令。試問段命徐樹錚包圍公府。軟禁元首。爲擁護中央耶。抑危迫中央耶。貴師族此次出師攻擊直軍。爲元首命令耶。抑爲段徐命令耶。徐樹錚奪出印信。大總統已失自由。國軍處此。應助元首除段徐耶。抑助段徐逼元首耶。稍有常識者類能辨之。元首幽囚之日。正軍人救國之秋。軍人坐視不救。已爲有負天職。若此軍起而救之。彼軍則進而擊之。有是理耶。自問良知。當能自解。敝軍聲討安福。爲救國也。貴師族進攻敝軍。亦爲救國耶。自貴師族束裝出發。敝軍已準備完全。所以相持七日。列陣以待。未卽猛烈攻擊者。正不忍同室操戈。輕啓炮火。演煮豆燃萁之慘劇。夙仰貴師族袍澤兄弟。深明順逆。洞曉大義。若能去逆效順。幡然來歸。敝軍敬當全體歡迎。簞食壺漿。以犒從者。如有富於國家思想。奮勇爲民除害。殲除安福渠魁者。敝軍尤當盡禮致敬。雖爲執鞭。亦所欣慕。燕趙古稱多慷慨悲歌之士。見義勇爲。當不乏人。軍人報國。自屬天職。爲

救國危亡計。爲拯民水火計。爲國軍名譽計。爲諸君前途計。均當審擇利害。棄暗投明。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熱不息。惡木之陰。知命不立。巖牆之下。人非至愚。終能覺悟。孰甘爲一家一黨。供私鬪哉。敵軍所與。誓不兩立者。不過少數安福系賣國黨魁耳。對於貴師旅袍澤兄弟。無私毫惡感。近日貴師旅仗義來歸者。日見其多。敵軍咸與優禮相待。親愛有加。出谷遷喬。則燕窩自判。助紂附逆。則玉石俱焚。孰得孰失。何去何從。根據天良。當可自決。擁誠忠告。可冀天日。敢布腹心。惟希朗照。直軍全體將士忠告。

### 直皖兩派之文電

直皖兩派當開戰以前。文電四出。無非暴人之短。揚己之長。且互揭陰私。和盤托出。光怪陸離。大有可觀。茲特擇其有關緊要者。彙錄如左。閱之自明兩派戰爭之真相也。

### 曹錕等宣布徐樹錚罪狀電

天降妖孽。盜賊內訌。羣小跳梁。政綱解紐。水深火熱。靡有孑遺。誰生厲階。至今爲梗。錕作霖等。蒿目時艱。痛心疾首。謹爲我全國父老兄弟。縷細陳之。原夫徐樹錚者。虺蜴爲心。豺狼成性。邀榮希寵。濫典軍符。購械吞款一案。本應詔正典刑。乃以阿附要人。苟全性命。乘機復起。鼓盪匯潮。朦蔽總揆。脅制元首。以致合肥下野。黃陂蒙塵。國會天絕。都門禍起。川湘兩役。妄逞干戈。重慶喪師。長岳磨。費合肥之聲望掃地。中央之威信無餘。戰禍連年。烽煙四起。川陝湘閩。滿目瘡痍。此其禍國殃民之罪一也。罪莫大於賣國。奸莫甚於媚外。徐樹錚兼而有之。媚骨生成。甘心作僇。自合肥秉政以來。徐樹錚經手所借日款。不下六億萬元。其抵押條件。雖合肥亦莫明真相。局外人更無從懸揣。如中日軍械借款也。軍事協定也。高徐贖濟抵押也。籌邊銀行設立也。莫非徐樹錚一手經營。對魯案則主張直接交涉。西北軍則權衡操自東鄰。全國抵制外貨。彼則毆辱學生。以媚外。全國力爭國權。彼則斷送路礦以賣國。以天下爲囊金。視疆土若敝屣。不

情分裂河山。屈膝外人。以爲對內之憑藉。乘俄人內亂之際。冒陳毅垂成之功。勾結東人。取消蒙古自治。濫邀一時之名。隱伏無窮之患。此其賣國媚外之罪二也。黃陂卽位。合肥當國。徐樹錚不過一院秘書長耳。乃某督入覲。則需索分肥。某督蒞新。則醜金作壽。假藉輿援。擅作威福。上下其手。高下在心。唐長外交。則擋駕於津門。丁長秘書。則被排於公府。孫長內務。則受窘於閣席。泊乎直軍告捷。安福誕生。結黨營私。攬權竊柄。以國會爲城社。可據以元首爲奇貨。可居以國軍爲一系之爪牙。以疆吏爲一家之私產。盤踞財政。壟斷交通。曾徐彈冠。梁周束手。龔朱染指。錢斬寒心。王揖唐擬老申江。丁士源併吞京漢。南池子則車馬水龍。太平湖則橫流禍水。安福俱樂部。竟成官僚營業場。朝列黨籍。夕爲閣員。未蒞封疆。先納黨費。屈映光禍貽東魯。王印川毒流中州。四凶則跋扈於封疆。三賊則託庇於外府。炙手可熱。莫之敢撻。此其把持政柄之罪三也。全國本屬一家。何嘗有南北之判。北洋原係一體。何嘗有皖直之分。乃徐樹錚強分

界限挑撥感情。既思以北圖南。更謀削直。肥皖川湘閩陝。陡起烟塵。合肥河間。無端水火。皖直鬪力。南北構兵。煮豆燃萁。內訌不已。更肆其收買離間政策。而使南與南爭。北與北戰。曾毓雋。秘勾程李。以謀湘粵離心。王揖唐。厚結孫唐。以激滇桂啓釁。唆廖周叛逆於溆浦。間二李反目於韶關。魯省則藉馬以逐張。秦中則嗾劉以襲許。鈎心鬪角。離析分崩。使詐使貪。詭隨百出。同室操戈之慘。閱牆無底止之秋。追原禍始。豺虎不食。此其破壞統一之罪四也。陸建章爲北洋耆宿。徐樹錚曾隸幟幟。無論其有無不赦之罪。既爲陸軍上將。特任命官總。以請命中樞。提交軍法會議。方爲公允。乃徐樹錚以新進後生。擅殺大吏。欺蔑前輩。藐視王章。專擅恣睢。莫此爲甚。迨至各省疆吏。羣起責言。竟復矯命傳宣。巧爲掩飾。弁髦法律。擾亂紀綱。此其以下殺上之罪五也。徐樹錚一徵末司書耳。經合肥逾格提拔。扶搖直上。得有今日。對合肥應如何效忠補闕。矢志報稱。方不負乃公提拔之厚意。而乃飾非怙過。扶惡不悛。朦蔽聽聽。以把持左右。合

肥本無對內野心。徐樹錚謬獻軍國政策。合肥原非媚外主旨。徐樹錚妄獻親日嘉謨。以致三造共和清白乃心之元老。竟至聲譽掃地。不啻爲徐樹錚一人作牛馬。徐樹錚黷武窮兵。合肥爲積怨之府。徐樹錚敗國殃民。合肥爲衆矢之的。部曲離心。士卒解體。胸懷叵測。別有肺腸。西北籌邊使設制伊始。即便與邊防督辦對抗。公牘平行。目無長上。逢蒙學射。忘本背師。陪臣執國命。律以春秋大義。罪不容誅。此其以奴欺主之罪六也。以上六罪。不過舉其犖犖大者。其餘窮兇極惡。罄竹難書。毒痛四海。民欲偕亡。惡貫滿盈。末路掩蔽。覘作霖等委任疆圻。謬治軍旅。國危民病。疆吏之羞。爲國除奸。義無反顧。謹厲戎行。引領待發。掃清君側。冀我神京。伏望全國士民。一致聲討。殲厥渠魁。取彼死殘。膏我斧鉞。凡我袍澤。同仇敵愾。既非黨惡助虐。必不親望周章。若能前途倒戈。亦當奮從罔治。試看今日之中央。竟是誰家之政府。應天順人。時不可失。謹此露布。咸與聞知。偕同安內。蓋興乎來。曹錕張作霖李純同叩。

### 曹錕請罷徐樹錚之職電

北京張巡閱使新密親譯轉呈大總統鈞鑒。安福奸黨倒行逆施。天人共憤。迭請中央申明法紀。迄未奉准。今聞彼黨益無忌憚。竟欲擁段組閣。貫澈亡國主義。是皆徐樹錚等之鬼蜮伎倆。三軍將士。倏聞之下。義憤填膺。甚有直向神京殲此醜類之勢。幸請大總統剛斷。先行罷免樹錚各職。爲入手辦法。以平衆怒。否則錕實無法排解。惟有不負維繫之責。靜聽罷黜而已。伏乞訓示。錕印。

### 曹錕聲討安福系通電

某報館均鑒。段某不道。肆意橫行。弄兵京畿。殘民以逞。各省聯軍。憤紀綱之將墜。痛人道之無遺。聯合同心。豈志救國。並無纖毫私意。可質天地鬼神。邇來安福系力竭勢窮。覆亡在即。猶復鬼蜮其心。豺狼其性。設詞誣捏。謠惑聽聞。或謂此舉爲直皖之爭。或謂其中寓復辟之意。挑撥離間。肆彼陰謀。雖爲識者所嗤。恐難盡燭其隱。亟應揭其內奸。爲天下告。查各省聯軍。此次義舉。純爲救國。良

以安福系數年以來。假借段徐把持政柄。陰行賣國。橫挑內亂。種種罪惡。罄竹難書。各省同志。或縮軍符。或膺疆寄。對於國家大局。人民安甯。當負完全責任。且外觀列強之大勢。俯察人民之呼號。長此任彼橫行。深懼國將不國。是以不顧利害。共起義師。絕無私意於其間。何來省系之界限。矧賣國者非盡皖籍。舉義者非僅直人。全國一致同仇。省見早經融化。奸系造此邪說。不過掩飾其罪惡。以欺天下之耳目。藉免天下公敵之罪名。而欲蓋愈彰。多見其不知量也。至曩者復辟一役。是誰造作而成。早為天下所共曉。同人等或曾聲明反對。或曾舉義與師。當亦天下人所周知。况廿世紀潮流。只有君主改共和。斷無共和改君主。稍明世界大勢者。率皆知之。同人等雖愚。萬不至作此無謂之舉。即定武張公亦早聲明報盡清恩。服從民國。態度光明。毫無私意。則復辟一說。尤屬無稽之談。總之。觀等此役。為國家安全計。為正當防衛計。不得已而用兵。是非曲直。事實昭然。苟有私心。不但無以對同儕。亦且無以對天下。敢布誠悃。正式聲

明惟祈公鑒曹錕印

曹錕驅除奸黨通電

各報館均鑒。天禍中國。降此凶殘。安福禍國。段徐庇逆。種種罪惡。中外共曉。各省聯軍。本救國之大義。依法律之程式。呈請大總統。罷散禍國惡徒。段徐爲虎作倀。違逆總統之命。擅興無名之師。各省聯軍。於忍無可忍之中。仍嚴東所部。妥爲防守。不敢輕啓戰端。遺害生靈。段等以無隙可乘。不能肆其野心。乃陰謀詭詐。一方強迫元首。下停戰令。一方乘各省不備。暗行襲擊。下總攻擊令。是非曲直。事實昭然。似此強盜行爲。破壞國際公例。接諸本國法律。天理人情。皆在必討之例。茲謹正式通告各友邦及本國父老昆弟。自今日始。實行圍困奸黨。根據地。必將凶殘除盡。奠固邦本。惟祈公鑒。曹錕。

張作霖派兵入關通電

各報館均鑒。竊作霖奉大總統令入都。本愛國保民之素志。抱甯人息事之苦。

衷冒暑遠征。力疾奔走。曉音瘖口。出爲調停。原期暫息爭端。藉以稍紓國難。無如我則垂涕而道。人則充耳弗聞。困難情形。有非楮墨所能罄者。厥後事機愈迫。險象環生。大總統日陷於荆天棘地之中。我商民日困於火熱水深之下。見聞所及。慘痛難言。五內如焚。一籌莫展。不得已。星夜就道。謀所以拯救之方。乃甫抵奉垣。卽聞京師保定之間。將欲發生戰事。而由京到津避難者。已絡繹於途。大有瓊尾流離之象。側身西望。憤不欲生。作霖本係軍人。粗知大義。受人民託付之重。享國家寵賜之隆。平時一粒一絲。何莫非吾民之膏血。回憶民國六年。河間乘政。羣陰煽亂。國難將生。作霖乃有秦皇島扣留軍械之舉。犧牲一切。排除衆難。然後總統國會改選問題。乃得次第成立。以有今日。捨生救國。不敢言功。而對於大局之淪胥。豈得置身事外。慨自國體改革以後。干戈滿地。災歎頻年。國瀕於危。民不堪命。現在浙有水患。蘇有米荒。直豫魯奉。赤地千里。天災示警。民不聊生。稍有人心者。豈堪再啟兵戎。害我無告之黎庶。又况京畿重地。

遽作戰場。根本動搖。國何以立。而京奉鐵路。關係條約。倘有疏虞。定生枝節。上年援湘援陝。奉軍之在關內者。尙散駐於潼洛之間。若令阻絕交通。勢必斷我接濟。作霖爲戴我元首。衛我商民。保管我路線。援救我軍旅。實僑處此。坐視不能。義憤填膺。忍無可忍。用是派兵入關。扶危定亂。其與我一致者。甚願引爲同袍。其敢於抗我者。卽當視爲公敵。大軍所至。妖箠立摧。紀律嚴明。定秋毫之不起。風雲奮發。敢露布之先驅。皇天后土。實鑒此心。敬告海內。伏惟公察。張作霖印。

張作霖勸段祺瑞勿袒護徐樹錚電

段督辦鈞鑒。我督辦光明磊落。中外欽仰。祇以二三僉壬。朋比爲奸。夤緣聽聽。不惜斂天下之怨。以遂一己之私。海內騷然。婦孺共憤。迺者徐樹錚罷免。籌邊使職。原爲政府用人行政之常。而若輩則妄造蜚語。歸罪作霖。日前冒署力疾進謁。崇階。本以感恩圖報之誠。願我督辦爲千古之英雄。無受二三奸人之累。

蔽。以免爲項城第二。凡人  
督辦者。至深且盡。而彼輩  
迭告民不堪命。爲民上者。  
心安忍坐視。且此次在京。  
國作霖反覆焦思。忍無可  
親率師旅。剷除此禍國之  
之前。以謝天下。作霖叩。

張作霖等共舉義師

各報館鈞鑒。奉省獲犯姚  
任。來奉招匪。擾亂地方等  
即。在東清鐵路一帶擾亂  
財產。比年以來。經作霖等

乃奸謀揭露。竟欲擾害路防。不知該奸黨等與三省人民及旅居外僑。何仇何怨。寧竟忍而爲此。現在幸邀天佑。羣匪就擒。而主謀諸凶。尙復優游京邸。盤踞政權。此次共舉義師。擁護元首。討伐諸奸。爲地方人民洩此公憤。卽以保護路權。並保護外人之生命財產。用再通電奉陳。並希鑒察。張作霖。鮑貴卿。孫烈臣。印。

### 張作霖揭破段派陰謀通電

各報館均鑒。奉省偵獲由北京派來姚步瀛等十三名。親筆供認受曾雲霈等指派。並有定國軍第三軍委任。給予大洋十二萬元。來東省招募匪徒。在山裏或中東路線一帶擾亂東省。使奉軍內顧不暇。牽制奉省兵力。且據曾雲霈云。款項如果不足。卽由哈爾濱綏北木植公司取用。不拘多少。該公司係曾雲霈所開。並說此事詳情。已與徐又錚妥議。商承段督辦意旨。決定照此辦理等語。姚步瀛並自認爲督辦謀主。一切計畫。均經詳細供明。姚步瀛係大理院院長。

姚震之姪姚震並經參與會議。此案獲犯以後，即經急電段督辦詳詢。據覆並無此事。督辦素來光明，具有世界眼光，諒不錯犯。至此，惟真贓實犯，供證詳明，設非奸人指使，從何得此重金。大理院長爲法律最高機關，乃竟預此奸謀。國之前途，何堪設想。作霖此次入都，對於奸人圖直闖皖圖蘇贛豫鄂種種計畫，均已詳晰無遺。三季團河垂涕而道，卽出都以後，曾發庚電，對於督辦痛陳利害。登諸報端，爲天下所共見。自問冒暑奔馳，往來調停，無負國人卽奸黨意旨。未洽尋仇啓釁，亦祇及作霖一人，與東省人民地方何仇何怨，必欲使其同歸塗炭。近且布散搖言，謂義師意旨，含有復辟思想。夫帝制之不可復存，此稍具常識者皆能知之。凡我同志，皆屬共和功首，豈肯生此拙謀。奸徒窮蹙無聊，乃造作誣讟之語，舉動如此，狗彘不如。當爲有識者所共悉，無足深辨。近見報載督辦呈文，自稱本上將軍，而文內乃痛譽吳佩孚之種種不法。夫對於大總統而稱本上將軍，民國以來，亦尙無此公文程式。此皆奸徒有心搆亂，陷督辦於

不義禍全國之人民。便逆黨之陰謀。逼疆吏以兵諫者也。作霖此次出師爲民國誅劔奸黨。爲元首恢復自由。拯近畿數百萬人民於水深火熱。倘國難不解。黨惡不除。誓不旋還鄉里也。特電馳陳。張作霖印。

段祺瑞請拿辦曹吳呈文

呈爲揭劾奸凶。呈明拿辦。以整綱紀而振人心事。竊維國於天地。必有興立法制。紀綱。人人所應恪守。封疆大吏。膺方面之重寄。爲羣衆所具瞻。宜如何正己率屬。恪供爾職。以報國家倚畀之隆。而盡守法服官之責。若曹錕者。始以第三師長奉派入川。無功而歸。尙無大過。適直隸督軍員缺。遂以畀之。意尙不滿。尋與張勳歃血爲盟。秘圖復辟。討逆軍突起馬廠。聲威甚盛。曹錕中懼。乃請附義軍。鼠首兩端。論功已屬可恥。事未幾卽定。而彼驟增三旅。並要請上將頭銜。比因湘戰方亟。姑予報可。授以兩湖宣撫使之任。兼第一路總司令。俾率衆南征。詎彼徘徊漢上。擁兵不前。繼假吳佩孚轉戰之力。獲拔長岳。而曹錕不以爲喜。

反從而媚嫉之。政府擬任吳佩孚湖南督軍。曹錕則再四力阻。惟恐其名位田已上。嗣授以孚威將軍。而曹錕仍怏怏時出怨言。謂政府將奪其所部。於是委師北旋。逍遙津保。嗾使吳佩孚叛變。一則要請經略四省。再則懇求增兵四旅。挾勢邀賞。不獲不休。政府欲資其力以收統一之效。遂不惜委曲以徇所欲。暨允其請。而卒未出保定一步。今大總統當選時。吳佩孚以曹錕部將。仍敢妄肆詆謔。稱曰五朝元老。至就任後。猶稱東海先生。未嘗一盡敬上之禮。與入衡前行止頓異。電文具在海內切齒。曹錕不惟不加約束。反曲代辯解。縱容指使。情節已屬顯然。吳佩孚駐守衡州。暗與敵通。受賄六十萬元。沿途使用廣東毫洋。證據確鑿。無可諱言。擅自撤防。叛不奉命。逗留鄂豫。嚇詐金錢。盤踞京漢隴海。各路檢查郵電。梗阻交通。搜檢行人。礙及商旅。又監視鞏縣兵工廠。私留部械。扣阻陸軍部採購之軍米。意令京軍絕食。截留發給江西之槍彈。意令贛軍陷敵。目無政府鄰省。跋扈恣睢。而曹錕乃派兵橫出京奉津浦各路。監視德縣兵。

工廠遙與爲應。且令所屬津保一帶隊伍。羣向京師修築砲臺。作長圍之勢。其膽大妄爲。罪惡擻髮難數。此次湖南失事。全出曹錕奸詐所蔽。自知湖南淪陷。無顏居湘鄂川贛四省經略之名。乃更覬覦直魯豫晉四省巡閱之職。覬覦而不適得。羞懼無可掩飾。則妄造黑白。攻擊西北邊使。迫挾元首。違法出令。以洩驕蹇之氣。外蒙全境。大逾內地數省。辛苦收回。未費國家一錢。較之喪失湘省。損兵棄械。害民禍商。相去何啻天壤。不知爲國進賢。乃獨數數勾通陸榮廷。誘惑元首。屢請起用復辟罪魁之張勳。誠不知是何肺腸矣。至其貪墨贖貨。不恤士卒。尤堪痛恨。南征時。國庫奇絀。強索軍費數百萬元。儲之洋行。預避抄檢。於私宅起造花園。窮極工巧。計費在數十萬之鉅。而所部服裝餉需。乃勒欠數月之久。不復補放。現又派人四出煽惑軍隊。視北京儼如敵國。肆意設計。困絕京師糧食。圖激民變。不復顧念各國駐使及僑居商民。似此包藏禍心。貌爲懇懇。始則憑藉龍靈。擴張權勢。終乃奮揚凶狡。危害國家。其一切貪謀秘計。均由其

弟曹錕爲之佈置亦難兄難弟也。本上將軍創建民國。至再至三。參戰一役。費盡苦心。我國國際地位始獲超遷。此後正當整飭紀綱。益鞏國基。何能聽彼鼠輩任意敗壞法律。牽惹外交。希圖搖動邦本。謹用揭明罪狀。上請大總統迅發明令。褫奪曹錕吳佩孚曹錕等三人官職。交祺瑞拿辦。餘衆概不株連。整飭紀綱以振人心。而定國是。去腹心之患。則統一可翹足而待。兵隊現經整備。備齊即發。伏祈當機迅斷。立沛大號。與天下更始。不勝激切屏營之至。謹呈大總統。

段祺瑞傳檄通電

爲檄告事。案查曹錕吳佩孚曹錕等。目無政府。兵脅元首。圍困京畿。別有陰謀。本上將軍業於本月八日據實揭劾。請令拿辦。罪惡確鑿。誠屬死有餘辜。九日奉大總統令。曹錕褫職留任。以觀後效。吳佩孚褫職奪官。交部懲辦。令下之後。院部又迭電飭其撤兵。在政府法外施仁。寬予優容。該曹錕等應如何洗心悔罪。自贖末路。不意令電煌煌。該曹錕等不惟置若罔聞。且更分隊派兵北進。不

遺餘力。京漢一路已過涿縣。京奉一路已過楊村。進窺張莊。更於兩路之間。作播虛之計。猛越固安。乘夜渡河。暗襲我軍。是其直犯京師。震驚畿甸。已難姑容。而私勾張勳出京。重謀復辟。悖逆尤不可赦。京師爲國家根本重地。使館林立。外商僑民。各國學居。稍有驚擾。動至開罪鄰邦。危害國本。何可勝言。更復分派多兵。突入山東境地。逕佔黃河岸南之李家廟。嚴修戰備。拆橋毀路。阻絕交通。人心惶惶。有岌焉將墜之懼。本上將軍東髮從戎。與國同其休戚。爲國家統兵大員。義難坐視。今經呈明大總統。先儘京畿附近各師族編爲定國軍。由祺瑞躬親統率。護衛京師。分路進剿。以安政府而保邦交。鋤奸凶而定國是。殲魁釋從罪。止曹錕。吳佩孚。曹錕等三人。其餘概不株連。其中素爲祺瑞舊部者。自不至爲彼驅役。即彼部屬。但能明順逆。識邪正。自拔來歸。即行錄用。其擒斬曹錕等。獻之軍前者。立予重賞。各地將帥。愛國家。重風義。違此急難。必有履及劍及。興起不遑者。祺瑞願從其後。檄到如律令。祺瑞印。

段祺瑞乞和電

保定曹經略使天津曹省長盛京張巡閱使南京李督軍南昌陳督軍武昌王巡閱使開封趙督軍歸化蔡都統張家口王都統竊夏馬護軍使鑒同密頃奉主座巧日電論近日疊接外交團警告以京師僑民林立生命財產極關緊要戰事如再延長危險寤堪言狀應令雙方即日停戰迅飭前方各守界線停止進攻聽候明令解決等因祺瑞當即分飭前方將士一律停止進攻在案查祺瑞此次編制定國軍防護京師蓋以整綱飭紀初非黷武窮兵乃因德薄能鮮措置未宜致召外人之責言上勞主座之厲念撫衷內疚良深悚惶查當日即經陳明設有貽誤自負其責現在亟應瀝陳自劾用解警尤業已呈請主座准將督辦邊防事務管理將軍府事宜各本職暨陸軍上將本官即予罷免並將歷奉獎授之勳位勳章一律撤消定國軍名義亦於即日解除以謝國人共諒寸衷奉達即祈鑒察祺瑞印

# 附錄

## 吳佩孚軼事

### 吳佩孚之家庭

吳氏幼喪父母。賴兄子瞻。嫂某氏撫育成。人故對於兄嫂。謹事無間。雖孝子之奉事父母。不過如是。惟子瞻沈湎黑籍。不自振作。以致家况蕭條。幾難存活。吳氏常勸其戒除癮癖。婉轉陳詞。繼之以泣。子瞻感其誠意。亦憬然省悟。立志戒除。脫離黑籍。現由吳介紹於某機關充當職員。頗能勝任。景况亦日漸寬裕。不若向日之鳩形鵠面。困頓不堪矣。使非吳氏篤於手足之誼。苦口婆心。加以規勸。則子瞻安能豁然大悟。力與芙蓉城主脫離關係哉。

### 吳佩孚之機變

吳氏隨王士珍至江北提督任。充當傳宣之職。時值溽暑。王特布一通告曰。天氣炎熱。各該屬員。暫免參謁。惟有緊要軍情。報告本督者。不在此例。適有狼山

守備來謁。號房入告吳氏。時當正午。炎威甚盛。吳令其明晨晉謁。號房傳語出外。而守備強硬異常。堅不肯去。謂有巡防要務。面陳提督。安可待至明晨。吳氏惡其強硬。欲有以懲之。乃入內問王之親隨曰。大帥午餐進未。親隨曰。未也。吳乃俟其開飯之際。入內稟報曰。狼山守備急欲晉謁。面陳要公。王謂令其明日前來。吳曰。該守備急不能待。部下於其來時。即以擋駕。彼反以部下爲弄權。必欲面見。王怒曰。可傳之入內。守備奉命進見。王即曰。老兄亦太心急。本提督適當午餐。汝已迫不能待。假使老兄進膳之際。有人急欲晉謁。恐亦不願接待。況時當承平。老兄安得捏稱有緊急軍情。聳人聽聞。且吾我部下。索賄弄權。不念前功。定然重懲。有事明晨再來可也。語竟。端茶送客。守備氣阻。色喪而出。卽此一端。已見吳隨時之變機矣。

徐吳之交惡

項城病歿。段氏再出組閣。徐樹錚以陸軍次長兼院祿書。竣成府院衝突。吳氏

卽謂其意在弄權。頗不直之。及復將事平。段復上台。對外借債。對內用武。又爲徐一人之主謀。段氏二次下台。徐又南結蚌。倪東連奉張。助成段氏三次組閣。安福組成。把持政局。尤不堪問。吳氏於此。更不以其舉動爲然。嘗於大庭廣衆。痛詈徐之爲人。並謂中國鬧到如此地位。皆小徐一人罪惡云云。徐聞其相詈之語。亦復銜恨切骨。兩人暗中之爭鬥。乃益烈矣。及乎靳雲鵬爲小徐安福系所排擠。提出辭呈之後。吳乃罵徐曰。酸儒乃敢如此。吾必有以懲之。徐聞其語。亦罵吳曰。蠻子。爾其奈我何。兩人交惡至是。實有兩雄不並立之勢焉。

#### 吳佩孚說張作霖

張作霖初本依附段氏。故馮段交惡。湘南戰起。張乃規械逞兵。窘逼河間。及段氏重組內閣。張復助小徐輩。組織安福部。以把持政局。吳氏與小徐交惡。思欲推翻皖派。必先聯絡奉張。乘小徐邊防出使之時。乃以小徐謀奪關外利權。打破大東三省之說。告張勸其勿爲小徐利用。以致不利於己。張聞其言。大爲惑。

動故又棄皖助直。此次直軍獲勝，推倒合肥，解散安福。雖吳氏之功居多，而張之援助直軍，其勞績亦不可埋沒也。使張氏終助皖派，則吳氏雖智，恐亦無以善其後矣。故吳之力說張氏，令其棄皖助直，誠與戰國時之縱橫捭闔家無稍異也。

### 吳佩孚之報復手段

吳氏撤兵北返，道出長沙，張敬湯部兵嚴守株州之易家灣。俟吳軍將至，張軍即開鎗攻擊吳軍，臥地避之。於是衆情大憤，俱欲開鎗回擊。營長馬某跪地哭求曰：寧可將我打死，決不可與彼開戰。候今晚請命於吳司令，再定行止。張部見吳軍並未回擊，亦即停攻。比晚，蕭團長以電話向張敬湯交涉，張以不知爲對。次日即派參謀長赴吳營謝罪。此事雖已解釋，而吳氏銜張之心益甚。於是南軍要求祁陽、耒陽、安仁三處防線，須歸南方管轄之問題發生。吳氏當此問題發生之後，即託溫孫兩參議請張敬堯承認，並催吳新田速往簽字。張敬堯

胆小如鼷欲拒不能。簽字已定而三處防線遂歸南軍。實則此問題之發生實因張部開鎗攻擊吳佩孚乃借之以報復也。張氏莽夫安能知其意哉。

### 吳佩孚之言論

天津益世報派人赴保定面謁吳佩孚叩其意見談話大要如下（問）此次將軍率師北旋固有不得已之苦衷惟外間不察乃有謂將軍希冀地盤者言雖無稽而未免令不明真相者有所懷疑殊可惜也（答）余向來作事除盡我應盡之責任外不問其他地盤二字從不令留滯於我之腦海中蓋軍人爲國服務此身尙非我有遑論地盤我師撤防實以久戍南疆士卒思歸不得已懇請中央俯順軍心賜予休養此決非我一人之意思而挑撥者流謂我心懷叵測謀奪長沙殊不思當年之長沙係第三師攻下我欲謀長沙我欲佔地盤不必待至今日惟我非但無此打算並亦無此思想造謠者雖信口雌黃然而事實俱在當不難諒解於國人也（問）皖直兩系之相爭蓋已無能爲諱說者謂將

軍爲直系之健者。將來直皖兩系實行衝突時。即以將軍之第三師對付西北軍與國防軍。若然則國家大局不更將糜爛乎？（答）第三師乃國家之軍隊。西北軍與國防軍亦國家之軍隊。彼此同仇敵愾。盡捍衛國家之天職。實如手足兄弟。抑有何衝突之可言。且吾人從軍。係國民對國家盡充兵之義務。決非對一黨一系發生關係。亦決非一黨一系之所私有。故余不知何爲皖系。何爲直系。祇知服從我應服從之命令。以衛國保民而已。（問）日來保定會議。傳聞全國側聞將軍之主張。最爲嚴重。是果然乎？（答）余之主張無他。卽解散賣國黨。剷除賣國賊。統一南北。鞏固民國。以救國家於危亡。外此非敢預聞。惟我之一切行動。則悉聽長官命令。決不踰越範圍也。

吳佩孚之雅興

當吳佩孚自衡回防。途次曾有五古一首。讀之可見其志之所在也。詩曰：行行重行行。日歸復日歸。江南草木長。衆鳥亦飛飛。憶昔赴戎機。長途雨雪霏。振旅

來湘衡萬里振天威。詎意鞏轂下妖孽亂京畿。虺蛇思吞象。投鞭欲斷泥。我今  
定歸期。天下一戎衣。舳舻聯千里。旌旗蔽四圍。春滿瀟湘路。楊柳正依依。和風  
送歸鳥。綠草映晴暉。少年惜春華。勝日鬥芳菲。來路作歸程。風景乃依稀。周公  
徂東山。憂讒并畏譏。軍中名將老。江上昔人非。建樹須及時。動靜宜見機。何日  
擢狂虜。發揚振國威。不問個人瘠。但使天下肥。丈夫貴兼愛。功德乃巍巍。江上  
數歸舟。風急不停揮。但隨擊楫志。青史有光輝。春日雁北嚮。萬里動芳徽。鴻漸  
磐石願。衍衍不啼飢。止戈以爲武。烽烟思郊圻。同袍復同仇。歸願莫相違。



民國十一年以前之馮玉祥歷史

馮玉祥小傳

上編 久任旅長時代歷史

- 一 馮玉祥起居之規則 ..... 一
- 二 馮玉祥言容之和藹 ..... 一
- 三 馮玉祥衣食之儉樸 ..... 一
- 四 馮著陳設之簡單 ..... 一
- 五 馮旅之軍紀嚴肅 ..... 二
- 六 馮軍之工藝成績 ..... 二
- 七 對待商船之體恤情事 ..... 二
- 八 對待官僚之奇特行為 ..... 二
- 九 西報論馮軍築路之計劃 ..... 二
- 十 曹錕阻遏馮旅援庫之熱忱 ..... 三
- 十一 馮玉祥條陳兵變之原因 ..... 三
- 十二 馮玉祥截留路款之聲明 ..... 三

中編 成師入陝後歷史

- 十三 馮玉祥力辭陝督之原因 ..... 三
- 十四 馮玉祥統一陝局之功效 ..... 四
- 十五 馮督自擬錄錄遊街之奇聞 ..... 四
- 十六 馮督與陝紳討論陝局之談話 ..... 四
- 十七 馮督通致各軍隊之訓令 ..... 五
- 十八 馮督治陝之佈告 ..... 六
- 十九 馮督設立圖治館 ..... 六
- 二十 馮督訓令官長慎用鄉親 ..... 六
- 二十一 馮督提倡種樹 ..... 七
- 二十二 馮督注重農業 ..... 七
- 二十三 馮督對於外人在陝行獵之駁詰 ..... 七
- 二十四 馮督以蒸溜水贈英軍威之喜禮 ..... 七
- 二十五 馮督與靖國軍聯絡之電文 ..... 八

二十六	馮督押送張翼生至保定之電文	八
二十七	馮督在陝時索餉之第一電文	八
二十八	馮督在陝時索餉之第二電文	八
二十九	馮督在陝時擔任籌款贖路之電文	九
三十	馮督在陝時反對鹽餘借款之電文	九
三十一	馮督在陝時反對張孫以關餘押借之電文	九
三十二	馮督在陝時勸董康嚴查財解之電文	十
<b>下編 奉軍出陝後歷史</b>		
三十三	馮督出關之宣言	十
三十四	馮督率兵出關之通電	十
三十五	馮督離陝時交託民政軍政	十一
三十六	馮督應召列路軍行之神速	十一
三十七	馮督擔任援直後路總司令之情形	十一
三十八	豫省軍變之突起	十一
三十九	馮督對於河南戰事之通電一	十二
四十	馮督對於河南戰事之通電二	十二

四十一	直隸法製時開封之戒嚴情狀	十二
四十二	直隸軍鄭州大戰之真相	十三
四十三	構成慘劇之禍首	十四
四十四	開封方面與京漢沿路之戰況	十四
四十五	馮督擬由東西兩路合圍開封之策略	十五
四十六	開封被圍威軍搶劫之詳情	十五
四十七	趙佩潛逃時之窘狀	十六
四十八	劉勳喪身之難兄難弟	十六
四十九	馮督微服入城之行踪	十七
五十	馮督對待福汴罪魁之辦法	十七
五十一	馮督查收趙運家產之快舉	十七
五十二	馮督履汴整頓政治之措施	十七
五十三	馮督對於豫人之談話	十七
五十四	馮督對答中外人士歡迎會之說詞	十八
五十五	馮督公布治豫之大綱	十八

# 馮玉祥歷史

## 馮玉祥小傳

馮玉祥字煥章。世為皖中望族。幼時隨父寓天津。輒喜談軍旅之事。初入北洋武備小學。畢業即投武衛右軍為目兵。時年僅十九。後派為南洋第九鎮隊官。再入講武堂。轉至保定軍官學校。故馮之軍事學識。早已高人一等。爾時派北洋王士珍揚善德均稱知人。一見馮便加青眼。交相推薦於段祺瑞。被毅軍部統某所毀阻。清宣統二年。為第三鎮第五標第十團第三營營帶。統率五百人駐紮房山縣。不久又與鎮統不合。擬改編。幸獲陸建章之援。改為京畿憲兵營。得增兵士至二千名。民國二年。袁項斌招募新兵。特錄十個混成旅。馮之獨立營。遂由是擴充而成陸軍第十六混成旅。管轄步兵兩團。砲兵一營。三年。調駐安徽。方開拔南下。適袁殲逆。延運道中。旋因川湘軍事吃緊。命馮入川。於是移駐武穴。繼而又移駐常德。斯時遂與久戍湘南第三師師長吳佩孚通聲氣。稱知交。九年。吳軍撤防北歸。戰倒皖系。乃益聯馮為聲援。調馮軍移駐豫省。河南有軍第一旅旅長成慎。由張作霖授意謀馮與馮發生衝突。賴乎成調停以結局。會第二師師長閻相文率師入陝。乎威特保馮氏幫辦軍務。並陳請陸軍部將馮所部第十六混成旅擴充為陸軍第十一師。秦相文入陝未久。忽自戕。馮遂奉命代署陝督。與靖國軍各領袖推誠聯絡。陝局乃於是統一。十一年。張作霖率軍入關。奉直開釁。乎威調馮軍出陝。並委馮為援直後路總司令。不意奉直戰事方了。豫督趙倜發難。襲擊直軍於鄭州。馮聞信。由洛陽電調各軍。驅趙出豫。救豫民於水火之中。旋奉命為河南督軍。馮氏為耶教徒。自謂係摩德王正庭介紹。迄今祇十一年。竟能推闡耶教之真諦。而實行於軍政民政。故西人稱之為開明武人。我國人稱之為模範軍人。洵足名副其實。而馮氏遠大之志願。將來之勳業。正難限量也。

## 上編 久任旅長時代之歷史

### 馮玉祥起居之規則

馮氏平居晚間九時必睡晨六時半即起即見客見畢上操場操至近午近者閱報進中膳膳罷治軍書二句鐘後則又上操場放練操畢返署休息或囑幕僚次日應作之舉或使服出署以探民間疾苦星期日則赴教堂祈禱或應團體開會演說每出喜乘駿馬隨從四五人不喜呵殿呼騎以示虛榮

### 馮玉祥言容之和藹

馮氏謙恭下士。較吳手威尤甚。每聞賢哲蒞至。倒屣相迎。雅有周公吐哺握髮之概。待人接物尤含有一種和藹可親之氣象。發言更脫擊談。懇面無厲色。惟兩目光線鋒銳。宵小見之不寒而慄。所言所行。無不遵理守法。自投身軍界以來。凡軍整躬率屬。一洗近日軍人恣睢之習氣。

### 馮玉祥衣食之儉樸

馮氏天性樸儉。自奉極菲。平時喜御素色愛國布長袍玄色愛國布馬褂。全旅軍官連亦相率成風。中晚兩餐。食僅兩盞。一葷一素。習以為常。宴客亦不過六盞。不喜中國式之西餐。謂原料皆屬中國。何必咸以異品。易其名稱。而耗費作料。馮喜食油條（一名油炸糖。北方謂之麻花）每日必食七八條。嘗勸僚屬食此。指為開胃健將。且價值不昂云。

### 馮著陳設之簡單

馮著布置極爲簡單。會客廳僅一餐桌。畧置西式木器數事。絕無窮極奢華之陳設。尤不喜懸掛畫畫及鏡像。自云武人不解風雅。何必強作解人。客廳如是。內室可知。其守衛外表極懈。萬一有事。則荷槍警衛之數人。皆可以一當十。蓋係一軍中遴選得此者。

### 馮旅之軍紀嚴肅

馮氏所部軍隊。於軍紀上。非常注意。軍士游行街市。須易便衣。不准穿戴軍衣軍帽。過市招搖。天南地北。營中起身號次。第吹發。軍士上操下操。穆然靜然。從無交頭接耳。東張西望者。馮手定營規多條。各軍遵守。不敢稍犯。故所駐之地。商民無不愛戴。稱頌之。在武穴時。其兵士曾有拾金不昧一事。聞者咸謂馮軍之行誼。尤足風勵一時云。

### 馮軍之工藝成績

馮氏移駐武穴時。餉糈不濟。乃督率全軍。墾荒種植。以爲軍糧之資。復延技師。教授各種簡易工藝。令軍士輪流上操。輪流工作。所有出品。頗著成績。其部下需用之草帽草履等件。亦均系自製。並手定規例數條。凡遇星期六。則講演愛國故事。星期日則全體休息。一二三四五等日。則操練與工作。分按時刻而行。馮亦與全體軍士同甘苦。故能親愛有如家人云。

### 對待商輪之體恤情事

馮旅之開拔南下也。江蘇督軍李純。撥現款三萬。給招商局。特派六商輪。分載全旅七千餘人。溯江而上。當有江新輪船爲第二營所乘。因湯某惡劣之故。該帳房反袒護廚司。口出惡言。第二營長大怒。將帳房懸而梃之。至晨號認罪始已。事爲馮氏所聞。詢得其實。立將營長降爲連長。肇事兵士責

軍抵五十。並向江新輪買辦通融。於是該輪供給兼注意改良。馮笑謂左右曰：舟中飯菜較前可口。此係一頑皮鞭打出一個營長去換得。左右莫不掩口胡盧。然馮之體恤商民。整飭軍紀。於此亦可見一斑。

### 對待官僚之奇特行為

馮氏於講究軍事信奉耶教外。一無嗜好。即偶遇交際。亦惟遵禮節以周旋。民國九年。王占元邀馮至武昌。宴於會幕。陪宴者為孫傳芳。盧金山。何佩鐸。魏聯芳等。酒至半酣時。孫等侈談戲劇。且有即席奏技者。馮氏獨正襟危坐。默不作聲。王云：子於此道。殆為門外漢。故不贊一詞。馮莞爾曰：旅長亦喜識門徑。私淑劉鴻昇久矣。合座無不稱異。堅欲請歌一闕。馮復曰：余不特能摹其聲韻。且可效其做工。言已。即離席作跋狀而行。王曰：子有足患乎。馮曰：非也。此即劉鴻昇之台步。何以公等不解。遂即拱手曰：再會。再會。竟拂袖先行。蓋馮實厭彼等之行為也。

### 西報論馮軍築路之計畫

大陸報社論云：據本報北京通信員稱。所謂（開明之武人）馮玉祥將軍。曾上條陳於徐總統。主張用中國兵士從事建設公共工程。並請准即以其部下之兵。建築河南南部京漢路支線之郵城至周口店一段。倘政府以為可行。即請派技師前往指揮工作云云。（中略）馮將軍提議用兵士造鐵路。開河通築堤壩。及其他一切建設工程。凡此皆為中國所需要極急者。而其鉅大無用之軍隊。若一日存在。即此等工程一日不克實行也。抑馮將軍之計畫。亦決非徒屬空想而不能行者。世界之著作家。政治家。固久已主張於和平時代。用軍降作工夫。兵士能於戰時在敵人砲火之下。掘壕溝。敷鐵路。豈有於平時反不能作工之理乎。况馮將軍團曾用其部下從事修築道路。鐵道布疋。及其

他有用職業試驗之成績良好。今始主張用其兵以造一鐵路。並請派工程師為之指揮。是其提議固非漫然而發者也。年來中國南北兩方之軍隊已將全國財力吸盡。而於國防上建設上毫無所益。徒為人民和平興盛之害。今急宜令此等無用之兵作有益之工。築路開河。為種種建設。則不久即將湧現一新中國。且公共工程與軍隊中國可兼而有之。若其不然。任中國軍隊照現狀以進行。則中國不久將一無所有矣。軍隊又豈能獨存也哉。

## 十 曹錕阻遏馮旅援庫之熱忱

庫亂發生後第十六混成旅長馮玉祥。即自告奮勇。請政府准其率隊往援。奉曹錕特電政府。反對此舉。電文云。茲據吳副使刑電。稱轉據十六混成旅馮旅長玉祥電稱。奉陸部魚電。已准撤旅開駐信陽廣水駐馬店等處。現在籌備開拔。至前議抽撥砲機各隊赴庫一節。懇請轉電中央。免予分割等情。據此查該旅調防已定。正期整頓。以待應用。如中央抽撥該旅砲機各隊。則訓練整頓。均有不便。且分割建制。尤非所宜。鄙意如此。鈞院部以為如何。特此電達。並乞賜覆。為荷。觀此可知曹錕對於馮玉祥之用意。或別有所在。而馮旅自告奮勇之熱忱。遂被其無形打銷矣。

## 十一 馮玉祥條陳兵變之原因

近日兵變聯綿。先仆後起。推其原因。大半由於欠餉之問題。旅長馮玉祥氏。有呈文一道。呈遞總統。詳陳歷來兵變之原因。均由於欠餉之故。內中並述及該軍隊最近之情形。及該旅欠餉最近已達十七萬各節。至其條陳者。謂兵變之原因。不外四端。一、軍官不加選擇。平素教養官兵。無感情可言。間有寬猛失宜。以致積怨長。一旦遂至詳濟。二、士兵家屬。因欠餉不能贖養。以致失士之心。三、實行裁遣。不易見之事實。以致積弊難返。四、凡欠餉者。請假不准。因屬為難。而既假之後。又

別行遊事。請假酒事。革除不易。以致聯環失度。諸弊叢生。

## 十二 馮玉祥截留路款之聲明

前紀信陽某旅長截留路款一節。業經證實。係第十六旅馮玉祥所為。查該旅欠餉達十閱月。迭電呼籲中央。迄無以應。該旅將士困頓特甚。不得已將京漢路局由漢口運解部款二十萬元。截留充餉。馮旅長電京聲明。請賜鑒察。原文照錄於下（銜略）職旅自舊日起。軍食已顆粒無存。業經電呈在案。至今分文未撥。全旅斷炊。軍心皇皇。伏思職旅官兵奉公守法。無愧於國。無愧於民。餉項積欠已十閱月。呼籲無靈。束手待斃。而他軍或月月四餉。或積欠不多。同是國軍。豈得謂平以雇工論。年關伊邇。尚須給發。軍人報國。宜堪長此枵腹。一旦激生事變。旅長萬死莫贖。適有京漢路局由漢口解洋二十萬元。赴京繳交通部。於本日晨過信。已將此款暫行借用。聊解倒懸之急。迨而出。此實非不得已。與其坐視危險。局若從權。暫時以維現狀。與其陷全旅官兵於罪戾。局若以旅長一身任其咎。即以此款暫發九年四五兩月份餉。以維軍心。伏乞矜鑒。苦衷。准將所借京漢路局之款二十萬元。由中央發職旅餉項內扣還。不勝叩禱之至。

## 中編 成師入陝後歷史

### 十三 馮玉祥力辭陝督之原因

三秦不靖。於前九載。自閻相文以直系宗派督陝後。竭力與靖國軍首領于右任聯絡。略有端倪。詎料閻氏竟因財政困難。無法應付軍費。厭阿芙蓉斃命。而馮玉祥遂以十一師長資格。擢升陝督。馮任事甫四十餘日。其辭職電。已有兩次到京。電中措詞。仍不外財政窘迫為開明第一章。三秦狀況

何如至此亦可概見矣。茲將馮督辭職原電錄下（銜略）陝省兵匪蹂躪數年於茲變亂相尋民不堪命無此子遺舍休養生息外無他道也。然欲求休養生息之道非先靖匪氛不可。王祥到陝以來即以清匪安民為職志。蓋非此不足以救陝。閩前督坐鎮省垣。王祥得奉所部實行除暴以靖亂源。不意閩前督感於軍事財政困難。資志以終。遺此鉅難。委諸不才。在當時事起倉卒。誠恐省垣人心不定。故奮不顧身。由咸陽馳往長安。暫維秩序。公誼私情。自問殊難退避。至封疆重寄。非學識宏通之大員。斷難勝任。祥本武人。不學無術。半生戎馬。終日與士卒為伍。性相近也。亦分所宜也。政府統馭全國。封疆大吏得人。何志國家之不治。祥則非其才也。以祥督陝。警備驅營于禁。顯墜立見。祥縱不足惜。其如陝局何。政府如欲平定陝局。伏望查照前電。迅選賢能。接督督篆。俾祥得馳驅行陣。以盡才力。而報國家。祥現仍幕營以備。一旦有事。躬率士卒以前驅也。耿耿愚忱。伏乞垂察。臨電不勝悚惶待命之至。

#### 十四 馮玉祥統一陝局之功效

自東軍進佔省垣後。各獨立軍紛紛派代表入省。輸其葵向之忱。其保全其慘澹經營之祿位。即純粹之靖軍首領于胡。諸氏亦繼於陝局之不可復裂。彼此推誠相與。馮氏繼任更進一步。而為團體之接洽。遂毅然將靖國軍名義取銷。改編為陝軍第一師。日來該師岳旅已擬辭其老巢之三原。而移駐南山矣。其餘之號稱獨立軍者。如黃世英、楊虎臣、張鐸等。莫不偃旗息鼓。俯首就範。迨第七師開往漢南。陳樹藩勢力根本撲滅。榆林鎮守使并岳泰更唯唯聽命。至是南北中三道。數年未盡其割據之局面。遂歸於一統矣。然所謂統一。乃由各方之覺悟與推誠接洽之結果。故一切政治上之措施咸宜。及就其軍隊一方言之。則昔日苛派勒索。截留稅款。以及勾結土匪。擾害平民種種惡習。較前已汰除過半。所以然者。則以馮氏所領之十一師。足為全軍模範之故。而民政中如厲行烟禁。

修治道路發揚文化等等。雖間有厄於經費未能十分得手。然既能躬親表率。其成就自可起足而待。又馮氏於就任之初。即遴聘省中耆宿十餘人。組織善後協會。舉凡一切應興應革事宜。或由官廳咨交該會核議。或由該會建議咨請官廳執行。殘破之餘。得諸熟悉情形者為之助。復益更復不淺也。

### 十五 馮督自擬鍊鎖游街之奇聞

馮督正當力圖統一陝局之際。不料西安廣濟街南口內。於下午三鐘時。突來兵士二人。腰插刺刀。遇見義演生。攔阻洋三百枚。該兵士見財起意。直前擄奪某號夥一個槍。字未及出口。一兵攔洋疾馳而去。一兵順手刺該夥腹部三下。登時斃命。首善之區。青天白日。發生此案。全城震動。馮玉祥聞之。非常惱怒。立請關中道賈巨卿警務處長郭涇湘。警備司令張治功。石敬亭。長安知事袁棟等。齊集軍署。會議辦法。劉省長鎮華亦在座。馮氏當眾云。省會地在此。槍案兄弟萬分羞愧。應責成警備司令。關中道警務處長。安縣會同緝捕三日。為限。逾限究犯。仍未弋獲。請兄弟等同生監獄。劉省長除外。弟當自帶足鍊手鎖游街三天。以謝市民云云。霹靂一聲。滿座失色。相視無言。會稱是。聞劉省長臨走。僅云。兄弟存無可辭一語。而別軍署散會。又在省署密談一次。內容未悉。但見軍警被巡。彼此來長官緝究。愁容滿面。恰好第二日午。即由警備司令部。拿獲鎮嵩軍兵士四五名。解交省署研訊。即時正法兩名。云是的確兇犯。餘三名尚在管押。至此驚天動地。空前絕後之軍人槍案。幸賴馮氏一怒。立時完結。

### 十六 馮督與陝紳討論陝局之談話

有陝人某君。以紳士資格。謁馮玉祥于西安舊皇城。見面以後。某即詢問馮督對於陝局如何統一。

馮答云予入關之時即以救陝民于水火為唯一目的。故驅陳督殺郭堅區區此心諒為陝人所共見。現在陝南陝北陳督餘孽猶存。渭北十餘縣又為靖國軍所有。長此養癰貽患。陝局前途更覺不堪設想。予已遣派代表。先與靖國軍首領協商。限期編制。約有一師一旅。即可收束。彼方不持異議。積極進行。自是佳事。否則予即派隊分途進剿。以期逐漸肅清。就令靖國軍強悍善戰。使予全軍覆沒。亦所甘心。郭堅餘孽占據岐鳳。當然繼續剿辦。不日亦可蕩平。至于陝南陝北。距省遙遠。須陝省中部數十縣統一。方能着手整理。大約不出三個月。予定能將陝局統一也。客又談及陝省自治。馮更大發議論。略謂陝西人民程度幼稚。教育實業均無成績可言。如何能辦自治。制憲一層。殊屬胡說。予現在所抱宗旨。第一先將古關元寺妓女一律驅逐出境。現已實行。第二于三個月以內。切實禁埋不准公然賣買土藥。半年之中。定可辦到。第三節減軍費。補助教育實業。均面告有長。切實照辦。予與吳師長係安徽人。劉省長河南人。閻師長山東人。現勢如此。如何能贊成責者自治。客又問閻省自盡之原因。馮云。閻氏太無出息。手握重兵。獨當一面。何事不可為。乃竟仰藥自盡。真是出人意也。我若處彼境。遇自有解決之法。不至束手無策。出於自殺也。

## 十七 馮督通致各軍隊之訓令

馮玉祥氏自接陝督篆。即以整軍保民為己任。茲有通致各軍隊訓令數則。照錄如下。

(一) 保守軍械為訓令事。接近今廿世紀。號稱強盛之國。莫不賴有良好軍械。以發揚軍人之能力。蓋軍械良窳。實與軍隊命脈攸關。查我國軍器之製造。尚稱幼稚。故軍隊所用槍砲。概屬購自他邦。值此國款奇絀。購辦甚難。易易。循此推求。其困難情形。亦可概見。明乎此。吾人對於軍械。必須加意珍惜。妥為保存。若有損者。修之不磨不壞。以為永久。至于彈一項。尤為重要。該值大局。初定土匪未盡。尤須加意防範。倘吾人稍有疎忽。設或為伊所乘。則將來彼即以此項之子彈向我。是無異

殺人以極自戕其身。病國害民莫此為甚。仰管理軍械各專員暨各級軍械官務宜細心考查以備不虞。各軍官皆歷軍隊有年。自能體察此意。嗣後對於軍械彈藥之保存務望格外勤慎。容查為要。為盼。為此合行令仰該師旅長轉飭所屬一體遵照為要。

(三) 保護學校為通令事。照得學校處所原為培植人才。軍行所至即應保護。方顯文明。陝省前著陳督苛政民不安生。此次我軍入關。華學子投劄驅陳者頗不乏人。以致學業廢弛。虛其校址。目今大局粗定。凡省城附近駐紮各師旅。總期不佔學校為宜。以示愛護。至於民房最佳。為求尤非容易。各將領統軍有年。此中利害當有經驗。此後駐紮他址。必擇廟宇會館暨公共地方為要。以其地稍寬廣。統馭教育衛生各事均有裨益。仰該師旅長遵照確實調查。駐紮地點對於商民必示不擾為要。

(三) 保商衛民為訓令事。照得軍人天職以保商衛民為第一要義。這是甚麼緣故。因為我們軍人吃的穿的使的。莫一件不是商民供給我們的。譬如人家出錢僱人做他看門所值之人。必須竭盡心力。與主人幹事。到裏忙的時候。澆地種田有賊來偷主人錢財。就要替主人抵當。方為不愧天職。若不但與主人出力。反要凌辱主人。你就這個人要得要不得。我們軍人就是百姓出錢僱下看門的人。我們要是不保護百姓。那就對不起百姓了。再要恃強使勢。損害良民。這豈不是拿主人的洋錢。反害主人嗎。還有一說。我們這些人。並不是天生下來就是軍隊。不過戴一頂軍帽。穿一身軍衣罷了。試將帽子卸下。衣服脫下。豈不依然還是百姓。我們家裏父母兄弟。一樣是在家當百姓。做如有個不謀理的軍官。放出如狼似虎軍隊。來到我們家裏。連人便打。開口就罵。又是要拉騾子。又是要拿東西弄的一家不得安。然試問我們心裏難不難受。一定是恨入骨髓了。我們既不願被人欺侮。却要去欺侮別人。這就叫不近人情。不講道理。你們說百姓花下許多銀錢。養下這種軍隊。這是冤不冤呢。本署督平日存心辦事。大家想該知道。一言以蔽之。我們是百姓僱的。並不是政府

催的出來是與百姓辦事。並不是與政府辦事。假如真有百姓。政府還要我們做甚麼。大家認定這一個宗旨。就知道我的話不錯了。如今為職務羈絆。不能常常與大家見面。求大家把我這一席話。與我最親愛的兵士。明白講解。務使人人心中。知道這種道理。知道保民愛民。統統好。

## 十八 馮督治陝之佈告

禁烟之佈告。略謂禁烟為中國要政。功令本極森嚴。陝省頻年以來。土匪蜂起。致有奸民乘隙偷種之事。現在中央簡派禁烟大員。并外交內務兩部所派人員。業經抵陝。不日即分往南北山。暨關中道各屬嚴密查勘。仰商民人等一體遵照。不准再有偷種情事。致起外交云云。

近聞外間發生謠言。謂本督軍服從耶教。有排斥他教之意。殊屬非是。本督軍信從耶教。十有餘年。於教中真理。深愧不能切實奉行。安敢懷排斥他教之意。即如十一師所部之官佐。自兵深明教義。身受領洗者。為數固多。即宗旨不同。未受領洗者。為數亦復不少。況十一師信教官佐。自兵大都具有愛國精神。深明耶教真諦。本督軍向與其他之官佐。自兵一體待遇。毫無歧視。仰軍民人等。具明斯意。共維時艱。切勿輕信浮言。致為所惑云云。

解散脅從之佈告。馮玉祥布告略為人難至愚。決無甘心為匪之理。查陝匪郭堅。為一己權利。至殘害地方。蹂躪人民。而不顧實屬罪大惡極。法不容誅。該匪業經投首。與其部下脅從。從此永無關係。近聞郭堅餘部。尚多藏匿民間。不敢露面。自經此次佈告之後。仰各自解散回家。另圖生業。本督軍決不追究。既往云云。

## 十九 馮督設立團治館

馮督軍因陝西政治不良。建於極點。採納日本留學生黃統之建議。設立圖治館。以期振作。即委郭君希仁為圖治館館長。以策進行。茲將會令照錄於下。案照政治修明。賴人文之蔚起。學識優美。必儲備之有方。陝省近年以來。兵戈迭起。政治未遑。現在時局甫平。百端待理。將欲得其才。而備任使。勉施措以底治平。自非籌設館所。分門教授。政治術文化各學。無以資培養。而宏造就。茲由本督軍省長會訂圖治館辦法。所有館長一職。亟應委員充任。查該員品端學粹。任事實心。堪以委任。為陝西圖治館館長。合行委會。仰該館長刻即遵照。擇定地址。妥為籌備。詳訂簡章。呈候施行。以期政治刷新。學成有用。是所厚望。此令。聞郭君奉到令委後。即擇定東大街水利局為館址。所有辦事人員。均由水利局人員兼任。概不支薪。以期樽節。每月僅開支燈油紙張筆墨及其他公費。約洋三百元云。

## 二十 馮督訓令官長慎用鄉親

現代當局多有營私樹黨之病。馮督因欲力矯斯弊。特發訓令如下。照得用人惟賢。古有明訓。何地無才。豈必鄉親朋友也。今者人浮於事。真才難得。凡用人者。一秉至公。猶懼有不當之處。貽地方以無窮之憂。乃近查各機關人員。夫役多有係該長官之鄉親者。此或因信用所關。或因請託而致。其中廉謹自持。服務熱心者。固不乏人。特恐用人者。徇於戚好。有所偏私。以為非鄉親不能可靠。不足辦事。其在為鄉親者。亦以為一技可棲。藉此為升官發財之地。不問可否。不分賢愚。為客者遂非奉者去。年來政治之腐壞。國事之日非。究其原因。何莫非由此。而致就愛鄉親一方而言之。陵將軍之於蒙城人。何嘗不仁。至義盡。其結果為愛鄉親乎。害鄉親乎。為公乎。為私乎。言之思之。不寒而慄。本督軍有鑒於此。深知用人一事。實在不易。賢否之間。關係至鉅。與其引用私人。招實禍而受物議。何如大公至正。無分畛域之為愈也。各官長任事有年。此中利弊。諒必深悉。就目前而論。盜賊之所以公行。地方之所以難安。無一非一般官吏縱容包庇。濫於用人之故。有以致之。吾人皆身

肩重任。為地方計。為人民計。此後對於任用鄉親朋友。總宜慎之又慎。可用者用之。不可用者去之。勿姑息以養奸。勿徇私以敗事。備是而行。不惟民受其賜。尤本督軍之所切盼。不置者也。

## 二十一 馮督提倡種樹

督軍馮玉祥氏。因西大街街道廣闊。頗具馬路雛形。惟兩旁未種樹。不殊屬缺點。特於日前飭副官處。購備柳樹。杜枝數十株。即令十一師之工程營。將皇城附近之大馬路。一律植種。隨時灌溉。以資生活。其東大街。北大街。長約十餘里。則由警察廳。傳知各商舖。自行購樹栽種。至於東西大路。各縣復由省長劉鎮華氏。劃令實業廳。轉飭各縣知事。飭屬認真補栽。勤加灌溉。並嚴行保護。務期成活。仍恐各縣知事。視為具文。特派候補知事蕭曉憲。馳往東路臨潼等縣。候補知事章輔。馳往西路咸陽等縣。會同知事。詳細勘查。監視補栽。

## 二十二 馮督注重農業

督軍馮玉祥氏。對於農業甚為注意。特請農業學校教員王珍君。于暇餘期間。赴省督署。教授督軍。及第十一師各官佐。以農業學識。且預備在省城附近地方。開闢農事試驗場。一處。使各官佐。親種樹木。及五穀菜蔬。以資實地練習云。

## 二十三 馮督對於外人在陝行獵之駁詰

有英國人高林司。美國人安稅森。持有護照。來陝游歷。行至郿縣太白山。用鎗獵獲二野牛。即刺取其皮。仍舊回西安。始往拜謁督軍馮玉祥氏。並蒙款以茶葉。禮意甚為優渥。及後談及獵牛之案。馮氏以國權所關。該外人等。隨意行獵。殊屬不合。遂要求賠償損失。高林司等不服。其所持之理由如左。

(一) 領有外奇護照 (二) 所獲之獸係作標本之用原為實驗科學毫無營業性質 (三) 所獵者為野獸非個人所養養者 (四) 伊等多年在中國各處打獵從無人過問 (五) 護照雖未有准其打獵之明文但已注明攜帶獵槍是即准打獵之明證所以此次打獵取未預先報告地方官亦屬充份合理絕無賄賂損失之必要況中國之風俗及法律素不禁外人射獵云云馮玉祥當即逐條駁詰哈爾伊等雖有護照而未呈驗竟如入無人之境陝西向係有匪地方如有危險各將誰歸此其無理一獵獸之用途與科學無涉況空言無據此其無理二所獵之牛雖係野獸乃中國陝西之野獸非外國之野獸應知陝省大吏有保護之權而外國人無獵取之理況太白山野牛刻下產出甚少倘任人獵取其種將絕此其無理三事之合理與否初不因次數與地方之多寡有所更易譬之日竊一畜雖經十五載至今日始犯案無非其罪更多此其無理四打獵為護照所未許即條約亦無之護照上雖註有携帶獵槍字樣亦不得違認為准許打獵不然該外人等尚携有他鎗豈准許其打人乎况外人游歷常帶手鎗豈將一一准其打人乎打人不准獵獸亦然此其無理五至謂中國風俗法律准外人任意打獵則更無其事况彼時太白山一帶第十一師官兵正與張飛生條奇交戰甚烈竟有二外國人居然鳴鎗獵獸設因誤會致出意外誰負其責云云馮氏詞色之間甚為嚴厲後由關中道尹賈濟川及督署秘書任右民等從中轉圜該美國人安祝森氏又一再道歉馮氏始罷並與該二人握手而別云

## 二十四 馮督以蒸溜水贈吳孚威之壽禮

洛其繼奉張之後大做其壽雖先前曾說四知多憂為用壽為並有嚴拒送禮之表示然同僚屬屬殷殷獻瑞鄂中官吏除上級者自行贈送禮物外部下僚屬分福祿壽喜四等由五百元至三百元一百元而最小五十元禮物由專員包辦如任鄂財廳長魏聯恭更以六萬元購金壽星五尊為吳氏

壽總統代表袁熙鈺所携禮物。聞為文房四寶。正定王士珍特遣人致贈。名馬一匹。極為駿健。以示驥才千里。前程無限之意。馮督所贈。為益昭水一瓶。用以代酒。外並附一函。希冀軍人一致戒酒。此種贈送壽禮之特殊品。為古今所未聞。真得一為軍政界之風範矣。

## 二十五 馮督與靖國軍聯絡之電文

馮玉祥奉到署理陝督之命。在皇城接印視事。以後即電致三原靖國軍首領。其文曰。萬急。三原于總司令右任仁兄。胡總指揮立生仁兄。大鑒。聞青出缺。奉大總統令。特任馮玉祥署陝西督軍等因。奉此。遵於本月二十七日接印視事。呈報中央在案。惟弟學識淺薄。預越堪虞。素叨警老。尚望教言。時鑒。以臣不達為盼。特電奉聞。弟馮玉祥叩。

## 二十六 馮督押送張飛生至保定之電文

陳樹藩部旅長張鴻遠。被馮玉祥派入陸軍監獄。將張部官兵收械遣散。後因張旅長罪名頗難判定。曾密電曹巡閱使。擬將張押送保定。聽其發落。已得曹使覆電。准如所擬辦理。馮特遣派員。將張鴻遠送保。並於臨行之時。又電達曹使。略云。奉省軍隊。非統兵者。自行編練。而成皆係收合之眾。不知服從。不受約束。張飛生勇武善戰。玉祥深愛其才。但其部下。日肆搶擄。毫無顧忌。張亦無知之。何派兵解散。實逼處此。非得已也。惟回商民指控四十餘起。皆以統兵殃民為詞。不得暫行羈押。稍平民忿。而確知飛生非樂其部下之擄掠也。特無力使之受範耳。兵之能為國用。在遵守服從之義。陳氏督陝數年。軍政不綱。幾無一兵能守紀律。此皆陳氏之失德。非部下將領之罪。祥之羈押飛生。正預為開脫之地。遠蒙明察。特將張飛生送往保定。歸鈞憲安置。不獨飛生感恩無地。祥亦深感曲成也。謹遵電令。當即派兵護送赴保。如蒙履命。先電奉聞。馮玉祥叩。

## 二十七 馮督在陝時索餉之第一電文

(銜署)陝省財政困難萬狀。屢經電稟在案。頃得探報。陳樹藩反攻長安。已見動作。而勾結此風之郭堅餘黨。暗來關中。腹都各地有事則起而內應。無事則乘間竊掠。擾害閭閻。純以土匪行為。使陝境永無甯息。為主義。我軍餉費全無。兵有饑色。派兵剿辦。動則用款。坐視擾亂。為害匪淺。快匪不能早日肅清。則政局不能早日統一。陝局一日不統一。則財政愈難整理。財匱匪眾。民困兵饑。其危險有不堪設想者。切盼春念陝局之危急。迅籌數十萬餉費。以救目前之困。先清郭部之匪。無使滋蔓。以為陳逆利用之資。腹都之匪郭清。用全力以直搗漢中。陝省前途。庶幾有息。總之陝省財政久已羅掘俱窮。我軍兵士年餘無餉。夙夜焦思。其危險重大。莫過於此。萬請迅速設法維持。以救倒懸。不勝盼切待命之至。

## 二十八 馮督在陝時索餉之第二電文

(銜署)陝省兵餉缺乏。士卒枵腹。各將領奔走極慰。日無暇晷。陳樹藩退居漢中。正謀北進。軍事吃緊之際。軍中有地糧之憂。此軍事之可危者一。省垣金融恐慌。達於極點。富秦銀票。每兩只合大洋八角。稍復日。日低落。幾行數百餘家。一律感受困難。銀根愈行緊迫。漢中榆林兩屬之三十餘縣。除附近省垣十餘縣外。其餘各縣。縱有少數收入。早為該縣駐軍撥用。我軍餉項。遂致籌無處籌。借無處借。此財政之可危者二。陝省大亂連年。元氣漸喪。殆盡喘息未定。瘡痍未復。加以各方軍隊。屢屢棋布。備有關拔。調遣車馬。取之於民。搜括取之於民。一切軍中所需零星物件。無一不取之於民。其他水電地震水災盜賊之害。層見疊出。嗷嗷秦民。誰能堪此。此人心之可危者三。綜茲數端。均屬目前險狀。維持補救。刻不容緩。伏望迅於籌撥鉅款。以解眉急。急不擇言。伏維諒察。臨電悚惶。無任盼禱。

## 二十九 馮督在陝時擔任籌款贖路之電文

(上略)膠濟路案關於國家存亡。旬日以來。各省仗義力舉唇焦舌敝。要以籌款贖回為唯一主張。茲准齊督王省長鈇電對於籌款簡章善慮精詳。又准田省巧電擔任贖款三百萬元。熱誠義舉。飲佩同深。惟王祥等竊自進者。此次路案問題。因為我國國脈存亡關係。而贖路問題實為我國人格存亡關係。蓋贖款既鉅。籌集維艱。凡具國民之資格。同負籌之義務。若空言號呼。而無毅力以繼其後。時過境遷。熱度頓減。華會閉幕。時機即逝。國權既喪。人格何存。歷觀梁氏做虛效各電。措辭不肖。固無足辨。惟以贖回自辨為最後主張。不知者以為迎合心理。其知者以為別有陰謀。梁氏雖有資產。善於壟斷。彼以我國民窮財困。有熱忱而無實力。始則以籌款相極。以相其心。繼則以無款相詰。以折其氣。終乃以必出借款之一途。以濟其欲。而售其奸。是直視我國為無人之國。並視我國民為無人格之民。大恥奇辱。莫此為甚。王祥等職膺疆寄。分屬國民。陝省連年災禍。財源久枯。但念痛莫過於亡國。哀莫大於心死。當可玉碎。不為瓦全。與其臨淵。不如結網。爰即召集公私各法團。劃切籌議。本增進人格之決心。達籌款贖路之目的。毀家紓難。萬眾一心。當經議定。陝西全省擔任二百萬元。雖地瘠民貧。蚊蝨無負山之力。而沈舟破釜。精衛有填海之忱。所望邦人君子。急起直追。速集鉅款。共保路權。當十鈞一髮之時。奏眾擊易舉之效。藉以見我國民良心未死。人格猶存。庶足敢強鄰觀聽之心。答友邦贊助之意。壯代表之膽。而作其後盾。塞奸人之口。而破其陰謀。尤一舉而數善備焉。我大總統謀國之忠。與諸公見義之勇。百倍下走。尚乞大力兼籌。奉謀共策。主權立挽。厚幸甚。名。謹據愚忱。諸候明教。

## 三十 馮督在陝時反對鹽餘借款之電文

(上舉) 准齊督軍王省長張慶霖氏對於鹽餘借款業已簽字以開放鹽引管理糾私為條件聞當  
續派目督欲舉梁氏把持推廣據實權利若欲將鹽權陸離之中華民國國權財權於此最短促時  
間中喪失盡淨連累日甚連施倒行九千萬借款不成更從事於七百萬庫券計畫因銀行不信任  
之結果發生洋會辦之簽字擔保因洋會辦之簽字擔保締結最嚴厲最苛刻之條件糾私長官由  
中外合派交款回扣減至六八五鹽引從此混淆民生從此凋敝緝捕之權拱手而授之外人後患  
實不堪思議最足駭人聽聞者梁氏更擬於七百萬以外再加五百萬似此破壞手段不斷遂二十  
二行省各特別區使全國數萬萬人同歸於盡不止王祥等既經宣示脫離國內閣諸梁氏一切  
行為當然無效做開彼方速求政府有以明令公佈條件之話應請我大總統力予罷斥我各省護  
吏及愛國人民一齊主張設梁氏迫扶元首使政令不能自由應即共同為國前驅戮力討賊斷不  
容神奸巨蠹空廬過城致全國陷於萬劫不復之慘害履及劍及佇候明教

### 三十一 馮督在陝時反對張孤以關餘押借之電文

北京財政部張總長鑒竊聞立國之運首重民生民生不遂即台亂亡我國以借債為政策人民  
之擔負日重財用之困益甚時至今日民不聊生若巧取民財以求苟且圖生之計是自殺也是  
速亡也我公重掌財政以來當益知國家之困難知從前借債之非計力圖挽救為國民曾有餘友  
培我國脈以自保身家乃聞有舉辦九千六百萬鹽餘公債之議不禁為國家危為人民痛惟借債  
不可以立國重人而知我國因借債之故抵押關稅關稅有餘是抵押尚未津盡若指定關餘復舉  
鉅債是何異牛山之才斧斤伐之牛羊又從而牧之乎且關稅自主我代表壇站力爭口血未乾又  
以關餘作抵舉此鉅債何以昭信於友邦擔負償還此公債者仍是全國國民非財政總長也為國  
家經理財政之公僕當然取國民之同意為不宜獨自為政作此秘密之行動以欺國家以虐人民

請速打消此議。以免惹國民之反對。王祥各負保國衛民之責。不得不進此志。告促我公之覺悟。國民黨之難。區區愚忱。請希明教。

### 三十二 馮督在陝時勸董康嚴查財弊之電文

司法部董總長鑒。九六公債。關係國家命脈。人民生死。至大且鉅。我公前拜委員會長之命。玉祥等。雖折數舞。慶幸累日。蓋宿弊從此廓清。官方從此整肅。固舍公而莫屬。亦千載之一時。是以會費。津貼。已整。而復收買報款。以淆亂聽聞。藉口法律。以顛倒黑白。我公抱定宗旨。不事姑容。法裁如山。而冷於鐵。以懲治貪贖為職志。以踏進康樂為宿心。丹忱為國。薄海同欽。官吏犯贓。治罪法為中國。回生起死。良藥我公。長大理院時。一經引用。風聲所播。震懾一時。現時雖以條例施行。根本上並不弱於法律。該條例。胡旨。彈指引伸。履舉以促成法院之注意。既不越條例範圍。當然視為正當。即以刑法而論。自九年十月。我公擬定科刑標準條例。斟酌新舊。一劃於平。年餘以來。糾正既多。保廉益及。犯贓條例之履舉。即科刑標準之設施。斷不容飛短流長。妄肆毀謗。如謂法律不經國會。即屬非法。豈當新舊並施之會。無命令。以代法律之窮。則殺人可無罪。盜賊可自由。社會國家。賴何維持。高約法三章。為歷代刑律之祖。民國成立。已逾十載。試問全部刑律。國會何日詳加討論。且元年。唐遠之曰。即以命令。先予頒行。更復從何指授。新刑法。法律也。預算。亦法律也。財政部。先出之。漢。張長短手之開鑰。有一滿法律。執道乎。以彼之矛。刺彼之盾。其又何難。最近瑞士刑法。多設高倫。俾。德。國。仿效之。其規定尤詳。蓋即中國數十年來。律例並重之意。若輩不諳古今。不識中外。賄以鉅金。控以違法。我公實難知。衷。洞明法律。固知決不為所搖動也。

### 下編 率軍出陝後歷史

### 三十三 馮督出關之宣言

(上卷)共和成立。締造艱難。志士顛顛。其豪腥血言之至為傷心。乃十年以來紛亂未已。按其致亂之因。一由於項城時心帝制。洪憲稱尊。一由於張勳奴性未除。大辦復辟。秦松坡滇池起義。既合肥馬。厥誓師。兩次喋血。千古同慨。國家之奇恥大辱。莫過於變更國體。背叛共和。非第廢燭全國。貽笑隣邦已也。此次奉軍無端入關。甘冒不韙。以國家為前提。而以個人之黨見為主旨。國內職時之士。當可不言而喻。夫張勳為復辟之罪魁。國人不齒。而張作霖引為腹心。屢請起用。梁士詒帝制禍首。甘世貴國。而張作霖通電袒護。為之作張。迨其舉動。帝制行將復法。祥等側身戎行。頗知護國之義。此次率師出關。將以共和國之軍人。與帝制派之軍閥宣戰。若視為奉直之關係。而坐視成敗。則帝毒猖狂。國亡無日。區區愚忱。以為我輩若任帝制復法。苟且以求生。何如為共和殉死。以慰國人。以作兵氣。赴湯蹈火。所不敢辭。臨電無任憤慨。請希明察。

### 三十四 馮督率兵出關之通電

(銜署)國內紛亂。於茲十年。民窮財盡。元氣大喪。全國人民。已陷於水深火熱之中。何忍使毒危之舉。痛遭廢燭。乃忽爾增兵。徧布於京漢津浦兩路。練之間。與無名之師。以破壞大局。帝制遺孽。行將動搖國體。野心不死。民命何堪。玉祥奉命督隊赴援。向洛陽方面集中。隨曹吳兩使之後。進討國賊。業將所部十一師全師。暨中央第四混成旅。陝西督編第一師及第一第二兩混成旅。及督署衛隊各部。整備完竣。於本月十九日。開拔出關。所有省中治安。已託劉省長鎮華維持。吳特電奉達。請希鑒察。馮玉祥叩印。

### 三十五 馮督離陝時交託民政軍政

陝首馮玉祥出關率其十一師全部。及督署衛隊一團與張錫元之一旅鎮嵩軍（現改為陝軍第一旅第二旅）兩旅。胡景翼所部吳心田所部各一旅。共計已達百營。約四萬餘人。於離陝時將民政交劉鎮華。軍事交胡景翼完全負責。臨行謂胡曰。我今去矣。陝事汝好為之。以陝治陝。責勿旁貸。幸毋貽人笑柄云云。大有不復回陝之意。及馮軍過潼關時。先電豫督。請轉電靈寶閩鄉陝州一帶。速備車輛草料饌米等物。供給陝軍。趙即電復照辦。吳心田之一旅。則由陝之商南。取道河南盧氏。至觀音堂與馮會合。

### 三十六 馮督應召到洛軍行之神速

洛陽地點實為直軍根本重地。吳佩孚自決計與奉開戰後。對於前線布置事宜。早經籌劃妥協。一再延緩。拔劍彎弓。而不即時動手者。實緣乎威對趙個。尚無二心。對於趙傑。極不信用。洛無大員。字深不放心。又因豫東防務無人負責。豫有應援之名。而無應援之實。及馮督到洛。吳始釋然。當時親自郊迎。密譚兩日之久。而陝軍之東下者。皆由乎威親自勞軍。對於軍官軍隊。皆一一宣慰。又因陝軍不辭勞苦。以一千二百里長途（由西安抵觀音堂計一千一百九十五里。道路又極難行。潼關觀音堂間山路中泥濘深自三尺至六尺不等）兼程六日而至。實足為吾國陸軍之第一模範。軍行神速。尤為乎威所傾倒。是以此次陝軍到洛。極受乎威之特別慰賞。其凡由洛經過者。每人由乎威賜銀三元。其有願寄家屬者。派員詢明地點。分明匯往。各郵局且由鄭州電名匯兌。郵員五人。前往幫同分兌（先為收欸分五天兌）。陸軍得此異數之賞。歡騰自不待言。是以陝軍過汴之時。隊伍之整齊。軍容之嚴肅。頗為近年軍隊所罕見。陝軍經過各站。購買食糧。未短小販。分天馮軍之

特色無取乎外人有贊美之詞矣

### 三十七 馮督擔任援直後路總司令之情形

洛陽方面自從陝督馮玉祥到洛以後直軍軍心為之大振此次直奉交惡馮督主戰最烈故率陝軍抵洛即受乎威之委任為援直後路總司令通電各省就職任事另委靳雲鶚為駐鄭總司令王嘯五副之至馮督所屬之第一二四各旅均赴永定河作戰第十一與第一兩師則在鄭州為前方策應如安徽山東若有變動則移駐徐州以控制津浦滬海兩路之重鎮旋因京畿之西路軍事吃緊馮督乃統率駐鄭州黃河南北之步隊連夜全體開拔赴保所有鄭州軍事由馮委張錫元負責駐節於鄭州車站大金台旅館籌備後路事宜對於籌畫軍餉亦歸張錫元接洽馮督又以西路尚需援軍復電陝省長劉雪亞速將派定之鎮嵩軍應援出關以便調用

### 三十八 豫省事變之突起

奉直之戰方告一段落而豫事忽起據靳雲鶚魚雷係趙傑率部暗襲鄭州然趙傑不於直奉激戰時發難而於直軍獲勝之後舉兵開釁殊覺魯莽可笑也此次直軍戰勝奉軍東漢路車不可於一二日內完全通行不料五月六日下午漢口車站忽通告客車開至鄭州貨車開至信陽為止晚車開時又忽通告僅開至廣水七日早車且停止開行此必豫南發生緊急軍事致令阻滯外間傳說紛紛有謂豫軍全體譁變有謂駐馬店殺軍譁變揣測互異真相莫明且信陽以北雷練中斷李家寨路軌被毀更不知其軍事緊急至如何程度多有以直軍後路急被搖動為慮者直至七日下午始由軍事機關探得其真相據說原駐信陽近畿第八混成旅靳雲鶚所部奉保定曹錕命令移駐石家莊新旅因於六日午前由信陽開拔北上不料行至和尚橋地方趙傑預派所部第一師一部

堵截要緊。新旅猝不及防遂為所敗受大損傷乃相率後退至武勝關急電保定請示辦法

### 三十九 馮督對於河南戰事之通電一

(銜略) 王祥率師出陝赴援京畿曾於上月十九日開拔之始通電各省迭奉曹吳兩巡閱使電調祥部十一師及中央第四混成旅并陝西第一師各部迅速開進王祥星夜兼程於上月二十六日到洛所部隊伍尚未同時集中而吳巡閱使因前方吃緊先於二十五日赴保留祥代行副使職權指揮後方各部其時中央第四混成旅隊伍分駐鄭縣一帶三十號奉曹吳兩巡閱使電調十一師之二十一旅及第四混成旅開赴保定鄭縣一帶暫以張之江所部二十二旅填駐該旅駐鄭僅有兩營餘部分駐汜水滎陽等縣聽候調遣本月五日奉曹巡閱使電張之江旅火速開來保定正在軍備出發之際而是夜三點鐘趙傑率所部襲攻鄭縣倉猝應戰該旅及駐鄭之第八混成旅與四十七旅官兵傷亡甚多王祥得電後當率十一師在洛各部馳往救援陝西第一師隊伍亦陸續開到與趙部在鄭縣迤東地區激戰數晝夜本日下午後趙部始陸續潰退向開封方面竄去此趙部攻擊我軍數日以來之情形也惟王祥奉令援直中途被趙部截阻隊伍既牽制不能赴保官兵又傷亡甚眾平地風波頓遭慘劫雖幸鄭城保全未遭廢燬而人民所受驚恐已屬不小本同袍澤無端相殘官兵何辜人民何辜目睹慘狀有淚難揮然趙部雖退是否別有陰謀能否不再反攻刻下尚難斷定為地方計為自衛計不得不嚴裝警備如臨大敵如趙不反攻我軍亦決不進擊諸公愛國愛民是非曲直當必有辨惟望主持公道解此紛亂除電請曹吳兩巡閱使聽候解決辦理外特電公佈請希明察援直決軍總司令馮玉祥叩

### 四十 馮督對於河南戰事之通電二

(上卷)自共和軍與帝首馬賊開釁以來。豫省表示與我一致。我軍出關。迭經派員接洽。事事推誠。方期惠難相扶。同舟共濟。不意趙督密蓄陰謀。口蜜腹劍。竟乘我軍多數開赴前方。趁我兵力單弱。突於魚日早密派大部隊。襲攻鄭州。破壞鐵路。幸經我駐節第八混成旅第二十二旅第四十七旅。及早發覺。協力防禦。鏖戰一晝夜之久。業經全數擊退。鄭防得安。似此甘心附賊。賣友求逞。居心鬼蜮。神人不察。現正集合陝軍第一師第一混成旅第二混成旅第四混成旅。第三師第五旅。鎮嵩軍第三旅。會同我駐節軍隊。尅日進剿。誓當一鼓蕩平。殲除醜類。俾天下知順逆所在。知反叛之不足以自存也。謹電奉聞。馮玉祥虞印。

#### 四十一 直豫決裂時之開封之戒嚴情狀

開封自五月六日起。豫軍味爽出發。人心始慌。蓋前兩日雖亦有動作。如派遣軍隊。購買米糧。運送子彈。均人所共見。共聞但當局則揚言係接濟直軍。故無人介意。方以直軍完全北上。豫省可免戰禍。私相慶幸。金融漸覺活動。麵價亦漸跌落。詎五號一日。司令部開秘議三次。外人方以為必有重要事件發生。正探詢問。而六日早晨。兩軍業經開火。當時尚有人趕車站買票搭車。至則概遭擄掠。始知大事不好。或以電話向各處問消息。電話已被監視。至他處探問。均莫名其妙。但見街頭軍警林立。行人見之均有戒心。旋見有戒嚴司令處發出之布告。略為時局不靖。省垣治安關係重要。定於本日(六日)起。所有維持地面一切手續。按照戒嚴法令執行。集會結社。暫停止。每夜十點鐘。實行淨街。如逾所定時間。在街行走。流連者。一律扣留究辦。各棧店內。現往賦閑客人。或來省謀事候差人員。一律即日出境。不得轉徙別處。仍在省逗遛。各商民等。如有外來親友。亦須轉致。趕速出境。(中卷)至各機關差弁。夫役。業經本司令分別函達。於服裝上。製一領章。以便識別。云云。督軍署亦有戒嚴布告。略謂直奉交戰之際。政局時有變遷。豫省館轅中樞。自應加意防範。應於每晚十點切

實施行戒嚴。此次慎重防務。原為維持治安。軍隊雖有調遣。係屬鞏固疆邊。務望各界人民切勿輕信謠言云云。未幾即得確訊。宏威軍已在鄭州支綫。各報館爭出號外。遍貼街衢。有赴電局拍電者。據檢查委員高督軍有令。一切電報。概行扣留。是日郵政儲金部特別忙碌。自早九時至十二時。收現款一萬餘元。下午二時。即宣布收儲舊日儲戶之款。不收新戶。至七日。則又宣布批准提款。概不收受。儲款矣。唯各銀行及官錢局。均照常營業。六七兩日。由鄭州運回傷兵甚夥。均拍往醫院醫治。軍政協進會。討論維持地方治安辦法。組織臨時執法處。公推王宗佑為處長。開封五門。則由政務廳長財政廳長及督軍腹心十餘人。分別擔任稽查。七日下午。各教會外人及官紳學商各界。在青年會開會。討論維持秩序辦法。決定組織華洋保安會議。辦法四條。(一)籌設紅十字會。由華洋各派二人。與當軸交涉。捐款開辦。赴戰地救護。(二)地方秩序。仍按警察管轄區域。由各街街長擔任。協同維持。(三)仿照北京辦法。辦一婦孺救濟會。救護難民。(四)各外人住所。多派軍警保護。自六日至七日晚。各處交通完全斷絕。

### 四十二 直隸軍鄭州大戰之真相

鄭州左近。僅駐有直隸軍總司令馮玉祥部兩營之眾。第八混成旅靳雲鶚三連騎兵二十四師兩連步兵。兵力單薄極矣。馮趙督乘此時機。暗令師長趙傑。賈德全等四師兩混成旅。於五日夜來襲鄭城。分南東兩路進攻。前哨至古城地交。(距車站五里)與十師步哨相遇。雙方即時開火射擊。馮玉祥聞信。空營抵禦。趙部兵多將廣。來勢異常兇猛。馮部勢將不支。由東門退入鄭城。即掩東門。又率所部出北門。抄趙部後路攻入。趙軍不知馮軍兵力多少。旋即向後退却。仍佔據古城及鐵道沿線。各要隘。戰至六日早七八鐘時。趙軍又以全力來攻。馮部力將不支。鄭州各界大為搖動。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適逢援直陝軍前防總指揮岳西峰督率第二團長鄧寶山。開抵鄭站。未及下車。即至火線助擊。協同十師各營猛攻。約戰三鐘之久。馮部軍勢大振。趙部死蹙。立棧旋即棄古城。向

而方退去。鄧團奮勇進擊，兵士各自為戰。馮督及張之江旅長等觀此情形，拍手叫好。聲如雷，動者  
部各騎士尤踴躍進擊。未少，驟擲擲連長僅帶護兵四名，奪回趙軍大砲一尊，合力運轉。趙軍見來  
人不多，反身射擊。擲連長腰部中傷，始各收隊回營。此役鄧團獲鎗一百八十餘支，大砲一尊，十一  
師所獲鎗支與鄧團相等。趙軍死傷團營長三人，連排長二十餘人，兵士七八百人。至七日拂曉，趙  
軍督德全等部探知鄭城無兵，又潛率大軍，繞至北路直撲鄭州治城。其時新雲鄂連率全旅由許  
州趕到，即督所部前赴大線抵禦。趙軍遮天蓋地，力撲而至，真是鎗聲如雷，彈下如雨。劇戰兩鐘之  
久，新旅十五團團長圍附，各受重傷（聞圍附已死）。兵心雖然搖動，新旅長仍督飭所部死力抵禦。  
未稍退讓。趙軍愈迫愈緊，中軍安廠左近鐵道，悉被趙軍佔據。新旅長恐力不能支，有失勝利，即由  
大線（距陝西陸軍一師師部一里多遠）潛回而陽。一師參謀長請速應援。此時岳總指揮尚在紀  
水對岸，所部乘車正向前進，補充三團團長李紀才甫經下車，尚未駐定。林參謀長奔至李團告以  
前方危急，新旅長請援情形。李團長立即傳令出發。下午一鐘，在車站集合。一鐘十五分，全部開至  
大線，分左右中三路進擊。新旅十五十六兩團步兵均聽李紀才指揮。李部當在中左兩路，新旅當在  
右路。李部中路李營長手提金子鏡，督隊猛進，戰至三鐘時候，中路實德全潰敗，跌直兩軍合力進擊。  
實德全部軍官願繳械投誠。李紀才聞此佳訊，即帶護弁十餘名直奔趙軍收檢。實德全投誠後，李紀  
才實為代表，旋又拔歸。實即隻身竄去。實部有一營多人繳械投誠。此役計李紀才奪獲長槍五六百  
支，大砲一尊，機關槍兩架，子彈十餘萬。擊斃趙軍數百人，俘虜三十餘人。新旅獲鎗一百多支，小銅  
炮一架。趙軍潰退三十餘里。八日南北兩方面無激烈戰事。天津戰事，且軍亦甚得手。兵使令四旅  
全部開抵此間，以圖禦防。該軍於十四鐘下車，分佈車站一帶駐紮。上午十一鐘，援直陝軍前防司  
令胡立生督飭補充第一團團長李雲龍第五團團長崔式卿第一旅衛隊團長王占標，機關鎗營長楊  
瑞純，兵對團長憲兵連長馬崑崗先後抵鄭，紛紛開至大線。岳（西奉）旅步一團團長蔣朝亭及補充

第二圖長康定邦兩圖嚴從分駐陝州觀音堂洛陽一帶以圖復法胡(生)部補充旅長曹世英部亦開至潼關關鄉重寶一帶馮(玉祥)胡(生)會商結果即令該旅繞道盧氏襲擊兩陽惟此次鄭州之戰直軍危殆已極幸能於絕處逢生乃各軍同仇敵愾之效果也

### 四十三 構成慘劇之禍首

此次豫軍武裝中立原係趙傑一人之主見其所拍電報借議會名目乃胡鼎元一人所為及至電已發出而議會全體尚不知之除休會後業已回家議員不計外其在省者寥寥數人皆趙傑勾通胡鼎元所影射各界喧傳豫軍得勝已佔鄭州張錫元之軍隊全行西竄各旅皆軍界所製之空氣實不可靠而其中偵探誤報者則為豫西道尹楊德元之子楊子為督軍署副官事前曾命其密探洛鄭駐軍之數目楊子本一浮夸辦事向來不實報告時則言洛留老將一營鄭有張錫元之軍隊兩營均無征戰之能力直軍敗耗亦楊子所言道詞赴直軍前敵之馮旅長又以直敗為言以為機會已至欲抄直軍之後路不料直軍對趙早有布置所留營底皆身經百戰之軍隊且豫省事機不密已為人先制也查豫軍初次出發者乃寶德全之毅軍十營寶德全係五日傍晚自開封開拔到鄭之後并未宣布宗旨忽忽轉車北上行抵印山左右見直軍架大砲於山巔軍機嚴肅若有備戰之意實見此情形亦即不敢宣布解除直軍武裝之命令過河時直軍詢問北上何事寶以振直為慶所以寶軍去抵河北新街未損一軍未折一矢寶亦可謂機警矣第二批出發即趙傑所統之定威軍二十營趙之開拔係五日夜中詎事機不密已為直軍所知趙馮玉祥參謀於四日因事到登抵鄭得報急電馮玉祥連夜趕回馮到鄭後匿居鄭縣某煤廠內先調動旅千人在鄭縣十里舖挖掘戰壕相守此乃五日前半夜直軍之行動寶軍過鄭已滋人疑趙個又先發通電於駐鄭第八旅因之趙傑開拔之期早為直軍偵得趙軍乘火車到古城正在下車籌備整旅而直軍守壕之隊伍

已以速待勝。鎗發如雨。趙軍不及防備。當時陣亡團長一人。營長一人。連排長數人。軍目約一千人。以上趙軍參謀見此情形。知馮軍有備。趙即回開火車。折至白沙（距中牟縣四十里。距鄭縣三十里）及至軍隊略整。而天已黎明。趙備心中恨極。即由白沙復開火車而去。到鳳凰臺下車。又與馮軍開戰。自晨至午。未見勝負。延至六日夜中。直軍退却。趙軍另易生力軍進攻。當由車站攻入。詎直軍之在豫軍妙處者。又從後抄襲。因之趙軍一日一夜之間。傷亡中下級軍官及軍隊甚多。誠慘劇也。七日晨刻。前敵受傷軍隊紛紛撤回。最可慘者。黃團長為砲所轟。四肢全無。僅留頭至乳部一段。黃夫入對站相連。哭聲振天。其他則身死。黃夫之哭聲。尤令人慘不入耳。連日省內各街軍官寓所。間有增白色門彩者。此尤令人可長太息者也。

#### 四十四 開封方面與京漢沿路之戰況

豫變發生後。經由萊其勒暨紳商代表出任調停。九十兩日。因無戰事。意者可以平和了結。不料義等於十日假鄭州商會開會調解。並請馮玉祥蒞會發表意見。馮向各代表提出三項條件：（一）趙備與各趙備兵構黨。須聽候曹使呈請中央處分。（二）京漢沿路趙軍。一律解除武裝。（三）陝軍仍駐鄭州。開封治安。由趙備負責維持。以上條件。當由裴及趙備代表胡大同電告趙備。趙備覆電贊同。詎趙備不服制止。否認趙軍解除武裝。並在中午一帶。招兵備戰。馮大憤。乃調大軍進攻。和議至是遂破裂矣。中鄭之間。陝豫兩軍。因於十一日開始再戰。豫軍不支。紛紛退開封。陝軍佔領中牟。尉氏。扶溝等縣。並分路進逼開封。開封大振。中外紳民。復推代表要求陝軍停戰。以先生靈塗炭。陝軍允許。故十二日仍無戰事。不料調停仍是空言。直軍素由津浦沿路開兵兩旅。經隴海路向開封進發。準備聯合西南兩路。包圍開封。馮督且於派大兵東攻開封之外。另派所部第十一師第二十二旅長張之江。統率兩混成團。南至新鄭。會同攻克信陽之郭派第二十一混成旅及新旅第二團。來擊

許昌臨潁即城西平遂平確山沿京漢路一帶之豫軍該處豫軍自退出信陽之後僅有一部退往確山其餘仍分布於信陽以北之長台關清淮鋪明港驛等處憑險固守。二十一混成旅及新旅第二團方擬整軍進剿。適馮派西混成團至新鄭以取夾攻之勢。乃於十一日晨開始北進。經長台關清淮鋪等處沿路進擊。豫軍無意應戰。紛向確山退走。直軍遂於是午佔領明港驛。旋於午後向確山進攻。此時駐馬店以南之豫軍盡潰。所棄鎗械甚多。並經直軍俘虜數百名。紛向遂平方面退走。駐馬店以南鐵路前被豫軍折毀數段。刻正派工起修。十四日大約可通車。駐馬店云。

#### 四十五 馮督擬由東西兩路合圍開封之策略

豫軍自新州議和無效之後馮玉祥乃決用武力解決。調集各路援軍分途進攻。適中央任馮督豫之命到鄭。馮使老實不客氣。連電趙倜。告以定於十五日親到開封接署視事。並派所部旅長王為尉為前衛司令。率兵一團先行出發。這赴開封。趙中牟縣時偵探獲率所部抵禦。乃甫支綏。即敗退。伏軍追擊前進。直抵開封附近。此十二月事也。是日開封附近猶有戰事。旋經開封中外紳民要求停戰。始停次。並由趙倜致電馮玉祥聲明決不戀棧。惟請緩到。以便從容謀出。免致糜爛地。左此西路直軍進抵開封附近之情形。東路直軍早有兩旅經滎海路向開封出發。行抵歸德與趙軍接觸。趙軍敗退陳留。直軍進擊。將與西路聯合向開封包圍。而西路直軍接豫軍降亦有兩旅開到鄭州。兩路進逼。開封腹背受敵。趙倜雖極頑強。亦難與抗。至於南路方面。鄂派之第二十一混成旅及新旅第二團。既於十一日由信陽進據明港。並攻確山。節節前進。因於十三日晨進據駐紮駐馬店。旋派一團經遂平以北之李莊直達偃城。沿路豫軍或撤或潰。勢如破竹。聞由信陽退至確山之千餘人。經直軍追擊。遂離開鐵路向東北潰散。已成流寇。直軍雖將沿路豫軍擊退。回復路線。而沿路各縣鄉鎮則大被騷擾矣。沿路豫軍刻已肅清。其潰散竄擾者業經分段搜索。自遂平至鄭城一

由鄂派第二十一混成旅及新旅第二團擔任搜索。自郟城至許州。由第二十四師九十四團擔任搜索。自長葛至新鄭。由新旅彭團擔任搜索。自新鄭至鄭州。由第十一師第二十二旅擔任搜索。大約不日亦可肅清。至於京漢路車。十三日晚可以直達許城。始俟新鄭和高橋之路軌修復始能直達北京。鄭州至漢口電線前經豫軍割斷。直至十三日始修復通電云。

#### 四十六 開封被寇軍搶劫之詳情

趙傑所部之宏威軍(即第一師)在中牟敗退後。紛紛集商。先一日趙個個各界之請。將城門緊閉。不准賊兵入城。經寶德全派重兵守城。每門各架機關槍一支。故賊兵到城門。皆不敢強進。至十一日下午四時。聞趙督所發之餉。又被趙傑扣去。每人僅得銅子兩個。遂舉謀肆變。先將城外水豐天豐兩麵粉公司及大中大柴公司。亞細亞煤油公司。割為順車。費公與存等煤廠及轉運公司。搶劫一空。延至六時。遂搶聲四起。挨戶搶掠。即至貧之戶。存有銅子制錢數枚者。亦被搜去。趙個個設之銅元局。亦被攻入。袁克成之宅。係高大洋樓。並有護兵一連。與潰兵激戰良久。城上軍隊開炮助戰。然卒被攻入。樓上將重要財物搜掠淨盡。南關新建署之郵務局。亦被攻入。但未劫去重要財物。僅將各處玻璃擊碎。被攻入兵工廠。寶德全聞報。恐亂兵劫得大砲攻城。率馬隊兩營衝出城外。時亂兵包圍於兵工廠西南之一村落。雙方對擊至黎明。趙個個又令馬錫仁(衛隊旅旅長)率隊分由東西兩門出城助剿。亂兵始紛紛逃散。南門外商民及各學校無一處倖免。良民中流彈死者約六七百人。傷者無算。亂兵死者亦數百人。迎薰橋側寶泰和警團新修房屋百餘間。燒為灰燼。直至十二日上午十一時。槍聲始止。殲有長於十三日下午親往勘驗。而南關警署署切實調查。以便撫恤。此城外被搶之情形也。城內宏威軍多數調赴前敵。所餘營底極少。故危險較城外為輕。各城門及各街口。均係寶德全之第二師分布巡邏。而城隍廟後街前營門一帶。因距司令部太近。被搶者

亦二十餘家。聞起事之因係十一日宏威軍軍某七八人在司令部密議請其老排長鮑聖典為首。他力言不可。單某將鮑痛罵。遂圍至城隍廟附近空地。放鎗嘯聚。大呼弟兄們出來發財。時城外炮聲震天。人心惶恐。單等所發小鎗不足動人。竟無響應者。單等始懼。乃奔至趙傑私宅。趙牆而人封去。現洋約兩千元。行至門口。遇參謀長邱鏡濤。說言殺軍來捕。還不速逃。單等倉皇棄現洋奔避。既見並無殺軍。遂入司令部軍需處大搶。司令部與趙傑私宅比鄰。時附和者亦有十餘人。皆趙傑親信。由司令部出來。又至前營門各處大搶。雖一元之微亦被搜去。適費軍團齊追至。捕獲數人。單某亦被獲。及至戒嚴司令部處審問。單某名得功。為趙傑之表姪。遂即集首示眾。鮑聖典亦被累。十二日晚尚安靜。十三日晚大坑沿全姓家被搶。聞係趙督衛隊六七人所為。西門內寶宅被劫。亦係軍士所為。趙傑之司令部與私宅被單某搶劫後。所失不多。十二日黎明貧民復乘機攻入。多取什物。婦女等亦加入戰團。軍警熟視不加禁止。亦可見趙傑之見惡於眾人矣。此城內被搶之情形也。此外聞許昌原駐直軍兩營被豫軍攻退。豫軍入城大肆搶燒。全城幾成焦土。安陽知事鄧耀南奉委兼充旅長。召集土匪六營。準備抵禦直軍。旋以竇德全歸守黃河橋。京津直軍大勝。鄧留四營守安陽。自率兩營拔汴。鄧去後所餘四營即譚慶大搶。鄧行至淇縣。所率兩營幾於譚慶。沿途騷擾不堪。在開封潰散之宏威軍分途逃竄。所過縣分均攻城大掠。除蘭封杞縣尉氏等縣外。尤以陳留為尤慘。聞商邱雖縣考城均有電報告潰兵滋擾。又聞沿京漢路被掠者已十餘縣。汝南趙個之二弟趙傑亦被變兵鎗殺。大約宏威軍之流毒必至晉及豫省全境。因若輩全係土匪出身。此次潰城逃散。必仍還其本來面目也。又聞嵩縣有議員喬士傑附和趙傑。願打前敵。擄去鎗彈十萬。至今不知下落。此各縣被禍之情形也。

#### 四十七 趙個潛逃時之窘狀

趙個於十二日夜間帶着衛隊三百名。準備潛逃。聞封衛戍副司令馬近仁。請駕隨行。適官銀局局長尚武聞訊。請趙沮止。趙大哭不止。馬近仁向尚武。執指大罵。謂督軍之事。盡壞于汝等一班小人。勢已至此。尚欲賣老頭子的命（指趙）求榮廢。尚抱頭鼠竄。至督署棘門內。聞衛隊私語。俟老趙出走後。即政殺張有長。分搶省署及各銀行。尚急赴省署報告。張鳳台得訊。步至督署。時老趙已將出發。張力勸其緩行。並言鄭州之役。國人皆知係老三（傑）所為。吳馮對督軍亦無他意。縱令不幹。亦須俟中央有命。付託得人。從容出省。何必如此。趙泣然決下。終不聽。馬近仁又將張有長痛罵。隨趙竟去。張見趙去。急以電話告寶德全。一面召督署衛隊。面許維持其差事及生命。並勸諭不可操變。各衛隊乃散。張鳳台於十三日早乘車赴鄭迎馮玉祥。

#### 四十八 割鬚喪身之難兄難弟

趙個此次免職。不俟馮督到任。先期潛逃。當時出走情形。幾如喪家之犬。趙個督豫將近十年。除弄錢外。一無善政。侵吞軍費。賄賂公行。種種不法行為。久為汴民所切齒。據街巷傳言。皆云趙之家產已有六七十萬元之譜。此次變生頃刻。以致偌大家產。未能設法運走。愚人之愚。為之浩歎。其擁兵自衛。虐民自肥。亦可作殷鑒。趙個逃遁至歸德東第一站之馬廟地方下車。趙因惶喪已極。在車中未嘗略一抬頭。至馬廟以後。則行蹤不明。或謂亦已由他道走。晚傳聞趙氏出走時。將鬚髮剃去。喬裝由南門出城。其衛隊由北門出城。藉此避人耳目。云至趙傑逃到馬收集後。被其所統之宏威軍潰兵所圍。每人非要五百元不可。趙傑見此情形。百計圖逃。無如潰兵太多。未能逃出。當經趙傑之衛隊與之開仗。彼此互擊。卒因寡眾不敵。衛隊亦次第傷亡。趙傑亦為潰兵擊斃。傑與潰兵相遇地點。係在馬收集南十餘里之某村。此為馬收集鄉人所目覩者。至趙傑之家眷人等。亦為潰兵所劫。現不知下落。

## 四十九 馮督微服入城之行踪

馮玉祥為當今軍人之模範。中外人士莫不景仰。前年馮在信陽駐防。軍紀嚴肅。至今人人稱頌。不意此次中央特任馮為河南督軍。明令十三日到汴。經張鳳台以大字布告通衢。商學各界莫不歡聲雷動。旋即傳訊馮於即日晚來汴。及晚馮並未到城。僅知其距城五六里之小村中暫駐。布置防務。十四日全城商號住戶均高懸國旗。南門一帶各街口婦女均已擠滿。爭欲一觀大名鼎鼎之新督軍。張省長齊幫辦及各廳道青年會之童子軍均在車站恭迎。此時馮之軍隊已陸續開到。城內城外各處均已布滿。其軍士之年齡似均在二十歲上下。短小精悍。態度活潑。背上均負有水壺。衣包餅乾及紙製雨傘一柄。與老練軍之粗笨迥不相同。乃急于瞻仰。馮者均在車站徘徊。旋得訊馮已微服入城。大家皆興奮而返。至下午街上又見貼有布告。係馮與靳雲鶚王為爵會銜。大致謂此次直軍與豫軍開仗。全因趙倜趙德在夜襲鄭州。不得不然。罪在趙氏。與旁人無涉。如有毒暗投。明繳械歸服者。當從優待。遇。

## 五十 馮督對待禍汴罪魁之辦法

此次趙倜弄兵內幕中尚有人在。馮已派員密查起事主謀之人。至趙倜部下之參謀長邱鏡濤等。早經潛逃。無從緝獲。目下之最注意者即胡議長鼎元。徐議員立五。朱議員繩祖。李秘書長鴻伯。四人。胡已赴集作中。原公司乞援於福公司。總理洋人堪齊克為之緩頰。徐朱亦各遁赴省外。閉封縣知事常董延聞係趙倜弄兵主謀之一。亦在查辦之列。各禍首歷來助紂為虐。豫人恨之刺骨。皆敢怒而不敢言。現已有人約會各團體通電宣布趙氏禍豫罪狀。及有議會罪惡。要求馮氏請中央明令解散矣。

## 五十一 馮督查收趙逆家產之快舉

馮督擬設遺產清理處專為查收趙氏家產機關。聞連日在學院門趙之花園內抄出現洋一百三十萬。在督署抄出十餘萬。在趙係私宅抄出銀質器皿值洋千餘元。俟該處成立後即抄沒其實寶。汝南兩處之私產以一部賠償開鄭閩人民因戰事之損失以一部辦理善後事宜以一部作振興教育實業經費此舉尤快人心。

## 五十二 馮督蒞汴整頓政治之措施

馮督近對着垣防務布置就緒即以薛篤弼代王光第為財政廳長以鹿鍾麟代龍敷修為警察廳長薛曾任決財廳長年事尚少蒞新時向各科職員演說謂除挂名支乾薪者一律取消外凡屬實任在供職者概不更動一人因我輩從軍在外夾袋中絕無私人故也並以四事相勉(一)提倡早起(二)遵守辦公時間(三)禁止賭博(四)開誠布公又對廳中夫役演說不許請安作揖亦損人格只可互相鞠躬致敬務要實心任事此外與大家約法三章(一)不准吸煙(二)不准賭博(三)不准嫖娼唯對於整理財政計畫尚無表示鹿係馮之團長接印後即與戒嚴司令張之江(旅長)開封知事任右民(馮之秘書)會銜出一布告略謂閩人游勇最足溢竄楊寨枝館尤易竊匪非嚴行驅逐不足以靖地方而維風化所有游勇或繳槍之兵及潰散之卒限兩日一律出境限滿查獲不加審訊即行槍決其楊寨及閩人統限三日出境不准徘徊云云現聞封枝館如第四巷會館胡同等處均重門空掩花草開闢矣。

## 五十三 馮督對於豫人之談話

馮玉祥蒞汴後。開封各校校長聯袂謁馮。馮玉祥接見入座後。謂各校長曰。兄弟此次來豫。屬所重任。缺乏學識。恐難稱職。現在官吏大半以主人自居。以人民為客體。故倒行逆施。違反民意。而不自知其罪。譬如家中養貓。本以捕鼠。養犬本以守夜。貓不捕鼠。犬不守夜。已悖主人養畜之旨。若再竊主人之食物。或反噬主人。此貓此犬。甯不為主人所痛絕。人民竭脂膏以養官吏。兵士。人民即主人也。凡官吏之動作。當依人民視線之所集。不當摧殘人民。奪其主權。以自絕。又云。我國人士。談此事者。皆云。人心已死。無可挽救。吾謂此不足慮。唯無教育為最大之患。此次趙氏搆兵。余在前敵。生擒者九百餘人。其中五百七十三人。內着婦人衣服。脫帶手鐐。其行為可知。河南每年軍費數百萬。而所養之兵如此。余代河南揮淚久矣。此皆無教育之所致也。諸位皆學界領袖。實清年所託命。至如何完成其人。惟諸君是賴云。

### 五十四 馮督對答中外人士歡迎會之說詞

開封華洋保安會約集紳商學教各中外人士。假青年會歡迎馮督。屆時馮乘自行車到會。不識者不知其為督軍也。首由張幼山君致歡迎詞。各界亦依次發言。表示歡迎。馮督起立致答辭。略謂。此次直軍與張作霖開仗。乃共和軍與帝制派之戰爭。非直奉之戰爭也。因奉張如戰勝。必起用張勳。逼他的碰頭。國體搖動。何堪設想。鄙人不得已率師出關。與吳使合力剿滅之。唯對於此次戰事。實有無限傷感。因國家養兵。原以對外。今乃出於自相殘殺。殊為可惜。至於河南戰事。尤意料所不及。現事變已過。無用贅述。唯鄙人所帶軍隊。甚形複雜。除十一師外。其他將佐。有不識面者。何況軍隊。鄙人甚為抱歉。唯我既到河南。即以勵精圖治為職志。對於教育實業。極力維持。諸君如有所見。儘可商榷。鄙人如有不合之處。亦可開誠相告。不要怕我臉紅。軍隊如有不法行為。亦可面陳。或函告。兵是大家養的。自應大家共管。日前在鄭州俘獲趙氏軍隊。許多均套有女衣。携帶女人首飾。這

等軍人。真是犬吠其主了。刻下紛紛潰散在外。縣又不知騷擾到什麼樣子了。現已設法剿捕。以除民害。總之鄙人信奉基督教者。如不本良心作事。即無以對上帝。即是土匪云云。

## 五十五 馮督公布治豫之大綱

馮玉祥公布治豫大綱十條。略謂豫省比年以來。民困水火。久不腳生。蓋以此次趙個無故稱兵。村郭坵墟。死亡枕藉。四民輟業。兵匪縱橫。與害及此。良用惻然。本督軍受事之初。諮詢所及。痛瘡痍之滿目。懼民德之弗伸。眷念現狀。殊深焦灼。現經體察豫省情況。擬治豫大綱十條。不為高遠之談。但期切實可辦。行即本此次第措施。與民更始。特先宣佈。俾眾周知。唯是廣益貴在集思。行遠必先自通。一人之精力有限。四方之視聽難周。凡我豫中父老昆季。如能各據謙言。匡我不逮。尤所盼夕。禱求者也。此布。計開治豫大綱十條。(一)振卹戰區災民。俾免失所。(二)清理財政。各稅期除苛斂。(三)調查戶口。清鄉。以清盜源。(四)整飭巡緝各隊。以待改編。(五)查拿貪官痞棍。以安良善。(六)籌設實業工廠。以納遊民。(七)整理道路水利。以便交通。(八)實行義務教育。以開智識。(九)嚴禁烟賭娼妓。豫禁根株。(十)厲行剪髮放足。以除陋習。